

\$

王力群
著



交易的藝術

投資的理智與邏輯 ● 王力群的股市啟示錄

{ 股市征戰，最重要的是
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 }

真正高手兼贏家的成功關鍵並非死的技術，而是活的心，
包括他的思想、邏輯、觀念、直覺、見地。
股市之道別無他法，決勝關鍵不在於得到發財祕笈，
而是在於人格的修養。

自序 投資啟示錄，那些股市教我的事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夠問世。以往台灣的股票書籍都偏重於單純的技術，但我這本書寫的是我自己：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往事、我的經驗，以及我生命中得到的啟示。

我曾經多次回顧我的交易生涯，對於當年走上專業操盤人的路，我曾經猶豫是否值得。但是現在隨著年齡的成長，交易與教學經驗的累積，慢慢地，我終於承認當年走這條路是有它巨大的價值。

除了有形的金錢利潤之外，我感謝交易生涯帶給我許許多多關於人生的重大啟示，尤其重要的是：它讓我的生命發展出一種非常獨特的、超乎往常的「自覺」的內省力量。

在我交易生涯的早期，我只知道「技術」的重要性。後來，每一年有每一年的進步，我從單純的技術領域提升到「心理分析」的領域，然後整合零碎的技術發展成「系統」（完整的交易系統），再從傳授系統知識的教學生涯中體會到，所謂「股市的哲學與邏輯（市場運作的科學性）」……這其中，每一個轉折，我都獲益良多。更深刻的是：其實我在當初，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下一個境界會是什麼模樣……所以我慢慢地學會以一種謙卑的探險精神去從事我的交易生活——我期待股市在將來必定會教給我更多的東西、股市必定帶給我更多的智慧——只要我放下身段、敞開胸懷，則我必定有所收穫。

現在我寫了這本書，跟各位親愛的讀者分享我的經驗——不只是股市的經驗、不只是單純的交易藝術，而是我的人生、我的生命。

感恩。

第一章 一個操盤手的成長告白

股市教導我最難能可貴的一件事，就是它告訴我：「你永遠是無知的，除非你成了佛。」

無知的恐懼

思考的技術

母親的股票

挖掘觀念的原點

短線與短視

人生的格局

黑天鵝效應

投資的疏離感

預測的兩難

股市心理學

獵殺十月

邏輯學

清醒的大昏沉

朝系統人生之路邁進

回憶的重量

封閉系統的無感症

知識，沒有範圍

名人的示現

尋找投資聖杯

孤獨的職業操盤手

散戶觀點的初衷

財務自由與心靈自由

袒誠相見

股市教學的人性箴言

險入歧途

無常的股市生活

我的成長告白

踏上股市作家之路

做股票是一種藝術

01~10

無知的恐懼

無知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無知。

更可怕的是：不但不知道自己無知，而且還認為自己知道的很多。

股市教導我最難能可貴的一件事，就是它告訴我：「你永遠是無知的，除非你成了佛。」

因為我無知，所以別人總感覺現在的我好像總是在求知——其實那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真的對「無知」感到一種深層的恐懼。

不過，很多股市輸家似乎從來也不曾把自己的無知歸因為恐懼的總和。

思考的技術

一九九八年二月年後，台北股市大衝，我認為「時機到了」，於是進場，買的是電子股。

那次的「情緒流程」堪稱完美：前一個冬天沒看盤、春節在家快樂過年、心裡期待趕快進場買股票卻不怕受傷害……哎呀，我真是厲害，竟然不怕買了以後不如預期。

有時候，做股票要跟小孩子一樣，不能想很多。該進場的時候想太多，就不是考慮周全，而是徬徨猶豫。

有時候，做股票要跟小偷一樣，必須想很多。要考慮周全，否則稍一閃失就會被警察抓。

注意：「想很多」並不等於「想太多」。

舉例來說，我今天考慮早上出門買早餐的時候應不應該帶雨傘，考慮了十幾分鐘，這就叫想太多。

假如我下個月要去亞馬遜叢林探險，於是我考慮要帶什麼裝備，就算我考慮一個月，也不算想太多。因為叢林裡狀況本來就很多，需要的裝備很難周全。

一般人並不懂這些思考的技術，所以只能在工作地點模仿同事的思考模式，藉以工作謀生。等到回家以後，才發現自己的思想跟老婆想的完全不一樣，於是就迷惘了，不知誰對誰錯。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警訊，上天提醒你必須嚴格檢查自己思想邏輯的時候已經到了。

很多人一輩子都活在那些警告中，卻不知道那是警告。

母親的股票

一九九〇年，台股一萬二千點大崩盤起跌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我把我的部位出清，損失超過五成。

但是我媽沒有賣光她的股票。

後來，這些股票就一直跟著我了，成為我的「懸念」。

做股票，千萬不要讓家人知道，除非你的家人百分百了解你在做什麼，換言之，既然你做了股票，就表示你已經是贏家了，或是你的方法是正確的；既然你的方法是贏家的方法，那麼，那個了解你的人，一定懂得那些崇高的贏家心法。

可惜以上這些通常都是我們的幻想。他們不會懂的。

就跟我當年一樣，不懂股市，但買了，也賠了；賠了以後還是不懂，只能說留校查看，於是每天都會看一下台北股市收盤行情，當然還有瞄一下當年那些被套牢的股票一眼.....就這樣（扣除當兵的兩年不算），過了五年。

母親的股票讓我有所成長——當你把一檔股票認認真真地抱了五年以後，你一定會有一些小小的領悟。

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把一件事情認認真真地做了五年以後，你一定會有一些小小的領悟。

當一個人把自己的人生認認真真地反省了五年以後，也一定會有一些領悟。

不過，後來過了十幾年我才了解到：五年似乎不夠，而是五年、六年、七年、十年.....似乎只要人還活著，這種反省自己的動作就不應該停止。

換句話說，我每天都應該回到一個很深的原點，然後再從那裡思考我的人生。

原點是越深越好。

挖掘觀念的原點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把開發在一一二元賣掉，當天的最高價也是一一二元，開發崩跌前的最高價則是一一二・五元。

當時買進開發時，我是跟我另外兩個大學同學商量好一起買的。我賣了以後，他們卻頗不「諒解」。其中一位對我說：「你知道這支股票上看多少元嗎？」

我說：「不知道。」——奇怪，我怎麼會知道；更奇怪的是：有誰會知道？

他說：「兩百元。」

我一時沒會過意來。

他對我說：「像你這樣，把應該長期投資的股票搞成短線操作，這樣會有什麼出息？——你的人生格局有多小，從這件事情上面就可想而知了。」

我沒答腔。

原來他把我當小孩子一樣罵。

被罵了以後，我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還是照常操作，我認為那裡就是一個頭部，為什麼呢？跟技術分析有關，因為大盤在那裡已經

攻到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最低點九五五六頸線附近，沒過，打回來收黑棒，而且，開發當日是很明顯的三尊頭成型。

顯然我的同學們並不認同我的「卓越判斷」。

過了一個月不到，開發大跌。

我同學對我說：「唉，我不應該講你的，現在看起來，你上次賣開發是賣對的。做什麼事，我們暫時不要看過程跟理由，結果確實是跌了，證明賣出是對的。事實證明如此，我們不能再講你什麼。」

過了很多年之後，我再回顧我這位同學講的這兩段話，才發現觀念通通都是錯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超可怕的事，就是：你發現跟你在一起做一件事的那個人，他的觀念幾乎都是錯的。（他錯得很明顯，第一，他憑什麼認為開發會漲到兩百元？因為據我所知，他並沒有一個操作系統；第二，其實做事應該是注重動機，其次是過程，最不重要的才是結果，他卻剛好完全顛倒過來！）

在職場上，我很少遇到工作觀念幾乎都是錯的人，但是股票市場，我卻經常遇到觀念幾乎全錯的人。

不論是在學校、社團、軍中、公司、工地、感情領域，我都很少遇到觀念幾乎全錯的人（十句話錯到七句話以上），唯獨在股市中常常遇到。

其實這並不意外，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經過學習（或是學習了很多錯誤的知識）就進入股市了。

股市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大概在十幾年以後，我才有這樣的認識。在這之前，我把股市當成一個「我工作的場所」，裡面的人都操著跟我一樣的語言。我太天真了。

我也曾經經歷過「觀念幾乎全錯」的股市新鮮人階段，雖然我跟一般人比較起來，可能比較早脫離那個階段，但是後來我領略了一個道理，就是：

「我必須不斷地回到當年最無知的那個原點，然後不斷地往下挖掘，儘量從最深處反省上來。」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會對股市的科學與邏輯原理感到興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短線與短視

一九九九年的三月至四月，是我從K線學到最多的一段時期。

K線如果能夠成為一門學問，相信有很多人，尤其是基本分析派會反對，因為它「太短視了」。

等一下，是「太短視了」？還是「太短線了」？還是「K線根本就沒什麼理由，雜亂無章，不成學問」？

正確答案是：「太短線了」。

短線不等於短視。

短視的人不能夠做任何線；長線不可以、中線也不可以、短線更不可以。

短視的人不能夠勝任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

人生偶爾可以短線操作，但是不能永遠做短線。

人生連「偶爾的短視」都不可以，都有可能因為「一念之差」而釀成巨禍。

短線的小格局知識無法證明中線以上的大格局知識。

我不能像舉啞鈴一樣舉起我自己。

人生的格局

台灣股市早期的主力在紡織股，這跟上海的成衣業發展有關。而且，紡織股也是民生必需股，國家經濟要安定，老百姓必須要先有衣服穿。

穿暖了，凍不死了，再去吃東西，所以主力第二個落腳處是食品股。最有名的就是蘋果西打那家公司了，還有津津蘆筍汁。

如果換是在美國，食品股是長期投資必須關照的標的，因為它符合巴菲特的某些選股原則：「不需要高科技研發，獲利穩定」。但是在台灣，卻變成主力股，而不是價值投資股。

很多好事，一到華人社會，就變調了。

我早先看盤的時候，因為做的大都是食品股，所以我常常盯著食品股的報價畫面。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跑去找我的營業員，問她：「大盤的報價畫面在哪裡？」我的營業員說她不知道。

我的營業員不是菜鳥，她做這一行很久了。但是，她不知道有大盤指數的那台電視在哪裡。

沒辦法，我只好在營業大廳逛一圈，仰著頭，盯著每一台電視看過去。

最後我在一個很冷門的地方發現了有大盤指數的報價畫面——在刷證券存摺的機器上方。

這告訴我一件事：（那年頭）很少人關心大盤指數——也就是說，大家不太看大趨勢。

再進一步說，意思就是：大家不太注重大格局。

這問題其實並不簡單。

如果你是長期投資績優公司，那麼，你每天關心的應該是公司的營運狀況，而不是股價。換言之，你不應該站在營業大廳的電視牆盯著股價的跳動。

如果你是投機而不是長期投資，那麼，你每天除了關心公司的股價之外，也應該關心大盤指數的走勢。換言之，你不應該忽略整體股市的趨勢。

投機家科斯托蘭尼說過：「只有操盤經驗超過二十年的人，才有資格忽略大盤指數而只注意個股。」

問題是：股市中，大家都不太重視大格局。

在台灣，大家會注意國家社會的大趨勢。或者說是「感覺」那個大趨勢。

但是很少人站在大格局裡面去做大型思考。

更少人去做大格局的事情。

至於自己的人生，那就更迷茫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應該有個格局，也不知道人生的格局必須放大，否則它就會隨著歲月的增長而逐漸縮小。

在我年輕的那個時代，有一部超有名的電影，迷迷茫茫演出了一堆劇情之後，最後的結局就是：劇中的家長喊「吃飯了」，然後大家過來圍著圓桌吃飯，沒說什麼話，很安靜。

再怎樣的迷惘人生，都還是要吃飯，難怪食品股的主力屹立不搖。

那一年，一九九八年，我站在營業大廳的電視牆前面，看著我的食品股跟紡織股，再看看大盤指數，我在想：

「我的人生是從這裡（股市）開始呢？還是在這裡結束了？」

黑天鵝效應

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國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發生重大虧損事件。

LTCM的倒閉，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觀察社會的反應，一直到今天，我們的社會依舊是漠然。或者應該說茫然。

因為LTCM的倒閉，是屬於一種黑天鵝事件，意思就是「發生機率極小的事件」，結果竟然真的發生了。

其實「發生機率很小的事件」這句話真的是怪怪的，既然發生的機率很小很小，那怎麼會這麼容易發生呢？——這句話有邏輯上的毛病。

後來過了很多年，等到《黑天鵝效應》那本書正式出了以後，人們才知道，原來正確的敘述應該是：「很多人類以為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其實發生的機率都高得嚇人，或者說幾乎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人類評估風險的方法有問題。應該說，這些方法很多都是錯誤的。

這下事情可大條了。

如果很多危險的事情，都不是我們習慣使用的偵測方法可以察覺到的，那不是很可怕嗎？

所以，社會對於所謂的黑天鵝現象，其實是刻意漠然以對的。因為統治者並不希望每個人都變得這樣居安思危。

其實，在股市或期貨操作中，把黑天鵝事件考慮進去，現階段已經不是什麼太難的事。

難是難在你要把黑天鵝事件考慮進「日常生活」當中的話，幾乎沒有人可以懂你在做什麼。

例如說，人生有很多階段，在前面階段的時候，許多「用不到」的知識（使用機率微乎其微）到了後面階段會變得「鐵定用得到」。但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就已經下定結論認為用不到了，所以老了以後要用的時候就變得沒有知識。

像是很多健康方面的知識，就是一種屬於黑天鵝現象的知識。

等到將來要用的時候，沒有，或是不知道，那該怎麼辦？

這問題，我有想過，但是沒想很久，我就找到了答案。

答案不意外，就是一死了之。

投資的疏離感

二〇〇〇年的高點一〇三九三是一段難忘的回憶。

其實那時候的頭部訊號很多，例如：領先指標提前反轉、成交量暴增、融資餘額太高、均線跟K線走弱等等，但都沒辦法「有效地」提醒廣大投資人要趕快跑。

除了操盤的基本分析與技術分析的相關知識從來沒有「有效地」在學術界中形成一套標準法則之外，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證券業並不想讓投資人知道這裡有危險。

為什麼？因為如果提醒投資人有危險，那麼，會影響成交量。這樣一來，證券業就賺不到仲介費。

這是一個超級嚴重的問題，意思就是說：投資人的利益，經常跟證券業的利益背道而馳。

如果跟我們在一起的工作夥伴，他的利益跟我的利益經常背道而馳，那麼會怎樣呢？

我簡直不敢想像。

在很多的時候，短線跟中線而言，政府的利益跟百姓的利益也是背道而馳的。

在很多的時候，短線跟中線而言，你認為對你有幫助的那些傳播知識的人，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也是背道而馳的。

知道了這種現象之後，我們就會產生一種疏離感。

就是這種疏離感救了我，在很多的頭部能夠逃掉而沒有受到重傷。

但也是這種疏離感，讓我在後來的教學以及人際生涯中遭受挫折。

然後過了很多年之後，我才逐漸明白：老天爺給我的這種疏離感，意思是叫我要利用更多的獨處時間，去做更有意義的事。

預測的兩難

二〇〇〇年的第一個高點一〇三九三到了以後，有一位先生「預測」此處就是高點，所以他把他管轄權內的股票能賣的儘量賣掉，賣了之後果然大跌。

然後呢？大跌到八千點之後，要不要買回來？喔，如果你還能夠有第二個預測，也就是能夠預測它會從三月十六號的八二五〇再漲到一〇三二八（意思就是說還會再「大漲兩千點」），如此精準的第二預測能夠做到的話，你當然可以在三月十六號附近大買特買。

但是那位先生沒有預料到，大盤還會在四月六日「第二次攻到萬點（一〇三二八）」，於是他下令他麾下的所有操盤手都不准輕舉妄動，因為：他「確信」之前二月十八日的一〇三九三就是「最高點」。

結果，台北股市真的從三月十六日的「低點」八二五〇起漲，漲到四月六日的一〇三二八，真的是漲了兩千點。

你可以想像，在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六日這一段「大漲兩千點」的旅程當中，這位先生遭遇到的上層壓力有多大，因為他的操盤部門是一片死寂，沒買。

於是這位先生的頂頭上司，也就是某位董事長，臉上也是一片死寂，宛若寒冰。

如果換做是你，錯失兩千點的「大行情」，你會遭受什麼樣的對待呢？

如果換做是你，十年之後，你跟別人提起當年（二〇〇〇年）的「最大遺憾」，是「錯失」八二五〇那一次兩千點的「大反彈」，而那一年別人的終身遺憾，卻是萬點被套牢到現在，十幾年還沒解套。那麼，別人會怎樣看待你所謂的「當年的最大遺憾」呢？

這件事情放在我心中很多年了，這十幾年來，我常想到：如果要取悅別人，一個預測是不夠的，你必須要做很多預測，連環預測，才能夠滿足所有人。

這個困難度真的很值得深思。

股市心理學

我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剛開課的時候，自以為懂得「股市心理分析」，等到開始上課一年以後，我才發現自己對於「心理」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憐。

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所謂的「股市心理」就是：知道自己在想什麼。等到上課以後，我才發現：在股市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我自己在想什麼，而是別人在想什麼。

這對我當年而言，不是什麼巨大的發現，但是對於很多人而言，這種想法是一種石破天驚的思想。

它的內在涵義是：在探索自己、了解自己的過程當中，我們「可能」——或者是說，我們「無法逃避」去了解別人的想法。

舉例來講，在我早期的操盤生涯中，我覺得我似乎已經算是蠻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但是到了中期以後，我發現我會在「不知不覺」中去隱藏某些東西，而那些我刻意對自己隱藏的東西，卻在我對待別人的時候不會隱藏起來。於是，別人就成了我的鏡子，我可以在他們的身上（也就是學習股市知識的過程中），看到很多原先被我自己忽略掉的東西。

再舉個實際一點的例子，我早年的時候，下單不會有什麼猶豫，但是我在教課的時候，卻發現很多人根本「不敢」下單。坦白講，當年我根本不了解大家為什麼看到了進場訊號卻不敢下單；但是，如果我當年認為大家不敢，是因為「膽子小」一個這麼簡單的理由，而不去深入思考別人到底在想什麼——那麼，我永遠不會有進步。因為，過了一些年之後，我自己也發生了不敢下單的心理病。如果不是已經在別人身上提早看到這種病，並有所了解，我自己在犯病的時候可能會驚慌失措而遭受損失。

目前社會的主流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別人在想什麼，而是我在想什麼。」——這種思考極度危險。

比較完整的說法是：就流程而言，我們先要鍛鍊自己的思考能力，所以我們先要關心自己思想背後的潛意識。但是等到自己的思想有了一個基礎之後，我們就要開始關心別人的想法，互相交流，以免斷送了學習與觀摩的管道。

但是放棄這種「以自我為至尊」的觀念，很難被一般人接受。

很多人在放棄了自我中心之後，就變得不會思考了。

可惜。

11~20

獵殺十月

二〇〇一年十月，我的操作發生了一次失誤，往後很多年，我都一直在檢討。

那次交易，後來大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觀。

在那之前，基本上，我活在一個只有我自己的社會；在那之後，我才逐漸明白：一個完整的人生系統，必須建立起一套防範自己墮入無知的警示系統。

以往我們受的教育，只是告訴「現在」有哪些事情是我們不能去做的，但是我們並非只活在過去跟現在，我們還有未來。如何在未來的歲月中，用一個「系統」去偵測自己即將可能會犯的錯誤，是一件大事。因為有些事不能等到事後再來檢討。

二〇〇一年十月，當時我的操盤系統顯示了一些訊號，但是——我那幾天「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系統所發出的訊號。

我違背了我的系統。

我背叛了自己。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花費了很多心血，設計了一套系統告訴你應該怎麼做，結果你卻不相信這個系統講的是對的，而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

如果我說得不清楚的話，我可以再說一遍：「那時我犯了一個錯誤，我不相信自己的理智系統，卻相信了自己的感覺（感情）。」

可能有人會說：這不過就是一個理智被感覺蒙蔽的例子而已吧。

沒那麼簡單，因為那時的我依舊在「理智地分析」、「理智地思考」……只不過那些理智跟邏輯通通都是從我的感覺中湧出來的，而不是我原先設定的那個系統。

換言之，我被自己「錯誤的理智」給騙了。

人應該追求真正的理性，沒錯，但是當我的潛意識都被我的感情給污染了以後，真正的理性就沒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自以為是」的「虛偽理智」。

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都活在那個「虛偽理智」當中過了一生而不自知。在那時，他講出來的話、做的事，通通都是感情的產物，而他卻認為自己的感情並未失控。

不理性的感情可以產生虛假的理智。

經過當年的十月事件之後，我了解到光是「知道」並沒有用，一定要「做到」，才算一個完整的知識流程。

一般人犯的錯誤是：誤以為知道就已經有九十九分了，做到的話就再加一分變成滿分。

但是十月事件告訴我：光是知道，大概最多只能得一分，剩下的九十九分必須靠「實踐」去取得。

人生不是紙上談兵。

邏輯學

二〇〇二年五月二日，大盤跌破我所設的關卡。當天盤中我接到某位同學（姑且稱他為甲）的電話：

「老師，請問我們現在要賣股票嗎？」

「不是已經跌破關卡了嗎？當然是賣啊。」我說。

「好的，那我知道了。謝謝老師。」

過了幾天，甲同學來上課。上課前幾分鐘大家坐在那兒聊天，甲同學突然說：

「嘿，跌破那一天我沒有賣。」

其他同學沒出聲，等著他解釋。

「因為我認為金融股不會跌。」他得意地說。

此時，我走上講台準備要上課。

「欸，王老師，那天我沒賣欸。」甲同學興奮地大聲說。

我心想：奇怪，你不聽我的話，怎麼還有臉講話這麼大聲。

我問：「為什麼不賣？不是已經跌破停利關卡了嗎？」

甲同學說：「對啊，老師你是有叫我賣股票，但是你沒有叫我賣金融股啊，所以我就金融股續抱。」

我吃驚了。

往後幾年，我多次回想起這個案例。每思考一次，就驚訝一次。直到二〇一三年，這個例子帶給我的震驚程度，還是非常非常巨大。

這件事告訴我幾件事情：

一、基本上，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那一套邏輯中。

二、有很多人，對於自己的邏輯跟別人的邏輯相衝突的現象並不在意，程度近於麻木（俗稱白目）。舉例來說：有人吃完了豬肉之後，還拿著豬骨頭到回教徒面前去招搖）。

甲同學後來的結果當然是慘賠。

他把兩人邏輯不同的這件事，看成是兩人的意見不同，所以在他的想法中，我跟他的做法沒有對錯之分，而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我想說的是：天底下有很多事本來就有對錯之分。但是有對錯的東西你硬是要給它搞到沒是非，大禍就要臨頭了（或是拖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有報應）。

另外一個問題，開啟了我對邏輯學的研究興趣。

當我說「你現在應該賣出股票」的時候，第一，我沒有說明該賣哪一支（或是哪一些）股票；第二，當我說到「現在」的時候，「現

在」馬上就變成了過去式——換言之，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抓住「現在」。這就好像我們永遠無法把一塊蛋糕切成「完美精確」的二等分，因為我們一刀下去沒辦法把渺小的原子均勻地切成二等分。

這種現象在科學上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測不準現象」竟然已經在人類的潛意識中，早已形成某種邏輯知識上的漏洞——人類因為無法將自己的流動意識（意識流）準確測量，所以造成無法「抓取」的現象。換言之，他會錯失臨場判斷，因為他抓不住那個時間點，所以才會造成甲同學在那一年五月二日沒有賣出即將大跌的股票。

於是在那一年，我對邏輯學產生了全新的興趣，一直到現在都還旺盛地燃燒著，並帶給我許多喜悅的領悟。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要感謝當年那位甲同學，由於他犧牲了數十萬元，才開啟了我這一扇知識之窗。

清醒的大昏沉

二〇〇三年冬天，指數在五七〇〇點到五九〇〇點之間沉悶地上下震盪，當我們都期待第二年的元月行情時，「沒想到」正有一件個人的悲劇默默醞釀。

那時候我為了輔導同學們的操盤心理，開了一些宗教方面的免費課程，希望他們能夠在「等待行情」的空閒時刻能夠保持清醒的理性。其中班上有一位王小明同學（化名），他學得「很認真」，每一堂課都有來上，而且都錄音下來、勤做筆記，堪稱是模範生。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日，台股終於往上拉出一根大長紅，當天大漲一百五十點，來到六〇四一點，符合我們原先設定的買進訊號，於是我跟同學們都很高興，踴躍買進。

過了一個月，我從別的同学那兒輾轉得知一個消息：王小明同學從一月二日那天開始，一路放空指數期貨。漲越多，他就空越多；漲越兇，他就空越猛。

我愣了。

王小明並不是不知道我們都在買進，他很清楚。甚至一月以後的課程，他依然每一堂課都有來上，而且依舊都有錄音、依舊勤做筆記，依舊堪稱是模範生。所以，其他同學都不認為王小明對課程的操作方法有什麼成見，大家都認為小明依舊是王老師的忠實學生。

但還有一個問題是：王小明為什麼要跟其他同學講說，他一路都跟我做的相反？為什麼當其他同學告訴王小明說，他這樣違反王老師的教法的時候，王小明卻面無表情？

他到底在想什麼？

後來，二〇〇四年三月五日，台股漲到了七千一百多點，王小明幾乎輸掉了所有的積蓄。

這件事並非是表面的「對做」那麼單純。

我一直把這件事留在心裡。

在我往後的教學生涯中，這種例子出現得不多，但每一次的新案例，當事人都是班上公認「很優秀」或是「很用功」的操作者。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當事人完全公布他的操作流程，但每一個動作都違背我們的教學概念，大家都看到傻眼。

我看在眼中，思考在心中。

我默默地跟很多同學私底下討論，慢慢地、慢慢地，得到一個初步的小小結論。

這是一種昏沉。

人生在世，有時候頭腦會很清楚，有時候頭腦會很不清楚。但問題是自己常常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頭腦會不清楚的原因，或者「從來不認為」自己的頭腦會有不清楚的那一天——這叫做蒙蔽。

很多人當有了一些成就以後，就認為自己從此進入了一種「境界」，然後就從此成為那個境界的優勝者。

有些人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成就，但卻在自我偏差欲望的膨脹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聖潔光輝」，那種欲望帶給他的力量，使他擁有一種類似宗教的狂熱。

人，多多少少都會有昏迷的成分，沉澱在我們的肉體與靈魂之中，只是分布領域的不同或是數量的多寡。昏迷久了以後，就成為一種執著。乍看之下他很清醒，其實他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我要不要去拍拍他們的肩膀，大聲說：「醒醒吧！」——我可以不要這麼做嗎？坦白講，我有點害怕。在那個世界裡的人，眼神都很可怕。

於是在二〇〇四年的春天以後，我做了一個怯懦的決定：雖然我缺乏勇氣跟別人體內的魔鬼直接槓上，但是我可以喚醒自己。

我深深相信昏沉依舊在我體內流竄，或是占地為王，所以我的生命意義就益發明顯：對抗這些昏沉，趁早讓自己醒來。

理性是很寶貴的。

朝系統人生之路邁進

二〇〇六年十月跟十一月這兩個月，指數持續上漲，但是我卻操作得不好，犯了「頻繁進出」的錯誤。

由於我中線跟短線都有在做，所以頻繁進出並不稀奇，但問題是：我把中線也搞成頻繁進出了。

那兩個月，我做得很悶，表現得很不好。我覺得我的操作生涯面臨了瓶頸。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的操作方式是否要做重大改變？

其實，我二〇一四年所使用的操作法，早在一九九九年就開始使用了，但那時候的版本跟現在不太一樣，因為那時候（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七年），「預測」在我的操作裡占的比重相當高，而機械化的成分比較低。換言之，二〇〇七至二〇一四年當中，我的「機械化」成分比

較高，預測則減少了。所以，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七年是一個過渡期，在那兩年中，我主要的思考工作就是：如何把預測的成分降低，而把機械化的成分提高？

到了二〇一〇年之後，這個思考逐漸演變為：如何把預測的成分「轉化」為機械的成分？

我現在所教的機械法，如果是原始系統，大家都會認為原始結構相當簡單。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個原始結構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赤裸裸被發明的，而是先有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現在我把它叫做改良系統），然後再慢慢變成比較簡單的系統。

在形式上，所有的同學都會承認這是一種「化繁為簡」的歷史過程，但是在理論上，當年的複雜系統所動用到的「理論」，卻不如現在的簡單系統那麼豐富。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把複雜的動作，精簡為兩三個簡單的動作，那麼，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口水、寫更多的文章、構思更多的理論，去證明你這種「簡化運動」是對的。

換言之，動作變得簡單了，但是要說服別人去採用這套簡單系統的理由反而變多了。

二〇〇六年下半年，我感到操作不順（日後檢討，癥結在於預測氾濫；而預測之所以氾濫，就是因為我以前對自己的預測能力頗感自豪），這種感覺並未爆發出來，因為績效並未大幅滑落，只是該賺的少賺很多。到了二〇〇七年四月以後，盤勢陷入沉悶的整理，此時，我

的心情更鬱悶了，一直到二〇〇八年六月，這個「過渡期」才算正式結束。那時我做了一個決定：下一筆交易要採用簡單系統。而長達二十個月的過渡期（二〇〇六年十月至二〇〇八年五月底），我都在醞釀整合我之前的操作方式，結果出乎意料地——原本我以為會整理出一個「更複雜」的改良系統——結果卻是誕生了一個很原始的系統。

大概要等到二〇〇九年過了以後，我才進一步地著手推出這個原始系統的「改良版」——此時，這個改良版跟一九九九至二〇〇六年之間使用的那種複雜版本，在結構上已經全然改觀了。

但是，我實在沒有想到，把「預測」轉化為「機械」——這個步驟在日後啟迪了我對於股市原理很多新的觀念。

我沒有想到它背後的意義會這樣深，涵蓋的領域竟然如此深邃、廣大。

那是在某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從床上醒過來，眼睛將要睜開的時候，我突然想到，等一下我起床後要去刷牙、洗臉、吃早餐……。那麼，起床後這一連串的動作，到底是一種「機械化的生活」，還是一種「可以預測的生活步驟」？

一剎那間，靈光一現，我有了一點小小的領悟。

從此以後，我的「股市」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那條界線，逐漸消失了。

以此例為典範，我其他知識領域之間的界線，也一條接著一條，慢慢消失了。

這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我。

朝向「系統」發展的研究方向，到現在幾乎不曾改變。

甚至，我認為這是一個單向的箭頭。我應該就會這樣一直走下去。

希望我不要讓自己失望。

回憶的重量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三日，台股當天大跌兩百四十八點，留下一個從九九〇九到九七四七的大缺口。

這個缺口在我當年往後的操作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那時我看空，而且往後幾年我都看空，所以那個缺口就變成一道「不可跨越的天險」，並且在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三年，我以放空為主的操作歲月中，扮演著某種重要角色。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因為我的操作策略失衡，雖然仍然有獲利，但是操作得很艱困，這是我的功力不足，怪不得任何人。到了二〇〇六年的下半年，我陷入一個低潮，大概到二〇〇七年的春天我才逐漸恢復過來。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台股大漲一百零四點，來到三年新高八四七六，此時我才「警覺」到，這一波「多頭」上攻的目標，是在回補當年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三日，九九〇九到九七四七的缺口，折合算就是九千八百多點。

雖然二〇〇六年以來我都是樂觀看待趨勢，並沒有看空，但是因為我「忘了」台股在二〇〇七年春天持續以小波浪創新高的這個趨勢，很可能就是在替當年的九千八百點的大缺口做緩步攻堅。以致於我在抱多單的時候多多少少會產生一些意志不堅的疑慮——這種疑慮是我很厭惡的，我認為那是一種污染，是一種不清淨的念頭。

那麼，為什麼我會把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三日的那個大缺口給「忘了」？

其實我總覺得我並沒有真正把它給忘了，否則，我又怎麼會在檢查歷史股價時「刻意」去注意——「看到了」當年的那個缺口？

缺口從未消失。歷史上發生的過去，不會因為你不去探望它就憑空消失。但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一直延續到你的眼前而不發生中斷，那麼，當事者極可能會把眼前的事情當成是「過去歷史的全部總和」，而忽略當年它是怎樣走過來的「演化流程」。當然更可能會對當年發生的一些「片段的、零碎的」歷史事件裝作沒看見，認為它不重要，而讓它徹底地被漠視與遺忘（其實剛好倒過來，是當事者被歷史所遺棄）。

當事人如果不是觀察者，他就不會回顧歷史；觀察者如果不是思考者，他就不會懷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其實並不是一切，而很可能是「部分」而已；思考者如果不是實踐者，他就不會去真正投入眼前的歷史進行式，「活在當下」而大力買進。

七年前的那個大缺口，其實我沒有真正「遺忘」，而是它溶化了，進入我的血脈之中，變成我的潛意識，在我往後三年（二〇〇〇至

二〇〇三年）的放空歲月中，成了一股很重要的基本信念。而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三日那天的大跌，使得台股即將走入空頭市場的「明示」，逐漸轉化為「暗示」，在我的潛意識中放電，讓我感覺放空有理。於是我可以從二〇〇〇年的八千點空到五千點；可以讓我在二〇〇一年從五千六百點空到四千點；也可以以讓我在二〇〇二年從五千八百點空到三千六百點——這一切有部分都歸功於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三日那個大缺口，在我體內形成的某種「潛意識」。

但是意識層次畢竟是低層級的，我後來之所以沒有在二〇〇五年的原料股上漲行情時，「領悟」到這些雞蛋水餃股的上漲不是反彈，而是一次大回升——也要嚴厲地責怪自己空頭的潛意識已經「凝結成塊」，積聚不散、由潛而明、由深而淺、由淺而浮、由浮表而動念，終於造成我在二〇〇七年上半年的持股信心不足。

我，把記憶當成是「潛意識」而不予以切磋琢磨，硬讓它沉下去變成一種「執著」；然後再把看不見的「隱形信念」當成是自己的「直覺」，甚至「智慧」——真是愚昧啊。

從淺的一層看，記憶是點狀，片段的、零散的、分離的，甚至是獨立的——但這樣的觀看態度，只是為了方便我們整理記憶、收納記憶，就好像照片一樣，一張一張的，離散的。

從深的一層看，記憶應該從點發展到線，再從線發展到平面、從平面到立體、從立體到多元跨越——但這樣地對待很容易讓我遺忘歷史上「某件重要的事」：就好像影片一樣，連續播放不停格，容易讓人忽略某幾個重要的鏡頭畫面。

也就是這樣的不完美，所以我必須時常去複習歷史、反省歷史——而這些動作都指向反省自己，讓自己從某個錯誤的歷史岔路（或是某種歷史錯覺的迷霧）之中甦醒過來。

共警惕之。

封閉系統的無感症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我們的空單再度進場；到了九月八日，盤勢突然出現大漲，期指幾乎一片漲停板。

對於有空單的人而言，那一天當然不好受。尤其是對於比較晚進場放空的人而言，九月八日簡直是大刀揮來、痛不欲生，甚至因為太害怕了，所以乖乖回補空單。

事後，有位同學在上課時問我：「為什麼我（指那位同學自己）在九月八日那天會感到非常恐懼？」

我回答：「應該是害怕賠錢吧。」

他說：「嗯，應該是這樣。那麼，為什麼別人不會感到害怕？」

我有點驚訝他會這樣問，於是我說：「別人也一樣會害怕啊。只要有空單的人遇到那天的漲停板，都會怕的。」

他說：「那為什麼沒有聽別人講過？」

我說：「應該是怕到不想講吧。人在恐懼的時候，會不太想開口說話。」

我也不知道他懂了沒有，我想他應該是懂的。

這位同學之前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股市操作跟心理分析有什麼關係？」

我當時聽到這個問題簡直呆住了。這就好像有人問我：「良好的運動習慣跟身體健康有什麼關係？」

一般操作者多多少少都知道心理分析在股市中的重要性，只是苦於無法「適度地」戰勝心魔，也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心理很重要，但是又找不到解決心理問題的方法。像那位同學的情形是：他操作也有一段時間了，卻仍然感受不到自己的心理，在股市中會有一些「令人困擾」的變化。

這就奇了。

這位同學在他的職業領域中算是優秀的，但「跨」到股市裡以後，就陸陸續續發現了一大堆的問題。最後他選擇退出，銷聲匿跡了。

其實這有點可惜，因為股市幫助他發現到的問題，將來非常可能發生在股市之外的其他領域（也有人認為「一定會發生」）。

無法感受某些心理，是一種「無感症」（或是冷感症）。近代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二次大戰的猶太人集中營裡面，那些開瓦斯的納粹黨員，他們說自己只是在打開一個閥門而已，所以「完全無法體會」那些被瓦斯殺死的人的痛苦。

無感症的型態，很可能是一種累積的業障。有人說可能是身體裡面有一些感覺器官或神經出了問題，嗯，對，那也是一種累積形成的病變。

有些人的無感症，例如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學，據我了解，他的無感症恰恰幫助他在他的職業領域取得一些優勢。因為有些無感症的人很容易專注在某些事情上面，例如考試，於是他準備考試的時候就可以很專心，不受雜念干擾，於是考得好，畢業成績比別人優秀。

職業殺手因為對死者的痛苦沒有感覺，所以開槍或是下刀時毫不心軟。相同的道理，某些職業操作手因為對別人的意見或情緒毫不在乎，血液是冷的，所以買進賣出或停損認賠時也毫不心軟。

我的意思是：在心理修行的境界中，會發生很多「看似無感」的狀況，但是我一定要將那種無感或冷感當成表相來處理，不可以把無感當成是一種高級的心理境界去追求，否則我的認知領域會變成一種「封閉系統」。

但是在二〇一〇年之後，我眼睜睜地看到許多人就這樣把「無感」看成是一種境界，甚至是一種處世金律，然後誤入歧途。

雖然我是眼睜睜地看著，但其實我是有一點「能力」去挽救那些局面使其不再惡化的，但是經過思考之後，我的答案是：我不能過度天真，不能過度高估自己的影響力。

隨著我的年齡與經驗的成長，我「覺得」我的能力也有「提升」，於是我曾數度熱血沸騰，想要「多說幾句話」、「多做一些事

情」。但是即使我說了，也做了，煩惱卻不成比例地升高。

萬般無奈下，我到寺廟中找菩薩去問籤。

求籤的結果並沒有在我意料之外。

我的小學同學勸我：「去做、去聽、去說，但是不要留下任何一絲情緒的陰影。」

我說我知道，但是我沒辦法做得那麼好。

但也因為我沒辦法做得那麼好，所以我的目標非常清楚，就是：

因為我沒辦法做好，所以我更要做好。因為這是「大事」，不是小事；小事可以量力而為，實在不行就要毅然放棄（甚至無感），但是大事就不可以這樣輕言退縮，只能暫時迴避而已。

這個道理，我花了兩、三年才領悟到。

知識，沒有範圍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開始，台股從四千多點開始上漲。

三月下旬，某位超人氣的網路部落格大作家預言，台股未來的高點不會超過五千多點，而且還有破底的危機。

後來，不到一個月，台股就漲到了六千多點。那是一個大多頭的初升段。

重點是：這位超級有名的作家，是一個好人（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說他預測得不太對，但是你不需要懷疑他做這些預測的時候是別有居心；換言之，他是一個誠實對待讀者的人），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

我把這件事當成一個警惕，告訴我自己：要隨時隨地小心自己不要因為過度自信而犯下大錯。

對於任何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而言，「自信」是必須的，否則他沒有辦法前進。但是過度就不好了。

我們難免因為自信而犯錯，但是不要把錯誤搞大。

後來，我花了一些時間觀察某些名氣很大的股市書籍作者，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而那個特徵卻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們的表現不如預期，那就是「範圍」的問題（有人稱之為格局，也可以）。

我認為，知識領域的範圍大小，對他們的言論（包括操作）有很大程度的影響（其實這句話有點怪怪的，因為範圍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都很大），但更大的問題是出在對於知識的「認知」上，亦即「判斷哪一種知識是應該值得追求的，哪一種是可以暫緩的」。我發現在他們的認知裡，只有「這一種知識跟我有關，所以值得追求；那一種跟我無關，所以不需要知道，甚至可以屏棄」。換言之，他們的重點在於「有關」跟「無關」。

但在我的認知中，我覺得只要是真正的知識，就沒有什麼跟我「有關」或「無關」的問題，而只有「現在要馬上用功」跟「可以暫

緩（或必須暫緩）」的問題。

繼續思索下去，當然很快地就會發現，他們把一些真正的知識劃分為「假知識」，也就是垃圾。

這樣一來，便蹦出一個新問題，就是即使是很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把自己不了解的東西看成是沒有用的垃圾。

一直到今天，我都還陸續發現到，以前我所尊重的人，發表的一些對「自己不了解的東西（或自以為了解了全部）」的鄙視跟污蔑。

我覺得台灣的讀者活在這種知識的氣氛下，是很辛苦的事。

名人的示現

二〇〇九年三月到五月，台股從四千多點上漲到六千五百點，某位天王級的股市名人卻一路放空期指。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慘賠，而是許多操作記錄中比較為眾人所知的一筆。

從這位先生的身上，我學到的是：金融市場的操作需要「冷靜、果斷，心狠」——我想，在這些層面上，他應該是台灣的索羅斯，當之無愧。

但是操作分很多個層面，有人在股票市場呼風喚雨，進了期貨市場卻被斷手斷腳。有人在A領域號稱權威，卻以為他也懂得B領域的事。有人拿了諾貝爾化學獎，卻以為他也一定懂得國民教育方面的事。

我發現到的奇怪現象是：某些優秀人才在追求知識的時候，會把各個領域之間的界線劃分得很明顯，A是A，B是B，只要他對B沒興趣或是不認同，他就不會跨足到B領域的範圍。但是在追求「名聲」的時候，他各個領域之間的界線卻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接著，當他在A領域取得成就之後，他就認為憑此經驗以及勝利的氣勢，B領域也將是他的領地。

我給自己的建議是：我可以口頭上吃別人的豆腐，但是我不可以真正動手去摸豆腐。

但是某些人很奇怪，他們用口腔內的唾液或大腦裡的妄想沾染了豆腐之後，竟然就真的以為那些豆腐是他們的「囊中物」。

於是乎，二〇〇九年三月到五月的那一場大放空，就變成了一齣燒掉兩億元的警世劇。

我想，自己大賠錢的事讓大家知道，等於是他自己花錢「示現」，用來警惕世人像這樣的錯誤不要重演——這種心腸是菩薩的，佛心來的。

尋找投資聖杯

二〇〇九年，我開始著手改良自己的操作系統。那時，我想我有二個選擇：

一、如果有找到別人開發出來更好的系統，我可以放棄我自己的系統，或是只用很少的資金在自己的系統。

二、自己的系統當然很捨不得改得太厲害，於是乎就要保存現有的，然後大量加入新的元素。但在此過程中又必須保持舊有的古早味。

我跟大多數人一樣，是先做第一份工作。

但是，在想像中，第一份工作應該是一個超級大工程，因為我要找到很多別人的系統，然後一一篩選。其實這個工作在十幾年前我就已經做過了，但是那時台灣的資訊比較封閉，所以試了一些方法（其實試了很多），之後就找到了自己的門路。那時不像現在，書店裡有這麼多股票書籍。

結果卻出乎我意料：我根本找不到幾個系統（我是指中文資料，暫不包括英文資料）。

那時我只找到兩個比較有公信力的系統，一個是巴菲特，另一個是海龜[注1]。巴菲特的投資觀念散見於所有他的相關書籍當中，拼湊起來，勉強可稱之為一個系統（雖然非常不完整，但可以忍受）。海龜系統我則花了一番時間研究，還開了課。結論是：海龜系統如果要用在台灣，需要改一下，但問題是效果沒有那麼驚人（但對一般人而言，那個績效已經很棒了），另外還有個問題是，海龜法並沒有考慮K線，但是我覺得台灣的股市必須要考慮K線跟型態才好玩。

注1——海龜交易系統，由知名投資客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在一個交易員培訓班上推廣而聞名於世。

我看了一些股票書，有自己買的，也有別人送的，加上在圖書館裡找的，結果能找到的系統很有限，更遑論是「完整的系統」。

我要提醒讀者的是，一般人很難有這個時間，甚至「財力」去買這麼多的書來看。還有一個超級嚴重的問題是，如果股票書籍有兩百本，你要找大概一坪的空間才能容納，在台北，一坪房屋值多少錢，大家可以自行估算。

其實最麻煩的是：讀者本人最好要具備相當程度的實戰經驗，才能夠有一個大概的是非對錯標準，去判斷自己看到的資料是寶藏還是垃圾。但是幾乎絕大部分的讀者都不具備此條件。

即使像我這樣有一點微薄股市經驗的人，去從事這樣「尋找聖杯」（尋找好的操盤系統）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我還是做了，雖然不能說是「地毯式地全面大搜索」，但我畢竟是有做一些事情。

雖然結果並不是很樂觀。

於是我在第二項工作上（就自己的舊有系統進行改良），自然就加把勁。

這一改，才發現問題比想像要來得大。因為我後來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機械式操作系統的「原始理論」（也就是「決定式」的宿命觀）到底有什麼特點，是跟我們這個金融市場的期望相違背？

我們心自問：以藝術式的直覺來說，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受的文學、搖滾樂、歷史，及抽象哲學的經歷，大概「勉強可以」再應付一段時間；但是一個「完整系統」應該是偏向於「科學式的嚴密邏輯推

理法則」。我這方面的專長，除了高中跟大學我念的是理工科，以及大學電腦概論拿到九十分之外，我跟別人比起來，我占了什麼優勢？我應該怎樣去發展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或培養）？

還好我舊有的操盤系統偏向機械式，而且運作十年了，否則我占的優勢真的不多。

於是我開始了這段改革的旅程。

一直到現在，我都在默默思考這個系統的向上發展空間，我知道它的空間很大。或許有人說一個錯誤的系統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不贊成這種混淆式的說法。我認為一個錯誤的系統除非連根拔起，否則沒有「發展空間」可言。若有，則是邪道。

如果我的學生不算在內，其實這條路上我的同伴很少，很多事我必須自己靠自己。

不過，還好我有股市這個好朋友幫我檢驗，如果錯了，它「很快」就會告訴我。

它可能會用各種方式告訴我，或是暗示我——雖然我喜歡明示不喜歡暗示，但是天下事如此多端多變，我豈能每一事每一物都要求上天明示於我？

有了這個認識，我覺得在「種種暗示」當中，我的步伐反而更清晰、更踏實了一些。

孤獨的職業操盤手

我是一九九六年辭職的，不過辭職不是因為想要專心做股票，而是想要專心「思考」。操盤只是順便。

到了一九九八年，我在家做股票已經兩年了——我……好像變成別人眼中所謂的「職業操盤手」了。

這就好像「宅經濟學」啊。

一個人自由自在，好像沒什麼不好。

但是，一個人也象徵著孤單寂寞。

操盤手最大的敵人，就是孤獨。

人類最大的情緒殺手，就是孤獨。

最有力量拆散夫妻或情侶的，就是孤獨。

大家不要看我外表孤獨，其實我內心是開放的——我講這句話是很誠實的，不要笑我。

相反地，我看過很多人，外表熱情、貌似開放，其實孤獨地一塌糊塗！不信的話，你可以扳開手指算一下，這世界上有幾個人是你可以跟他掏心挖肺談心事的？很多人連一個都沒有。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操盤手不但要操盤，而且還需要心理諮詢師、健身教練、產業研究員、會計記帳人員、風險監督人員……。這些人都是為我一個人服務的。

真是不孤單啊。

假如沒有這些人呢？

那就自己兼任吧。

21~29

散戶觀點的初衷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開始寫作我生平第一本股票書籍《散戶操盤必讀的第一本書》[注2]。

注2——本書於二〇一四年重新修訂為《散戶投資上手的第一本書》。

書名中有「散戶」兩個字，意思就是說：我不是法人，也沒有從事過相關的金融行業，而是跟大多數投資人一樣，是個小散戶。所以我認為我的投資經驗是跟一般人站在同一立場的。

後來經過很多年，我才了解：「非散戶」的投資方法與觀念，是如何深深地傷害了廣大的散戶。

因為，非散戶的操作法跟適合散戶的操作法，不一樣的地方太多了，有些地方幾乎在表面上呈現完全相反的困惑。

例如，大資金跟小資金的操作方法，就差很多。而一般散戶都是小資金，口袋不深。

整個股市書籍的出版市場，是由非散戶的出版商所掌握著，他們所散布的觀點，對散戶非常不利。但是散戶又非常羨慕那些「經由操作大資金」發財的「非散戶」操盤手，悲劇的種子於是在此種下。

《散戶操盤必讀的第一本書》寫於一九九九年的冬天，在二〇〇〇年出版，後來在二〇一四年又出了一次新版修訂。這雖然是我第一本

股票書籍。但是經過很多年之後，我還是聽到有人在講：這其實是一本很難的書，每一次閱讀都會有不同的新發現。

我本來的願望是：我希望我能一直就這樣遵循「散戶觀點」的路線寫下去——但是，隨著我獲利能力的增進，我的資金也逐漸達到「非散戶」的水準了。

換句話說，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到：一個操盤手的成功在達到某個一定的水準之後，還能夠一本初衷，依舊站在當初「資金稀少」的「窮人觀點」，去發展為別人服務的操作方法，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

財務自由與心靈自由

近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觸：很多人都想把在俗世中已經學到的東西帶進股市，希望能在股市中「學以致用」，以擴大、或者說是彌補他在俗世中的成就。

這些人通常都有一個特徵：認為自己在俗世中「懷才不遇」，而此才能恰好可以在股市中大顯身手，幫自己一吐畢生之怨氣。

我覺得這種觀念真是要不得。

我剛開始也是這種想法，但是大概過了七、八年之後，我發現：股市帶給我的新知識，遠遠超過我帶進股市的舊觀念。這表示過去的我多麼地脆弱、多麼不堪一擊。

到了現在，股市成為我最大的知識來源之一。而股市帶給我的新東西，九成以上都是我原來做夢都不曾想到的新領域。

一般民眾不願意承認股市的高度知識性，原因之一就是怕東西太多學不完，所以就騙自己，假裝股市很簡單。

我起初也不知道股市的廣闊性。大概是二〇〇三年之後，我「赫然」發現一件事：其他行業很少像股市這樣，憑一個人的無形智力就可以跟散布全世界各地的高手「作戰」；而且到了一個程度以後，你想要打多少仗就可以打多少仗，而每一場仗都可以是國際級的智慧角力。

其他職業很難有這個優勢。一般而言，任何領域的競爭都需要人手及龐大資金，所以很難擺脫複雜的人際關係，甚至有舟車勞頓之苦。如果是做人文學術研究，更是容易變成紙上談兵；做科學技術研究的話，又容易走入偏狹格局——而這些缺點，股市都壓到很低。

所以我愛股市。它不僅可以讓我賺錢，也可以讓我在不斷地征戰中磨練智慧，讓自己加速成熟。

袒誠相見

有時候，我從事文學性的寫作，也只是把我對人事物的觀感做一番「意見陳述」。描述比較「主觀」的地方，就寫得比較剛強有力；比較「客觀」的地方，就寫得比較朦朧，給人的想像空間比較大，反而有一種文學之美。

然而，說得再深入一點，這也是一種批評，只是為了好聽，才把它叫做「意見陳述」。例如我看完一本書，或閱讀完一條新聞，或是跟人家談到關於政治跟社會現象的時候，我總是有話就說，直言批評且不太保留。這樣一來，即使是跟我還算有點交情的朋友，常常也會深深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我雖然有自己的意見，但是很「主觀」；我說：OK，那就聽聽看你的講法。於是，我就靜靜聽完他的意見，但我仍舊是「有話就說」，直接了當地對他的意見提出「我的意見」。這下就糟了，他就因此不高興，認為我冒犯他。

與人溝通，首重態度（要誠懇）與內容（講話要誠實，不可言之無物）。

但是，我覺得我態度還算好，沒有惡言相向，但就是因為我「發言內容不妥」，所以對方就認為我頂撞了他。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呢？大部分的罪過，都要歸咎於「民主制度」。

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的地位都平等、都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久而久之，養成大家一種錯覺：就是以為每個人的意見都很珍貴、都很有價值；事實上，剛好相反——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都很糟糕、都沒有什麼價值！為了彌補這種「眾生無明（群眾無知）」的缺點，所以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然而，坦白講，教育的成效其實很有限（或者說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出來），所以還是無法遏止群眾在無知時產生的蠢動現象。

更進一步的錯誤是，每一個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會以為「每一件事都有很多個角度（有時候還不只正反兩個角度）」，

所以這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真理」，換言之，他們認為「沒有絕對的對錯」，而只是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罷了。

我必須沉痛地指出：這些以為藉著「各自表述」的「言論自由」，就可以抬高自己意見價值的人，是錯的。他們常常流於「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他們認為是非對錯分得太清楚的話就淪為「二分法」，他們以為這樣就不客觀了。

正確的說法是：所謂「客觀」，是指我們在分析事情時一定要冷靜客觀、態度要公正中立；但是，經過這些「客觀的分析步驟」所思考出來的結果，卻是很「主觀」的。

什麼是正確的「主觀」呢？就是：在思考求證的半途中，不受到群眾與自我的情緒所影響、不被私人利益所左右、避免邪說謬論的誘惑、不掉入人云亦云的陷阱……這些就是站在「真我」立場的「主觀」；反之，就是「無主之主」的「假主觀」，淪為邪見。

換言之，為了達成「正確的主觀」，為了讓我們大腦這個思考機器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平常在修煉時，一定要儘量「謙虛地客觀」。現在很多人都把主觀當成壞的、客觀當成好的——這是錯誤的觀念。客觀是指分析事物的態度，不是被我們分析的對象。我們做出的任何結論，都是主觀，否則就變成道聽塗說或抄襲。

在這裡，用股票做比喻是最好的。我們都知道股市有三種趨勢：上漲、下跌與「震盪整理」。

這其中任何一種趨勢，都必須經由正確的分析才能得知，換言之，分析的結果可能是「股市即將大漲」、「股市即將大跌」，或「股市即將震盪整理，不會有大行情」。這其中的「大漲」跟「大跌」都是極端的現象，但是你不能因為說它會極端發展，就認定這個預測是「極端的、偏激的、不公正的、有失中道立場的」，否則就恐怕只有「股市即將震盪整理」的這種預測，才會符合那些人的「客觀要求」，因為這種「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兩邊討好」的意味，常被人誤會為「中庸之道」。

換言之，絕對不是「預言股市即將大漲（跌）」就叫「主觀」，而「預言股市不漲不跌」就叫「客觀」。「預言股市將會XXXX……」其實就是一種「主觀」。

我們的眼睛不應受黑白污染，然而我們看到的東西卻是有黑有白（只是每件事所含黑白的成分比例大都不同）。

我們的立場不左不右，然而我們看到的東西卻是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以上的這些觀念，並非很複雜，但是一時要講清楚，需要花點時間，可是大家都沒時間聽我解釋。

所以啦，主觀客觀的問題，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對話中，把人与人溝通搞得困難重重。我也身受其害——在我的人際交往中，很多人都認為我「太主觀」、「太自以為是」，而與我逐漸疏遠，大概在我三十歲之前，曾對此感到很沮喪。

曾經有一位女性很欣賞我，我們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每次跟她談論事情時，她都覺得我「很奇怪」，因為我的思考方式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樣。當她認為我跟她的思想沒有交集的時候，她就認為我「怪異」、「鑽牛角尖」，甚至認為我這樣的想法一定會使我「很不快樂」——事實上，是她怪，不是我怪；是她不快樂，不是我不快樂；就是因為她總是拒絕跟對方溝通，所以她不快樂。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這些欣賞我、喜歡我的女性反而一再傷害我呢？可能是因為她們覺得我有點才華，所以欣賞我；然而一旦跟我實際接觸以後，卻發現「氣氛不對」，於是她們想要把我改變成她們想要的那個樣子，而不願意進入我的世界。事實上，她們不願意進入沒關係，但是她們卻又把我看做怪胎，常常跟我起衝突，結果最後便傷害了我。

換言之，我被看成一個「註定要孤獨」的人，因為我的罪名是「驕傲自大」。自從被掛上了這塊狗牌以後，漸漸地，我發現我跟很多朋友相處都成為一種痛苦……這種情況一直到二〇〇〇年才完全扭轉過來。

股市教學的人性箴言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八日，我開始教課。起初，我抱著極其天真的想法，認為我只要把股市操作的知識與技術教給別人，他就能夠使用這一套方法去賺錢，直到二〇〇一年二月，我發覺我大錯特錯，因為：「江山易改，本性不移」。

我對於一般人潛意識中那種傲慢與固執，感到空前地無奈與挫折。

我的教學方式非常單純：首先，我教給學生技術方面的知識，然後再做基本觀念的加強。此時，學生會漸漸抓到他應該努力的方向，同時，我也察覺到學生操作時的心理缺點，於是從旁給予適當的心理建議，以便在「知識」與「心理」兩方面齊頭並進，最終目標是達到股市贏家的境界。

過了兩年，經歷過許多挫折之後，我才猛然覺醒過來——這不就是「因材施教」嗎？我在幹什麼啊？我以為我是孔子嗎？我是心靈導師嗎？要不然我怎麼敢這樣教學生呢？

但是，我的確是這樣在教，而且我「蠻橫」地認為：除非能夠改造對方的性格，否則他們在股市中永無翻身之日。最可怕的是，我竟然不認為我無法改造他們的習性！所以我花了數倍的精力跟時間，在改變學生的個性上面。很多人都認為我不值得為那些人這樣做，但是說來好笑，很多勸我不要這樣賣命的學生，他們本身的個性卻非常需要我幫忙改變。

起初，我編排了一套精簡的股市心理學課程，列舉一般人操作時容易犯的心理毛病——我天真地以為，我只要告訴學生他們將會犯什麼錯誤，他們就會心生警惕，自動「避凶趨吉」。也就是說，我告訴他們前方有一條毒蛇，他們就會小心翼翼地避開毒蛇，以保護自己的生命。

我錯了……枉費我以前讀過那麼多心理分析的書，我竟然不知道散戶最大的快樂，就是來自於「玩弄那條毒蛇」的時候。也就是說，大多數的人類，都把生命的墮落與毀壞看成一種肯定與滿足。事實上，他們只滿足了不正常的欲望，那種欲望本身就是貪婪的、變態的；他們肯定的也只是一個虛偽的自我，然後開始自我崇拜，拜的是一隻紙老虎。

在股市中，輸家清一色的特徵就是大家都「太貪了」，但是你叫他們戒貪又不可能，因為他們把貪婪看成是一種享樂，就好像看到美味的食物而流口水一般，雖然食物還沒有吃到，但是那種「即將大快朵頤享受美食」的興奮之情，會帶來很大的快樂。在股市中，由於正確的操盤方法高深無比，所以一般人根本就不具備賺錢的能力，但是他們都擁有正常的唾腺，對著天天在市場中湧動的財富不斷流下貪婪的口水。

於是，股市中最大的娛樂就是：「冒險犯難」、「不勞而獲」——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一個探險家如果不具備野外求生的本領，當然就不能夠去做冒險的事；天底下也絕對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因為能量守恆定律，不是先失後得，就是先得後失。

但是，散戶最大的娛樂，就是在股市中橫衝直撞、亂做一通。他們沒有能力賺到大錢，更沒有能力守住財富，但是他們都活在自己的妄想裡，幻想自己終於有一天必定發財，還沒有發財，就已經活在發財的白日夢中，在「有夢最美」的藉口之下，一切的胡作非為都被合理化了。於是他們亂聽明牌、亂找投顧老師、亂聽謠言、亂學技術分

析、亂讀投資書籍，甚至在輸錢時亂找發洩情緒的對象。其結果，是使得散戶原本平庸的IQ跟EQ變得更昏聩、更無能、更糊塗。

於是，股市就這樣亂成一團，各路騙子在金融市場大會師，展開大規模的行騙計畫，上自總統亂說話攪亂市場，下至販夫走卒亂買亂賣搞熱市場，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所幸，我的學生都是來自於我的讀者，基本上對我有一定的信心。

他們之中，很多人都願意接受觀念的改造，問題是，他們的「潛意識」不一定會乖乖地甘願等著被我改造。

一般人還不需要接觸到潛意識的層面，他們抗拒學習的態度就已經夠明顯、夠惡劣的了；願意改變自己不正確心態的人，並不是少數，但是都受困於「潛意識的抗拒」。換言之，他們絕對不想繼續爛下去，但是他們面對過去壞習慣所造成的陳年老病，卻也是那麼心虛、脆弱，雖然還不到不堪一擊的程度，但畢竟是敗多勝少，到最後不得不自廢武功，承認敗戰。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從來就不肯承認：操縱人類的，其實我們的「潛意識」；我們心靈深處的「潛意識」埋藏著我們真正的欲望，所以它的威力也就大得驚人了。可悲的是，每個人的「潛意識」並不等於他這個人，也就是說，潛意識雖然是另外一個我，但是通常我們並不認識「他」，甚至完全對「他」感到陌生，而我們卻在心靈改革的路途中，與自己的潛意識站在敵對的立場。

由此看來，人類的自主權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真是少得可憐，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被自己的潛意識所操弄，甚至奴役。

潛意識就像是黑暗魔君，躲在幕後發號施令，而我們就像一條狗，拖著疲憊的肉體做這個做那個，卻還不知道自己被「別人」給利用了，真可憐。

很多黑暗人性都躲在潛意識裡面，像一鍋熱騰騰的毒液；在愛情中，潛意識中的妄念使我們亂愛一通，最後可能會發瘋，甚至自殺；在股市中，躲藏在潛意識中的魔鬼更是每天早上在那裡興風作浪（我們自己卻不知道），害得我們賠錢，當然，也有人因為賠到垮台而自殺。

但是，要消除潛意識中的劣根性，實在是……太難了。

早先的時候，當我在教課或是回覆學生信件，看到他們不斷重蹈我當年的覆轍，我都會想起我過去的點點滴滴：那些我「不願」戒掉的壞習慣，以及後來釀成的巨大災禍——不僅是在股市中犯的錯，更多是在人生道路上犯的錯。

我會想起我十八歲那年談的那場愚笨戀愛，然後糊里糊塗在大學中鬼混，又悽悽慘慘地去外島當兵……我帶給父母巨大的操心與憂慮。我，真是個沒用的人，因為我固執的愚蠢，使我母親死而有憾。

然而我現在在股市中又做了什麼呢？如果我不能改掉我愚蠢的惡習，我整個人生還不是又將步入悲哀的宿命輪迴嗎？別人都會笑說：哎，那個王某人啊，一輩子就是個沒出息的傢伙……。

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在股市中成功了，那又怎麼樣呢？在股市中成功就代表我整個人生的成功嗎？人生如果不能尋回真正的自己，那麼，再多的虛名與財富又有什麼用呢？

股市中南征北討的戰鬥生活是世俗生活的一種嗎？股市的投資或投機，是追求金錢的一種手段嗎？.....不，都不是的。我們的人生目標，是在追求生活的清淨與安靜；股市生活，也是人生的一個環節，股市就是人生，對於操盤手而言，股市生活不應該被獨立開來、不應該自立於正常生活之外；股市生活中的「捨」與「得」，就是我們人生的「捨」與「得」，完全一致、並無二般。

所以，股市之道別無他法，唯「知己」（破除自我的愚昧）與「能捨」（破除欲望的貪著）而已。

但是，一般人沒有「知己」與「能捨」的能力，他們也不想要有，甚至他們會認為鍛鍊「知己」與「能捨」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他們認為「知己」與「能捨」會帶給他們很多的「挫折」與「痛苦」！所以，他們硬是要顛倒過來，視「不知己」（擁抱自己的愚昧）與「不能捨」（依附貪婪的欲望）為生存下去的執著或藉口。

又有些人，就算大概了解「知己」與「能捨」的道理，但是卻存著僥倖的心理：認為股市是個「小格局」的地方，股市操盤法也只是「小道」而已，所以不需要這些大道理，也根本沒有這些大道理！所以，在這個「沒什麼道理」的市場中，當然也就處處講究「運氣」（或者講得好聽叫「機緣」），而不必太認真去做研究，當然也就不必處處講求「儀軌」與「規矩」，把自己綁得死死的。

這些人何止是把股市看成是「化外之地」，他們幾乎把大部分的人生都看成是「例外」！於是他們處處都不受「道德」的約束，把自己的身心託付給魔鬼，然後撐起傘來，遮蔽住真理所散發的陽光。

怎麼辦呢？這些錯誤的、頑固的成見，像座鋼鐵打造的堅固潛水艇，深深地潛藏在人類的「潛意識」之中，它無聲無息地前進，一般的聲納探測器很難發現他們的蹤跡……。

更賤的是，它常常會從海底發射飛彈，摧毀我們剛剛辛苦做好的一點點珍貴心理建設。

怎麼辦呢？一般的學校，總要等到學生踏出校門後才開始驗收成效，但是在我們這裡，學生剛建立的一點東西，第二天早上股市一開盤，就立刻面臨嚴酷的毀滅性挑戰。

每一個人，都像是身上著了火，急急忙忙尋找解救自己的方法，號稱老師的人有本事的話，就必須一口氣把他身上的熊熊烈火給吹熄了，再放他走；否則，一個貪欲未斷的人，身上仍然帶著火苗，一接觸股市便立刻又乾柴烈火地燒了起來。

欲望之火，源於內心，分分秒秒，都在燃燒，不曾停歇；紅塵股市，譬如火宅，人處其間，貪多為樂，玩火自焚。

我沒有想到——只不過是教一教股票嘛，怎麼會搞出這麼多麻煩呢？上課的時候只要寫寫黑板、念念講義就好了，不就是開個「發財速成班」嘛，怎麼會變成「心靈改革班」呢？

然而，事情就是這樣一路演變下來的。我跟我的讀者、學生相處久了，漸漸對散戶的心態更了解，換言之，我對於群眾心理學的認識更深了，然後，我在群眾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於是，我對自我的思索更頻繁、更深入。因為，有時候我也不得不懷疑那些人性弱點，是否在我這個「老師」身上就一定已經清除乾淨了，如果我不能以身作則，是萬萬難以在課堂上立足的。

我左想右想（想著如何去改變別人的性格），終於有一天，我順手在書架上拿起一本大學時代買的禪學書，隨便看了幾行，忽然我恍然大悟想到：禪學不就是最好的心靈改造方法嗎？禪（佛）學不但可以安定心神、還可以淨化心靈。於是，我決定要開設教授禪宗方面的課程，藉佛陀的法力來改變我的學生脆弱的心靈。

事實上，如果真正了解群眾的思想有多麼難改變的話，就算我請佛祖再度降世說法都沒有用。換言之，我還是在做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且這事註定會失敗。

後來，佛學課開了，也教了，檢討起來，還是算失敗吧，因為成效微乎其微。以前我們師生一起努力，在海邊蓋起兩層樓高的碉堡，結果市場的驚濤駭浪一來就被沖垮了；現在，在佛祖的加持之下，我們在海邊蓋起四層樓高的碉堡，足足高了一倍！但還是無法抵擋市場巨大的洪流衝擊。

險入歧途

二〇〇三年十月，當我在股市中征戰數年之後，我突然決定要在股市的課程中加入佛法的學習，一開始就是講金剛經，再來是維摩詰經，以及跟股市心理學最有關係的楞嚴經五十天魔跟大日經的六十心相。

在教佛學之前，二〇〇三年八月，我決定做一件可能會改變我一生的事：就是我想走出去，告別散戶生涯，準備到投資顧問公司去當一個廣受投資人歡迎的投顧老師。

一直以來，投顧老師的陰影就籠罩在我四周，因為我跟他們太像同行。很多人都納悶為什麼我不去當投顧，因為大家都認為投顧老師的薪水很高。我起初也是那樣想，但是我很痛恨他們邪惡無恥的欺騙手段，所以一直跟他們站在敵對的立場，並且寫書攻擊他們。現在我可能要去跟他們同流合污了，所以我的內心自然經過了一番強烈掙扎。

不可否認，某些學生對我的支持與勉勵使我的「雄心」開始高漲，很多人都認為憑我的技術與口才，如果去當投顧老師，年薪拿個幾百萬不是問題……說得我怦然心動，想入非非，於是我拉了我的學生小許，一起去某投顧應徵。

接待我們的人事經理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這使我想進投顧的企圖更強烈了幾分……可惜後來因為證照的問題出了點誤會，所以我們無法立刻上班。這一拖，小許就去別的地方工作了（後來他進了另一間投顧，也順利當上老師，幫我完成了一半的心願），我則在家悶坐。

這悶不是普通的悶，而是很挫折，覺得我這一生就僅止於此了，雖然在股市中賺到一些錢，但只能勉強過好一點的生活而已，沒辦法做到「富可敵國」——當然，我的野心沒那麼大，但是若不能做到「揚眉吐氣」，總是有些鬱悶。

這時候，教課教得苦，因為無法改變學生的性格；股市也操作得很累，因為想到別人用騙的就可以賺得比我多就嘔……還好，九月某一天，我心血來潮，重看禪學書籍，這一看，救了我。

我自己也無法斷言，在股市中打滾的這些年，我的身心到底累積了多少惡毒怨氣；這很可怕的，因為不曉得哪一天會發作，一發作起來我可能就會像瘋子，毀掉我以往辛苦奠定的根基。更何況，我的文學理想一直埋藏在心中不曾磨滅……。

我始終以操盤手的銅臭形象背離文學家太遠而忿忿不平，這些烏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積壓在胸中，頗令我自己擔憂。

最糟糕的是，我在股市得到的成功，卻逼得我一定要低調行事不可，這使我更生氣了，因為這樣給人的感覺就是，我是個沒沒無聞的無業遊民。

名利這一關我可以看淡，但是我的修養實在沒辦法到達「別人說什麼我都不在乎」的境界。

所幸，佛法及時救了我。

二〇〇三年九月，在一九九二年第一次讀金剛經的十年之後，我又重讀金剛經，再一次接觸到「空」的觀念，把我的煩惱清理了一番。

那時我的心中有千絲萬緒，多年來翻騰不已的感情，一遍遍拍打我的心房。我想要成功、我想要成家立業、我想我所有的努力都要得到代價.....這些情緒，像狂風、像洪水、像烈火，幾乎將我吞沒。由於我在股市中已經有些經驗了，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當有這種情緒發生的時候，就是一個操盤手步向破產毀滅的開始。但是，我明明知道，以前也曾經有很多次對抗它的經驗，但唯獨這一次，我覺得我的心再也無法安定下來.....。

心情如大火般燃燒的我，幸好重讀了金剛經。這一次的重讀，由於跟上次隔了將近十年，我意外發現：金剛經上面所講的，其實是很基本的境界，但是卻難得一塌糊塗。

這讓我感到很好奇，既然很難，那麼，以這本書為基礎而接續的佛法又面臨怎樣的問題呢？於是我整個冬季都泡在佛經裡。

股市的短線投機操作，完全跟金剛經講的「凡所有相，皆屬虛妄」的意義相契合，這使我感到振奮，因為一般人根本就認為佛經跟股市哪裡有什麼關係呢？分明是聽我在亂蓋嘛.....但是在我來看，兩者的內在精神是一樣的。

如果佛法與股市有關，那麼，我所有關於文學與哲學的未竟理想，應該都可以在股市中找到解答。

從二〇〇三年十月開始，我很認真教學生佛法方面的知識，同時也因為教學相長，我在佛義的領悟上也有進步，但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的好朋友「風」介紹我去當時很新鮮的「奇摩網路交友」。

於是乎，「宅男操盤手」再次面臨俗世的考驗。

我這個朋友大概很難想像到，那時是我最「四大皆空」的一段時期，實在不適合交「朋友」。其實我的朋友也是為我好，希望我藉著奇摩交友能夠打開心扉、敞開胸懷、多交好友、廣結善緣，當然囉，如果有合適的異性對象的話，也不妨嘗試交往看看……那時我已經參加過一次網聚，跟一些朋友已經結了緣，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在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加入奇摩。

在奇摩的最初幾個月，是我那幾年的操盤歲月中罕見的「幸福快樂」時光。雖然我那時依舊「沉溺」於佛法，在答覆別人留言時也到處引用佛典偈語，裝得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這根本就像個神經病，因為來這裡是為了輕鬆交朋友，不是要找聽眾聽我嚴肅說教。雖然我表現得這麼像個「光頭和尚出家人」，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理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因為我那位朋友的庇蔭，而不是我自己的功勞。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奇摩交友網站得到「快樂」，即使那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結果，那種「幸福快樂」造成我在事業上的一次重大危機。

原因很簡單：做我這一行的，幾乎不能有一刻的鬆懈，更嚴格地說，我必須恆久活在憂患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換言之，任何情緒的渲染對我都是一種妨害。

讀者看到這裡，可能會不了解，或者直接對我起了反感。其實，我想說的很簡單，操盤手基本上都是孤獨的，越孤獨則越容易傾向兩種極端：一端是「強迫自己面對真實的自己」，另一端則是「封閉腐

敗然後墮落」。絕大多數小有成就的操盤手都走到了第二條道路上：墮落。只有少數有點自覺的人會走第一條路。然而，若干年後，這少數人中的多數人又會走上第二條路：墮落。因為持續地面對自己是一種艱困的事業。

我們在俗世中的人際往來會減損我們對於無形真理的追求。換言之，沉溺於世俗對於我們宅男操盤手而言，誘惑是很大的。女色、金錢、權勢、名聲、拉幫結黨的諂媚聲、粉絲們的歌功頌德，都會腐化我們的心智。

如果我已經「成熟」，則我可以「無入而不自得」。但我的幼稚天真與迂腐，讓我在奇摩交友網站的活動進行的不是很順利。其實，奇摩只是一個開始，在往後的歲月中，我與群眾的觀念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我的煩惱。

更重要的一點是——「想交女朋友」可能暗示了一個訊息：我可能認為我已經「功成名就」了，所以想要重新回歸人群，索取我當初失去的東西。

那麼，為什麼我會認為我已經「功成名就」了呢？——答案很簡單，因為我開始自傲。

自大，是瘋狂的開始。

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自大」很難結束。

無常的股市生活

二〇〇四年二月以後，我雖然沒有賠錢，但也沒有大賺，於是操作績效一路落後。然而，這時我還沒有警覺到自己那時用的一套操作法與業務宣傳廣告都已經嚴重落伍。

同年三月總統大選完之後，各家狂賠，我全身而退，毫髮無損，總算扳回一點面子。然而，我還是沒有醒過來，我繼續因循苟且下去，死抱著某一套陳舊的操作系統。雖然這套系統可以讓我很安全地賺到平穩的收入，但學生就算學會了這個還是無法滿足，我的未來前途也不應該這麼小鼻子小眼睛。

緊接著的四月，我仍舊錯過行情，操作績效再度陷入酣睡狀態，我以為總統大選完之後的大跌，已經幫我收拾掉所有的競爭對手了。

驚醒我幸福美夢的，是我的學生小許。四月份他使用我的波段操作法，在投顧公司創下驚人的倍數利潤，我這個師父輸給了徒弟，讓我覺得慚愧。而且，他並沒有使用其他的操作法，他用來擊敗我的方法，就是當年我教給他的方法，也就是說：我已經逐漸偏離我原始的、勇猛的、活力充沛的操作風格，而變得暮氣沉沉、不知道奮發與革新，只會原地踏步、鎖國自閉。

我怎麼了？是我老了嗎？是我疲倦了嗎？——這些都是藉口吧，真正的原因，是我太保守，自以為做到了「以不變應萬變」的境界。

事實上，我原來的「沉著穩重」優點，已經在歲月的侵蝕中變成了「僵硬笨重」；我的「獨立清高」已經變成「孤芳自賞」；我的「清靜無為」已經變成「沒有作為」；我的「沉默是金」已經變成「一片死寂」。

更嚴重的是：我想要放棄了！我想要脫離股海了！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不帶感情、心如止水的「崇高道德」生活，然後還被人家罵作怪胎，難道我就沒辦法過正常的生活了嗎？我就非要過這樣畸形的緊張生活嗎？……這樣的想法，在我心中翻騰了兩三天，然後，很快的冷卻下來。

是的，我就是必須過這樣的生活；人本來就是要過這樣的生活。

人不可能永遠停留在舊的生活中，他必須不斷地進步以適應新的生活。隨著時間演進，我們都無法回到過去的記憶，甚至我們也無法再複製一遍當初的美麗回憶；但是，我們通常只會記得往事中美麗的那一部分，而對於痛苦的那一部分，卻有意無意地選擇遺忘……。

於是，當我們受到挫折時，只會緬懷過去，而忘記其實過去並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更何況，過去的並不一定真正適合我們現在的需求。

所以，結論很簡單：我的生活永遠不可能回到我進入股市以前的狀態了，但是我可以將我的心靈清洗到比進入股市以前還要更乾淨的程度！

在股市中的多年征戰，無疑地染上了很多塵埃。但是，豐富的戰鬥經驗，也讓我領悟了許多洗滌心靈污垢的方法。

我必須認清一點：在世俗的男女戀情領域中，我已經完了，不懂嗎？我對我自己再講一遍：「我老早就徹底完蛋了！」——我上奇摩只是夕陽落山、龍歸大海，是蒼老狗熊的最後一擊（仍舊是吃敗仗）、

是百敗將軍無數敗仗中的一個小敗仗.....我還在期待什麼嗎？（真正的友情當然可以期待，而且我在奇摩收穫豐富）我期待的是「色情」吧！接著這些隱藏的、微微的、少少的、積少成多的邪念，通通在我的另一種生活：股市之中爆發出來！唉，我還怪奇摩呢，根本就是我塵心未了，沒斷乾淨，殘渣肆虐；這原本是一件稀鬆平常，而且一定會發生的事。（誰的六根能真正洗乾淨呢？）

但是因為我的疏於防範、推卸逃避與小題大作，而把股市操作失敗責任推給我的「感情不順」。事實上，是「肉慾不順，色情找不到發洩」吧，關奇摩什麼事！關股市什麼事！關真正的感情什麼事呢！

我根本的錯誤，就是我把「股市生活」跟我的「感情生活」分開來看，其實根本就難捨難分！非同非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於是，我必須立刻振作起來。五月，我很努力地恢復以往的勤奮用功精神，用小學生讀書的精神，去研究這段時間的股價趨勢。我一定要比我的學生還用功才行（事實上，他們好像永遠也沒我那麼用功）。我喪失的，不是青春的外表魅力，而是積極的精進決心！

股市的生活就跟我們的人生一樣，都是「無常」的，只有真理是「有常」的；人生都是痛苦的，只有領悟真理的同時才能體會到一些解脫的快樂（但那也是比較級，要先有痛苦才能襯顯出快樂的價值）。股市是不可以帶感情的，但是我們需要保持豐富的敏銳感情來觀察散戶群眾的動態。

我的成長告白

我小時候總以為我是爸爸媽媽的乖小孩，我要跟父母過一輩子。所以我從來沒想過將來有一天我要踏入社會去找工作。我也很難想像自己長大以後要跟我爸爸一樣去「上班」，因為我覺得上班好難唷——那些大人做的事情，我一個小孩子怎麼會懂呢？

稍微長大以後，我還是什麼都不會，還好我國中時的記憶力還可以，用死背的方法應付考試，所以考上了一個還不錯的高中。但是到高二以後，我對教科書完全失去興趣，有人勸我考文組，但是我對教科書上的英文、國文、歷史、地理也都沒興趣，便白痴白痴地跟著大家去考理工組，結果考上私立大學，讓關心我的親友們失望了。

那時，大家都覺得很驚訝，可能我的樣子實在不像是「做工的」吧——於是我想轉中文系，但是，我大一的國文差點被當，因為我不會背書，我也看不懂大學國文課本上的那些文言文。就算我看得懂，那些古文變成選擇題之後，我就完全看不懂了。總之，我一事無成地畢了業，然後去金門當兵。

當時我想，當兵，應該也是像大學一樣，混個兩年就退伍吧——結果，完全不是那樣子——當兵的那兩年，我還真的過得「充實無比」呢。但當兵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渺小、無能、脆弱，與卑劣。

在經歷半年多「下放」、「勞改」、「批鬥」的生活之後，我的思想文化終於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轉變」，然後，我開始接手軍隊文書的工作（比一般人晚了約三個多月）。嚴格講起來，這是我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在這份工作中踏入了職場。事實上，我當兵時的這份軍營工作，層級不低，當中有很多複雜的內情（不適合在此詳

細交代)。總之它讓我了解到一個事實：「低階的小職員工作，完全不適用人性！」換言之，死板、枯燥、不合理的精神壓力或體力負荷，都不應該是一種「工作」，而是一種「謀殺」！但我們的社會卻把它變成一種「職業」，然後用低廉的薪水去餵養眾多的人口。

再進一步說：凡是沒有創造力，缺乏藝術趣味的工作，都將引發悲劇。

有些基層工作雖然單調，但只要符合「心甘情願，服務大眾」的宗旨，自然會有人甘之如飴。所以，當個掃馬路的清潔夫，有時候會比在一間大公司當個無足輕重的小職員會來得更有意義。

所謂的「辦公室文明」非常可怕，它就像牢籠，沒有花草樹木、沒有青山綠水、沒有清新自然的空氣.....它像個水泥盒子，囚禁著廣大的上班族，全體處於主管的監視之下，沒有特別的事情，不准外出、不准摸魚、不准隨便交談、不准這個、不准那個.....朝九晚五，我們需要這麼長的工作時間嗎？我們的體力能夠負擔這樣的工作時間嗎？

如果是健康堅強的人類，大概還可以忍受台灣這樣操勞的工作文明，但是隨著工商社會的成長，大家的心靈活動越來越貧乏，所以每個人的心情都變得越來越脆弱、抗壓力越來越低.....換言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明顯感受到精神病症的困擾。

然而，我們的社會卻不是一個同情弱者的社會，而是一個用「強者」替代（或說排擠、驅逐，甚至消滅！）弱者的職場文化。理論上，那些高階主管都假設他的職員應該老早就在學校裡或以前的工作

職位上，鍛鍊出耐操耐磨的能力；所以，如果你不是這樣「堅強」的人，他就用一個比你「強」的人把你驅逐。

我在軍中接下生平第一份工作之後，漸漸了解到：如果真的要長久愉快工作，那麼這份工作最好是你生命力傾注的對象。換言之，你之前所有的人生經驗，都是在為這份工作鋪路做準備。也許你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但是很多工作所需要的才華是共通的，譬如勤奮、毅力、敏感度、抗壓性，或是電腦、語文能力……這些都可以提早做準備。

但是，當兵歸當兵，它雖然給了我某些方面的職能訓練，但是我對於我的未來人生依然感到茫然，因為我們總有一天會退伍，那時候我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不過，我心裡隱隱約約知道，在軍中學的這些對我將來是有用的，但是我必須經由不斷地反省與思考，才能把軍中許多不合理的怪異現象轉化為有效的能量儲存起來。那是很抽象的一種能力，不知道將來哪一天用得到、也不知道會用在哪裡……總之，當下必須「認真活著」，才有意義，如果一切行動都過分執著於求取某個固定不移的目標，則會把整個人生格局給縮小了。

所以，在我二十六歲退伍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怎樣，我只是一直在讀我喜歡的書，默默思考很多事情；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對於人生的思考，經常都會是有答案的，所以我的人生困惑比較少，頂多會抱怨現實的殘酷。但它的殘酷都是因為我做錯了一些事情的關係，所以我算是在懺悔中成長吧。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會常常想起以前的蠢事，它們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告訴我：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要不然我就永遠當一個活該的白痴好了。

人生有很多痛苦是自己造成，那是因為思想走偏了；但也有很多痛苦當初不是自己造的孽，而是命運逼迫我們去承擔的，那樣的痛苦，雖然不是自己要負責，但是那樣的遭遇卻很容易把一個人的思想逼到岔路裡去，使他誤入歧途。

由於我在外島金門當兵，所以有兩件事對我而言非常痛苦：一是母親在我當兵時生病，二是女友兵變。

母親在我到金門當兵之後發病，初時還好，到快退伍時變得比較嚴重。那時我心裡常常在想：上天為什麼要這樣待我？如果我留在台灣的話，不但可以照顧我母親，而且說不定還可以挽救我的愛情。

我母親得的是肝硬化，當醫生宣布我母親活不了多久的時候，我整個人在剎那間受到重擊。

我才剛結束當兵的痛苦、兵變的痛苦，卻又要叫我承擔失去親人的痛苦。

那時我在台北捷運挖隧道，這是我在大學念的科系，好不容易開始進入狀況（我們公司是台北有名的「魔鬼訓練營」），卻又面臨事業與家庭的抉擇，因為工地生活無法顧家，而且我們那時常常加班或調職，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稀少。像我們經理，女兒長到五歲還不認識他，因為他根本很少在家。

我想：就放棄工作吧，回家照顧病人好了。但是我媽反對，因為她希望我在她死前能結婚，一個沒有正常工作的男人怎麼娶老婆？另

一方面，公司協理願意通融我，於是我就留在台北總公司做規劃設計，工地就少去了。

隨著我媽的病情加重，一九九四跟九五這兩年，我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大醫院度過。

那兩年的醫院生涯，漫長而痛苦，沒有娛樂、沒有旅遊、沒有KTV、沒有吃喝、沒有笑容，當然更沒有愛情。即使晚上回家都無法睡好覺，因為常常會接到通知病情惡化的電話。

一直到現在，我仍然對深夜響起的電話鈴聲感到恐懼——那是死神報喪的鐘聲。

我到後來越來越少去上班，公司都是派人來醫院跟我洽公，我再趁回家休息的時間畫設計圖。

總括講起來，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一段人生的超級黃金歲月，前半段我在學校的徬徨與軍隊的苦難中度過，後半段在醫院中見習「生老病死」。這當中我雖然有閱讀、有寫作，還有聽搖滾樂，但那些「文藝活動」都是陪襯，真正的生活軸心，是痛苦，或者說好聽一點，是一種磨練與考驗，讓我更快速地了解人生的痛苦本質，進而了解自己內在的空虛。

當我的同學朋友正在社會上打拼衝刺、嫻熟各種人際交往的同時，我卻在醫院裡，寂靜、一片無聲的世界，看著窗外的天空。

窗內呢？有垂老的病人、呻吟的重病患者。有的人靜靜等待生命結束，有的人努力與死神搏鬥。

這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這兒就是人生的終點站。對我而言，這裡是一個完全真實的世界，我們每個人到最後都要回到這裡，這就是人生的真相。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清晨，我母親逝世，享年五十九歲。

我母親走了之後，我反而很樂觀地領悟到許多事。

在經歷過那些年有關「生存」與「死亡」的問題之後，我面前的這個世界彷彿變得清淡許多；很多事，不再那麼濃得化不開；雖然還不是透明的狀態，但總算是安靜下來了。

我很多年少傷感的回憶，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沉澱，然後變成夢幻一般的回憶。

母親過世之後，我又在公司工作了半年，等捷運蓋到我家門口（捷運頂溪站，我每天都可以回家吃午飯、睡午覺，下班後步行五分鐘就到家，在那持續工作了一年多，我才辭職。

辭職的理由百分之一百是為了文學（跟股票完全無關）。我有很強烈的創作欲望，希望能夠成為職業小說家，不過，奇怪的是，我對於自己是否能成為「職業」作家這件事，卻完全沒有把握。說得更坦白一點：在我的內心深處，根本不認為自己能夠順利成為一個有名的作家。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對自己的文學能力懷著高度熱忱與自信；另一方面，我卻暗暗認為自己的文學之路將會完全失敗，我嘔心瀝血的作品，「一定」會被現實的洪流所淹沒。

就這樣，我辭職了，離開我待了四年半的工地（當兵時的工兵生活不算在內），我自我期許成為一個職業小說家。

我有些朋友都對我的志向與能力產生懷疑（我不好意思說他們看不起我），我也終究沒有成為一個靠「文學」吃飯的作家。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九三年寫完，第二本作品集，於一九九四年寫完，一直到一九九六年我母親過世之後，我參加文建會的徵文活動，拿到了獎金二十萬，才經由文建會的名義出版了我生平第一本作品集。

但是書出版了又怎樣？銷路很差，不過也沒什麼好驚訝的，因為沒有廣告。一九九六年，我在第三本小說出版之後，陷入寂靜的低潮，一方面休息，另一方面，我實在不知道自己以後會以什麼樣的型態生存下去。

我不可能會放棄寫作，但是我寫出來的東西又沒什麼人看，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想不出答案。事實上，我不太關心答案是什麼，因為我知道我不可能會退卻，然而讀者群眾也不會向我靠近。好吧，就讓我們彼此僵持著吧。

對文學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活體驗，而不是文學研究；有了體驗，才能夠寫出好東西。也就是說，我悶在家裡專職寫作的生活，其實很容易走火入魔，因為我沒有接觸新的事物、新的朋友……我擔心激發我創作的生命泉源會漸漸枯竭。

那時候我還存有某種幻想，認為「萬一」有一天我打開了發表之路，也許會有讀者的力量幫助我開創新的文學生活吧.....。

就這樣，我在家繼續鬼混，拼命玩電腦遊戲，沒寫出什麼新的佳作，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台灣股票市場飆到一萬點，我的生命才開始有了改變。

踏上股市作家之路

我在寫我的第一本股市書籍時，還是抱著跟以前一樣的態度：

「我根本不在乎讀者想要看什麼，我只管寫我自己的。股市中賺錢的方法就是那樣，寫出來就對了，幹嘛還要顧慮到讀者的口味？而且，散戶在股市中都是賠錢的，他們喜歡的那一套，當然都不是賺錢的，而是賠錢的。」

我寫股市書籍的目的並不是要使讀者「看得爽」，而是要使讀者「學到有用的股市操作法」，就如同文學一樣。創作文學的目的，並不只是單純使讀者「看得爽」，而是要使讀者「學到有用的人生觀念」。如果只是為了爽，那就是膚淺的文學，但卻是高明的騙術。

二〇〇〇年二月，我的第一本股市書籍出版了，初版三千本，上市三天後全部銷售一空。

出版社的社長認為這本書賣得好可能是一種假象，因為我是第一次寫股票方面的書，他不太相信一個以前書賣得很差的文學家，能夠寫出一本成功的股市投資書籍，所以他遲遲不肯再版，大概拖了三個月之久，等到那年從萬點慘跌下來之後，才再版。

另外一方面，他也認為股市投資這種東西，人人都有一套，而我可能是仗著文學底子比較好，也比較敢講實話，所以寫得「還不錯」、「很實在」。換言之，別人可能只是沒有文學的素養，所以寫的股票書就沒我有吸引力。

事實上，這是一個關於「內容」的問題，而不是關於「形式」的問題。我後來曾經看過相當多台灣人寫的股票書籍，感想是十二個字：「慘不忍睹，毒害人心、禍患無窮」，但是我能這樣講嗎？這樣講的話，別人不罵死我才怪。

第一本書大概賣了一萬本，緊接著，社長叫我寫第二本，他指定以「放空」為題材。那時我還傻傻的，認為股市在走空頭，所以寫本教人家如何做空的書也不錯……。

當然囉，我第二本書賣得就不好了。業內的人都知道散戶最怕做空，「聞做空而色變」，因為他們怕買了股票被人家放空打下來。

不過，第一本書再版的時候，我公開了我的電子信箱帳號，後來便有一位讀者寫信勸我出來開課。我起初不願意，後來覺得非常值得一試，於是，就這樣展開了我的「教學生涯」。

對我而言，這是重大的轉變；以前，無論我再怎麼樣搞怪，都是我一個人的事，現在，突然我的生活中多出了一批學生，於是我再也不能孤立於人群之外。以前，我渴望自己擁有文學作品的讀者，現在，雖然是股市書籍的讀者，但卻無損於彼此之間的誠意。也就是說，從那一年開始，我又開始走回到人群、開始接觸一般人的想法——當然，這其中有成功，但也有重大的挫折。

做股票是一種藝術

我最早投資股票，是在一九八九年，拿我媽的錢進場，後來慘賠十萬元。一九九〇年，我又做了一個天大的錯誤決定，就是在台股一萬兩千點跌下來之後決定「長期投資」，結果害得我們家的股票套牢，一套就是九年。

一九九六年春天，也就是台海危機過了之後，我覺得股市會漲，準備買進台塑與亞泥的股票，這是我第一次單獨憑自己的力量成功預測到大波段的行情。

隔年秋天，台股漲到九千多點。我跟朋友們吃火鍋大肆慶祝，就在短短幾個月裡，我家多年前被套的股票增值了快一百萬元。但是，緊接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一下子就暴跌三千點。這時候，我進場了，我想搶個反彈，順便把家裡被套九年的股票趁反彈賣掉。事後驗證，這是一次正確的判斷。

沒想到，這一進場，本來是賣股票的，後來就漸漸身陷其中，從「長期投資（事實上之前是被套牢）」變成「短線投機」。

對我而言，從「文藝青年」到「窮苦作家」，然後突然變成「股市投機客」，換言之，從滿身書卷氣的書呆子變成滿身銅臭味的投機客，這其中的轉變，是多麼驚人啊！那時，我有一位朋友從國外留學回來，借住在我家，他看到我天天在看盤「玩股票」，覺得我真是墮落！好好的一個「文學作家」，怎麼會跟股市這種不務正業鬼混的地方發生關係呢？那時，我感覺到：我的朋友都用歧視、不諒解的眼光看著我。

當初我進股市做短線的目的是什麼呢？不可否認，因為生活空虛，所以我想找份事情做做，卻又不想上班，自然就進入股市。

從那時開始，我不再靠任何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老闆。也就是說，無論我做了什麼事情，從頭到尾都由我一個人完全負責。

有一段時間（在賠錢的時候），我覺得好恐怖，覺得自己真的墮落了，變成不務正業（事實上是無正業可務）的失業中年男子，流浪到號子裡鬼混，過著那種沒有知性、沒有感性、整天追逐發財夢的爛生活。

所幸，這樣的想法沒有維持多久，隨著我對金融市場的研究越來越專注（meditation），我對股市的觀念就改變了。

我發現，一般人對於股市的認知，簡直荒謬得可笑。

首先，股市根本不應該受到歧視。因為它是全台灣最多人參與過的工作；我們的股民有三百萬，試問：哪一種行業會有這麼多人？

再來，股市根本不應該設立，因為能夠從其中賺到錢的人只有百分之一！這還算是客氣的估計，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沒有碰到過一個真正能在股市中長久獲利的贏家。換言之，幾乎全部參與的人都賠錢！試問，這種吃人的市場為什麼要讓它成立？

最離譜的一個錯誤觀念，就是大家都以為要立志發財才能在股市中賺錢。

我必須誠懇地告訴各位：要想在股市中賺錢，就必須「忘記金錢的存在」。

「忘掉財富」、「忘掉發財」——這樣你在股市中才有生存的機會。

數年之後，我才了解股市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如果你「心中有佛」，那麼你看到的股市，就到處充滿佛法、生機盎然，很多股票的漲跌都可以看見般若智慧的發揚。

相反地，如果你是俗人一個，「心中沒有一絲靈光」，那麼你看到的股市，就是雜亂無章、胡搞一通、俗不可耐、臭不可聞、一無是處，完全暴露出赤裸裸的醜惡人心。

我每次想到股市是全國最多人參與的「職場」，就想哈哈大笑，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看不起股市、看不起在股市中打混的散戶，但是又有幾百萬人跳進去當散戶。

起先，我進入股市也是傻傻的，因為我想股市不是買就是賣，好像很簡單的樣子。後來等我逐漸在股市中開始有所斬獲的時候，我便發現：真的就是這麼簡單！買或賣，或是不動作。那麼，為什麼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股市中都失敗呢？

我也是後來才頓悟：人們在股市中失敗，是因為他們的身心都被污染了。在心理方面，犯了「貪婪」的過失；在理智方面，犯了「傲慢」的過失，所以他們無法看清楚股市的真相。

股市不外乎就是漲跟跌，只不過有時候它漲真的、有時候漲假的，為了看出來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有多少自恃聰明才智之士投身其中，殫精竭慮想要挖掘出這個大祕密。起初，我也是這樣想，覺得股市中一定存在一個大祕密，只要掌握到這祕密，就可以縱橫天下、呼風喚雨、發大財了。後來，我稍微想了一下，不禁苦笑，因為：天底下真的存在這種東西嗎？人類真的以為掌握住某種東西之後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拘束了嗎？稍微用心思考一下，就知道並不存在的東西，竟然有百萬千萬的群眾在瘋狂追求。

股市的致勝之道，跟人生的圓滿幸福的道理都一樣，答案不是在於「你得到了什麼？」而是在於「你達到了什麼樣的境界？」換言之，最後決勝關鍵處不在於「得到發財祕笈」，而是在於「人格的修養」。

因為各式各樣的成見污染，使人們喪失純潔的心靈。也就是說，只要我「誠心正意、不伎不求、心無旁騖、實事求是、清心寡欲、不生邪念、諸惡不作」，就可以明辨股市漲跌真假，進而在股市中賺錢。

以上這番平淡無奇、八股到了極點、甚至有點噁心的大道理，竟然就是股市獲勝的最終奧秘，這.....實在有點奇怪。但是，仔細想一想，股市本來就是極少數人能夠獲利的地方，能夠做到誠心正意的人也是極少數。這樣一想，就不那麼奇怪了。

再仔細深入一想，奇怪的事情就跑出來了。因為從我們踏出校門、進入「現實社會」開始，我們的四周便一直存在一種聲音：就是叫我們要「放下身段、認清現實」、要學著「圓滑」、「妥協」、

「忍耐」（看到不好的事情要忍，所以不該叫忍耐，應該叫「忍惡」，或叫「姑息養奸」）。甚至「必要的時候，做一下壞人也無妨」、「逢場做戲在所難免」……這些「謀生之道」都在告訴我們：「現實跟理想存在著差距，為了討一口飯吃，我們有時候心腸要歹毒一點。」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在工商業的競爭之上。

大家想想，我們的社會有多少職業為了商業競爭、為了求生存搶位子、升官發財……為了一大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理由，多少人被強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違背良知而做出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於是，社會發展出一套「非常奇怪」的看人標準：彷彿一個年輕人不懂得逢場作戲、見風駛舵、揣摩上意的話，這個人就好像變得「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久而久之，大家見怪不怪，以為這一切都很正常；殊不知，太多太多的職場文化都是反常，是變態！做久了，人心會污染得越來越嚴重、人的怨恨也在潛意識之中積壓得越來越多！這樣的人生，是痛苦的。

也就是說，大家習以為常的這個世界，其實是污穢不堪的，有太多太多「身不由己」的壓力使得人心倒退。大家所認識的這個「現實」，有超過一半以上，是從人性自私愚蠢的黑暗面發展出來的，與我們的善良本性背道而馳。

但是，那些自詡為工商社會競爭的勝利者也不必洋洋得意，雖然大部分的職業都需要某種程度的卑躬屈膝。但是，國內最多人接觸過

的職場——「股市」，卻需要「乾淨的心靈」才能夠生存下去。

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因為大家都以為做股票是商業，既然是商業嘛，就還是搞投機取巧的那一套應該也可以賺錢吧。殊不知：做股票其實是一種「藝術」，只有對開證券公司或投資顧問公司的人而言，做股票才是一種商業。

我在股市中，看到很多大老闆賠得稀哩嘩啦的，原因不外乎就是：雖然他們靠著商業競爭賺到很多錢，但是他們的身心老早就被污染得又臭又硬了，所以就在股市中乖乖地把錢給賠回去。

於是，慢慢我發現到：我這個「沒什麼用的人」，竟然還蠻適合股市的。

因為，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會，就只會講老實話而已。以前年輕時，看到很多虛偽的人士，我都有一股衝動想要揭穿他，但是這些人很多是有名的人、有權力的人，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成功人士」。我一個小毛頭講的話，有誰會相信呢？久而久之，我便被週遭的人看成是「喜歡亂批評」、「喜歡亂講話」、「不自量力」、「狂妄自大」的怪人。

事實上，我的「批評」與「牢騷」也是我創作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封住我的嘴，無疑地，那是一種極大的痛苦。

第二章 那些歷史教我的事

只能活在過去的人，容易感情失控。只能活在現在的人，容易失智。只能活在未來的人，容易妄想。

鴻源案的教訓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出現了很多吸金公司，「鴻源」是其中最大咖。

維基百科的資料如下：

鴻源案是台灣經濟史上最大型的集團型經濟犯罪。沈長聲、劉鐵球、於勇明等人以投資公司名義成立鴻源機構，實為老鼠會，藉由提供誘人的高利率，非法吸集民間游資近新台幣一千億元，結果在一九九〇年突然倒閉，留下十六萬債權人與九百餘億元負債的殘局，一時間造成台灣金融體系動盪不安。

雖然鴻源事件案情重大，許多人甚至賠上畢生積蓄，然而首腦沈長聲卻僅判刑七年併課罰金三百萬元，而且四年後就假釋出獄。由於沈長聲在事發前便已脫產，再加上宣告破產的他在出獄後竟還能過著奢華的生活，所以坊間認為沈長聲很可能隱匿了龐大資產，以脫產的手段擺脫法律責任。

鴻源案發生後，當年的受害人逐漸老去、死去，傳承的記憶也逐漸被淡忘。

現在這種老鼠會跟龐氏騙局還是很多很多，投資人並不是不會得到教訓，而是一生中「起碼要被教訓過一次」。

洪福事件的利空啟示

一九九四年十月四日至十月十一日，台股從七二二八點起跌，五天內最多暴跌到五九一六點，特別是國慶日前的週五，也就是十月八日那天，無量暴跌四百零五點。

那幾天發生了一件「大利空」，就是現在幾乎沒有年輕人知道的「洪福案」。那時，翁大銘把華國飯店這檔股票用左手進右手出的方式拉到三百多元，後來撐不住就違約交割。此一鉅額違約交割，牽連到不少主力跟券商，所以短短五天殺了一千多點。

後來大家應該不會把「鉅額違約交割」當成是「大利空」了吧，頂多是「小小利空」而已，因為後來大家的金融熱錢管道變得比較「多元」了。

很多年之後，我才領悟到：

「利空會變化為各種不同的方式。尤其是當我們已經習慣某種利空消息時，這個惡魔就會開始蛻變為另一種我們不熟悉，甚至從來沒有看過的型態，使我們完全認不出是他。」

於是，大利空變得有很多種，有戰爭、瘟疫、恐怖攻擊事件、地震、海嘯、歐債風暴等等。

我們不知道他還會玩什麼新花樣，但是我們必須在花樣玩出來以後，知道這個是「花樣」。

一九九六大利空

一九九六年，台北股市一路上揚，從年初的四千多點漲到年底的七千多點。但當時不論是國家還是社會，都是一片悲觀，感覺不出什麼光明前途。

那一年的基本面數據也很爛，財訊雜誌每個月更經常發布看空（或是保守）的言論。

結果股市一路慢慢漲，不過量不大。

這再度證明了我之前寫的那句話：

「經濟景氣跟股市漲跌沒有明顯而直接的關係。」

這句話其實是以極為沉重的殺傷力，直接且明顯地打擊了某些只會看經濟數據的分析師。

（我並沒有把以上那句話當成結論——我沒有那麼容易滿足。之後很多年，我反而一直試圖找出經濟景氣跟股市漲跌之間「隱晦」而「間接」的關係。）

這年冬天，發生了劉邦友命案，震驚全國。然後過了很多年，大家又把它淡忘掉。

劉邦友血案曝露了台灣社會的一些問題，因此當時的媒體都議論紛紛。

這應該是個「利空」的消息吧。

但是台北股市繼續往上漲。

很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劉邦友血案告訴我們，台灣社會其實有「不安全」的因素在其中，只是這個因素在當年是以「暴力」的姿態展現。往後很多年，這個「不安全」的因素將變為隱性，被掩蓋、被謊言所湮滅、被商業所包裝。

但是台灣民眾的表面認知與其相反，他們在潛意識中冥冥祈禱著這個社會是「進步的」（進化並不等於進步），所以，「不安全」的因素將會在未來得到改善。

嗯，某些「舊的」不安全因素，確實會在未來得到改善。修改法律就好了。

但是，「新的」不安全因素將會興起。

不要忘記：利空會幻化為各種面貌。

對於新的因素，我們不能鬆懈；對於舊的因素，我們不能過於悲觀。

學習在不理想的狀況下操盤

一九九七年八月，亞洲發生金融風暴，一九九八年台灣跟著發生本土金融風暴。

台灣本土的金融風暴勾引出一個有點棘手的問題，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影響我的操作。那就是：到底要不要因為「基本面不好」而放空或看衰？

思考這個問題，我是從比較遙遠的地方切入。

台灣的經濟起飛是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起飛原因除了經濟政策的進步之外，還有國民教育耕耘已久的人才爆發力。可是金融政策趕不上這股趨勢；嚴格講起來，是市場的反應速度跟不上，金流出了問題。於是在一九九〇年大崩盤以後，很多企業重傷，傷到鋌而走險，便想出A錢怪招，就是直接跟銀行拿錢。因此一九九二年政府「開放」新銀行申請，這一開放，不得了，很多企業老闆直接從銀行金庫裡面搬錢，反正那些呆呆的存款戶不會一下子全部跑來擠兌。於是乎熱錢湧出，進入房地產，也進入股市，當然也有注入企業的。但問題是：企業的「利潤」大多被老闆提走了，或是花在錯誤的產業政策上面，於是乎當股市「超跌」時，這些企業就撐不住了。

我之所以講這些，是因為以上這些問題的改善狀況（請記得：本土風暴爆發以後，已經過了十五年以上），其實是很悶的。這也就是台灣近幾年來很多人看淡股市的原因。因為看不到台灣的未來。我的意思是：台灣的產業結構，這十五年來變化很少。

這股看淡台灣股市的風氣，重創了許多專職操盤的投資人，以及相關行業從業人員。

但是股市並沒有大跌，反而從二〇一一年的低點六六〇九，漲到二〇一三年底的八千四百點。

這真是空前的怪異現象！明明就是「空頭市場」（交易冷清），但股價卻緩慢上漲。

二〇一〇年，王伯達出了一本書，叫做《民國一〇〇年大泡沫》，書中預言二〇一一年的台灣股市會大跌，結果真的是從九二二〇跌到六六〇九，然後再緩慢上漲。

我認為，專業操盤手根本就沒有資格因為基本面不好而去放空或看衰。因為在我的眼中，台灣一直都很衰。我認為台灣的根本問題出在國民教育的失敗，但這問題完全沒有改善。

我的意思是：我要學習在「不理想（不完美）」的狀況下操盤。

如果能夠曉得這個道理，那麼，最近兩年美股的屢創歷史新高，也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相對地，看空的人會因為基本面的那些陳年老問題遲遲不改善，而放棄很多進場的機會。

其實這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在你還沒進來股市之前，利空就一直存在了，只是你當時年紀小，沒看到，或是看不懂；現在你看懂了，反而會變得比較挑剔。

巴菲特講過：「永遠不要對股市放棄希望。」——雖然他主要講的是美國，但是經過這些年的思考，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有比一般人想

像更深的空間。

所以，大概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我的操作策略就修正如下：

「以做多為主；偶爾做空。但是永遠不要看空。」

至於台灣的基本面，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那部電影了：《看見台灣》。嗯，千瘡百孔，基本面確實不太好，但是（請容許我在這裡很嚴肅地「但是」一下），台灣這個「公司」，已經「大到不能倒了」。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臨界點逼近了，別忘記台灣還是有很多教育素質不低的知識分子，這是台灣最寶貴的財產，不可能沒有人要，這群人也不可能不發揮作用。就像《看見台灣》的那個導演。

千禧年震盪波

二〇〇〇年的大震盪波，大概是從四月二十五日開始，到六月二十六日結束。在這一段震盪中，我學到了一個很珍貴的教訓：

「新手套頭部，老手套反彈，職業操盤手則死在震盪。」

我在震盪的那兩個月中，幾乎賠掉了從年初萬點行情主升段賺到的所有利潤。所以，我在二〇〇〇年的年度績效，是靠後來六月的大放空賺來的。年初攻萬點的利潤，則在五月跟六月的大震盪當中賠掉。

一般人都認為頭部很可怕，其實頭部的特徵，尤其是大頭部的特徵，通常都會有一定的辨識度。對於職業操盤手而言，難度是有，但是不會難到難以忍受；真正可怕的是震盪，它會放出很多假訊號，尤其是對於多空都做的短線操作者，殺傷力更是升等。

很多過於精細的機械式操盤法，越細膩、越講究機會跟績效的，都可能會在複雜的震盪盤中吃大虧。這個真相，常常被掩蓋。

經過當年的那一場「大戰」，從此以後，我對於「績效」這個名詞就淡定了許多，進而了解高手相爭的關鍵是在拼「部位」。

部位越大，小績效也可以賺到很可觀的利潤。

相反地，部位很少，績效再高也只是賺個可憐錢。

當盤勢在震盪時，真正的大贏家不是忙著布局，就是休息等待；而一些做短線的窮人則忙著在震盪時，嘗試「抓住」每一個機會。

那你以後還要相信那些炫耀自己績效超過百分之一百，甚至高達百分之四百、五百、八百的那些所謂的操盤手嗎？

SARS的知識分析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台北和平醫院爆發封院事件，長達半年的SARS就此展開。

四月二十四日之前，技術分析的型態學告訴我們：盤勢老早就走空了。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是空單，創下「無一例外」的空前記錄，甚至還為了「應該放空在四月二十四日還是二十二日？」而有了一些小爭論。

過了這麼多年，現在回憶起來，技術分析當年確實在SARS當中幫了我們大忙，而且它很精確。基本分析呢？——大利空的時候買股票，也沒錯。

但問題是，基本分析的短線（甚至中線）都沒辦法做到像技術分析那麼精確（我是講台灣股市）。

這個問題我覺得還無所謂，因為技術分析在長線以及個身上的效能也是減低的，所以我可以用基本分析搭配技術分析，這樣一來，長中短線都各自有了適當的研究方向。

但是，當年的SARS暴露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大問題，就是：那時的基本分析到底包不包括對於「SARS病情蔓延程度」的了解？

附帶說明，我是講研究市場的基本分析，不全然是研究個股的經濟分析。如果你是像巴菲特那樣根本不理會股市而只管個股，那麼，SARS的時候你應該是全力買進你早已經盯上看好的個股。

但是，如果把基本分析這個工具用來思考市場趨勢呢？

如果不講究精確，我們可以等瘟疫的病情告一段落，經濟數據回升以後，再來發布看好股市的預測。但是這樣可能會有一個月以上，甚至半年的誤差。

如果講究精確，那麼，「股市分析師」是不是要分析「SARS」這種瘟疫帶給人民的衝擊？——如果是的話，「股市分析師」需不需要懂醫學？

我們要求股市分析師懂電子、懂半導體、懂水泥、懂紡織、懂金融、懂腳踏車、懂電腦……甚至懂政治，那麼，需不需要「懂SARS」？

二〇〇三年六月，台北某大教學醫院內部依據當時感染人數的資料，「預測」感染人數將達到「數萬」，於是發生了醫師們大放空的現象。當然，後來都是認賠回補作收。

然後，SARS像是一夜之間消失了。

當時，我對於SARS的「了解」，出於一本書，叫做《瘟疫與人》。我很感謝那本書教導我的知識，讓我在SARS中不致於一無所知。

但問題是：《瘟疫與人》不是股市書籍。

我受到了衝擊。

原來，股市的「理解範圍」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從那一年開始，當我聽到「基本分析」的時候，我再也不會畫地自限把基本面的知識，當成是一個只有財務報告跟金融消息的世界。基本分析的世界中，有「政治分析」、「國際關係分析」、「綠色能源產業分析」、「環保分析」……當然還有SARS的「醫學分析」。

那一年的眼界展開，對我而言，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再也不必被狹隘的知識範圍所困住。

股市原本就海闊天空，擁有豐富的生命與真理。

山雨欲來樓無風

二〇〇七年春節，我跟我小學同學聊天時，他突然說道：「現在經濟市場欣欣向榮，一片完美，表現出來的激情都好像似曾相識，跟一九二九大崩盤之前的氣氛一模一樣。」

我聽他這麼一說，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感覺，我那時對市場的感覺是「很奇怪的安靜」。

我同學講完這話的一兩個月過後，美國的次貸市場就出了問題。

其實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在二〇〇六年就發生了一些癥兆，但是要等到二〇〇七年春天以後，台灣這邊的報紙才有比較明顯的報導。

記住：次貸風暴不是發生在非洲的原始部落，而是發生在資訊傳播最發達的美國。

我的意思是：我們這個號稱網路發達的現代科技世界，難道竟然對次貸風暴這種東西，事前毫無所悉嗎？

現在回想起來，好像確實如此。人類對於資訊跟知識的傳布，是按照自己舊有的思維系統去過濾跟選擇的，很多「真正有用的資訊」，都因為「讀者不愛看」而被過濾掉了。

股民如果只生活在某種「固定的知識系統」中，當然對於這個系統沒有能力偵測到的事情感到「意外」與傷害了。

其實有些人確實是預測到了次貸風暴會發生，像是《黑天鵝效應》的作者塔雷伯，但是他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也好像沒料到發生之後的影響範圍會這麼大。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開盤，我跟一位市場業內的證券經紀人談到行情（好吧，我承認我是直接跟他點明了：這裡就會大跌），但非常意外地，他告訴我一個觀點：「其實我們對於任何嚴肅的知識性資訊都沒有興趣，我們只對於成交量有興趣。」

聽到這話，我恍然有所悟。

很多人並不是活在思想中，而是活在觸覺當中——有點像單細胞生物。

而這些人應該並不知道，他們對於「觸覺」的認知跟單細胞生物不太一樣，因為單細胞生物應該對於自己的觸覺沒有太深的「認知」，而人類卻有。換言之，人類的觸覺當中，混雜著許多破碎、沒有成形、又斷斷續續的念頭，我們把它統稱為妄想。而這些細碎的妄想又因為存活力超強，所以彼此沾黏依附，形成了一種執著。

故事還沒說完。如果你以為事情就這麼簡單，那你就錯了。

我不知道的是，我那位說自己只對「成交量」有興趣的朋友，早在七月二十六日之前就建立了大批的選擇權賣空部位：賣出賣權。

結果可想而知：賣權瘋狂暴漲。

問題是，他明明就有倉位，為何又說他對漲跌的資訊無感，而只關心成交量呢？

我想，答案可能是：他認為他的倉位是安全的，所以，只要是任何會擾亂他的「安全保證」資訊，他都把它過濾掉，然後說自己對這

些消息沒有興趣。

難怪很多人對於自己的人生、對這個世界的知識都沒什麼興趣，因為他認為他目前的知識「足夠保證他的安全」——如果你再多給他一點知識，就會像盛滿水的杯子，溢出來。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抱著他現在擁有的「知識」沉然入睡，誤以為這些「沾黏的執著之物」抱得越緊，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和諧度就會越高、混亂的不安感（亂度）就會降到最低。——殊不知單獨隔絕的自我封閉系統，那種宛如死水般寧靜與瘴氣一般煙霧瀰漫的妄想，才是最大的亂源。

五兩洞大行情：馬上好、立馬好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當天，是馬總統的第一次就職紀念日，結果爆發了一根大長黑。

當天早晨十一點前，我們丟光了所有的部位，戰況還不算太慘烈，但我們的狀況可以用十六個字來形容：「一戰即潰，丟盔棄甲，灰頭土臉，抱頭鼠竄」。

真是難看啊。

因為我們前一天還在做買進的動作，得意洋洋（或是說興趣高昂）說是上看九千點，結果第二天卻是大跌二二六點。我們因為賣得比較早，還沒到中午就賣了，所以虧得比較少，大概才賠一百多點。

事後多年，有人說我們當年這一天「賣得真漂亮啊！」——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簡直是「一頭霧水」，因為明明就是逃得很狼狽啊。

說實在的，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在五二○之前的那一個月，市場裡的人都說會有一個五二○總統就職典禮的慶祝行情——我當時的環境，跟一般人比起來，有點算是資訊封閉的狀態，因為我想要專心操作，不想受到市場「謠言」的打擾。所以我不知道當時有那麼多人看好股市。

結果五二○之後，不只是台股大跌，全球股市一樣都大跌。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講：「二○○八年的五二○行情落空了。」但在我的認知裡，五二○行情老早就發動了。

當時的政治情形是：二○○五年冬天，民進黨的政治行情因為高雄捷運弊案而跌落谷底，我認為這個訊號就是告訴我們，下屆總統大選民進黨是選不上的。所以，政治方面的慶祝行情早從二○○五年冬天就發動了，二○○六年持續，到二○○七年七月達到鼎沸——同一時期，全球的經濟也是跟著這個趨勢走。為什麼呢？因為市場有連動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全球主要國家的國運或股市，都是屬於同一種文化圈。也就是「一體的」。

這個觀念很重要。如果沒有這個觀念，人們可能會誤認為某個國家可以「單獨憑一己之力，獨絕於世界潮流之外」。（哪個國家的人民這種觀念很重呢？大家自己去猜。）

那麼，預期馬總統就職「之後」會開放兩岸關係，於是「預期」台灣經濟會繁榮，因而股市大漲——這種預測難道對了嗎？五二〇之後台股不是大跌四千點嗎？

這個預測雖然對了（雖然只對了一半），但君不見二〇〇九年之後台股大漲四千點嗎？

於是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哪了——問題在於「時間點兜不攏」。

群眾以為「五二〇慶祝行情」會從二〇〇八年五月或四月就開始，其實它早在二〇〇五年就開始了，然後在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那天結束。這就好像你的生日宴會其實早在生日前三天就開始洋溢歡樂的氣息，然後在你生日當天晚上結束這場盛宴。

群眾可能又以為「馬總統拼經濟行情」會從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開始，其實它「遲到」了，在二〇〇九年五月才「姍姍來遲」。這當中，隔著一個慘無人道（卻有天道）的金融海嘯。

觀眾要求「即時」的效果，好像看電影一樣，如果雙方兵器交接當下沒有「鏘」的一聲，或是那一聲很晚才出來，我們就會覺得這部電影的音效爛透了。

問題是：每一件事物的因果傳遞法則都不太一樣。例如我家的香水瓶打破了，我應該是第一個聞到，但是我家巷口的鄰居可能很久以後才聞到，或是有聞到但是香味已經擴散得太厲害，而淡到沒味道了。

這種「延遲效應」是一切依賴「表面感覺」的操盤者大敵。

延遲的那段空白，到底在做什麼？是因為有外力阻撓呢？還是它改走另外一條路徑？當外力阻撓的時候，物體（獨立事件）是全力反抗還是靜止不動？改走別路的時候，另外一條路上湧現的資訊會不會改變事件的獨立性？是加強它的正面力量？還是削弱了它的威力？

這些問題，都值得我深思，而且我也確實思考了很多年，然後將它運用於股市實戰。

我希望我能繼續思考下去。

即使答案不會馬上出來。

三——震災的風險意識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發生因地震海嘯引起的核能電廠輻射外洩事故。

以前我用的法則是：相對高檔發生利空消息，則真的可能就是利空，要小心謹慎。所以，面對福島核電廠事故，我當時提倡的做法是：短線，甚至中線會有一些上漲，但這只是反彈而已，不可以當成是長期買點。

很多人都誤以為「當利空消息發生，群眾悲觀時，就要勇敢買進。」——其實這還少了一個極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檢查當時的指數位置是在相對高檔還是低檔。如果是高檔，就不可以。

有些地方，相對的高低檔比較難以判斷，但是二〇一一年三月，大盤指數在八千六百點附近，不難「感覺」出這是高檔。

後來我在指數方面確實是把它當反彈來操作，但是在股票方面則是試圖搶進強勢股，不管績優或是投機。因為如果是一個中級反彈，只要拖延（盤頭）的時間夠久，那麼，強勢股的操作空間可能還是很大，甚至還會出現小規模的輪動。

我那時操作的個股有羅昇、上銀。

其實那時我碰到一些人會問我：「日本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我是不是可以『逢低買進』？」

我說：「不可以。因為還不夠低。」

後來，整個中級反彈算是盤了個右肩，在八月三日跳空跌下去。算一算，從三一一到八〇三，這個「反彈做右肩」持續了五個月。

如果某支股票連續上漲五個月，我不知道股民能不能接受這只是一個「反彈」而已。

所以，用大系統的觀點來看，我可以接受它漲了五個月但還只是反彈而已；如果用小系統來看，則連續上漲五個月很容易引起操作者的「多頭」錯覺。

那麼，要用大系統比較好？還是用小系統比較好？

當然是兩個都用比較好啦。但是人類應該很難接受大系統，因為在大系統裡面要慢慢熬時間，要抗拒很多短線的熱烈誘惑，所以這方面的知識一直沒有發展起來，書上也沒有寫。

另外，還有一點要提的就是：那時候很多股民對於核電廠輻射外洩這件事反應有點冷淡，好像「如果不是金融利空的消息，就不會影響金融市場」——這觀念我覺得很奇怪。後來過了很久我才有點明白：股民對於看不見、摸不到的災害，反應都會比較冷。

另一方面，福島核能電廠事件，對於台灣的反核勢力來講，影響很大。

核能這個東西，從長遠來看，當然是不好。擁核的人當中，很多人是存著僥倖的心理，想著：我們「如果」沒有像日本那麼「倒楣」，糊里糊塗混個幾十年電廠不爆不洩，不就好了——這種心態就是沒有風險意識，很糟糕。

問題是：政府、社會，跟人民自己，到底有沒有做好風險管理的準備？萬一爆了，我們該往哪裡逃？該攜帶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這三方面，政府該負的責任最大，但也最讓人失望。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府，內政方面的能力讓人很失望。

例如核電廠這個問題，好吧，「假設」核電很安全，但是你的維護工作做得不好的話，這個安全就安全不起來。

這是人民對政府沒有信心的一項質疑。質疑多了、久了，政府就不應該漠視，但他就是漠視，以為自己什麼都懂。

最近的服貿也是如此。過程粗糙，那麼重要的事情，卻不想對人民講清楚，把人民看成是愚民，這種自以為是高級知識分子，所以高高在上的酸臭氣息，實在不好。

二〇〇〇年的技術分析

我在二〇〇〇年的二月二十二日看空，六月十日以後看大空，這主要憑藉的理由，是技術分析。

至於基本分析的理由，是後來大概七月我跟同學聊天時，一位在香港經商的同學告訴我的。她說：「最近這幾個月，台灣資金外逃得很厲害，有很多都移到中國去投資。」

我一聽這話，當然是覺得大事不妙。

自我做股票以來，大概是七成技術分析，三成基本分析。有時候會百分百技術分析而完全沒用到基本分析。有時候明明可以完全百分百只使用基本分析，但我還是會忍不住用技術分析去找比較好的買點。

技術分析比基本分析更講究數字與幾何圖形，延續了畢達哥拉斯以來一直到牛頓的科學傳統——這讓技術分析有了正式的傳承。

但是基本分析中的產業分析卻很難用數學公式表達。例如說：晶圓代工的未來趨勢如何？我覺得這很難用數字表達，如果換成我的話，我會用一套人文的觀點去闡述，而不會用數字去說明它的前景發展。（數字通常用來表達績效，而不是內涵。數字其實可以表達內涵，但是難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基本分析比較像是藝術，技術分析則比較像科學。

二〇〇〇年的技術分析其實很簡單：左邊的頭是一〇三九三，右邊的肩膀是六月八日的九二〇九。右肩做完了就下去了。

說來好笑，二〇〇八年的技術分析跟二〇〇〇年的技術分析一模一樣！左邊的頭是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九八〇七，右邊的肩膀是五月二十日的九三〇九。右肩做完了也下去了。

每當我看到別人攻擊技術分析的「歷史會依照過去一再重演」論點，我就皺眉頭……歷史不就是一再重演嗎？很多我過去犯的錯誤，我到今天仍然常常在重演。人家顏回是不貳過，我則是三過、五過、八過繼續犯。

我很羞愧。

例如每年過年，我都會發誓在新的一年，我對同學要以鼓勵代替嚴格要求，但是我每年都一犯再犯、每年都發誓要改，但都沒改好。

又快過年了，我又要發誓我不要再犯歷史上的那些錯誤了。

真希望那些錯誤不會歷史重演。

二〇〇二年的經典型態分析

連續上升波，啊，多麼令人期待——二〇〇二年上半年就是一個連續上升波，跟二〇一二到二〇一四年的上升波應該都是屬於同一家族。

如果用一個比較極端的角度來講：台灣股市之所以迷人，在於台灣的主力工於心計，會把股價的線路「處理」得非常符合心理學。美國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注重基本面，所以短線跟中線很難用技術

分析去操作。而二〇〇二年的台股就是一頓很豐富的大餐，它具備了很多經典的型態案例，尤其是上升波。

當我在二〇〇一年底遭遇到一次挫敗，而亟思建立自己的「完整」操盤系統之後，我發現到，一個訴諸於歷史循環性的系統要完整，就必須在很多細節及長中短線混為一片時，系統要能幫我能夠分辨誰是短線、誰是中線。而且，到最後緊要關頭的時候，如果我跟系統的意見不合，系統最好能夠說服我。系統說服我的這個力量，必須要叩醒我的潛意識或潛力，否則我會不服氣，甚至轉而攻擊自己的系統。

換言之，這裡有兩條思考的主軸，一個是我的思考，另一個是「系統」發出的思考；這兩條主軸可以平行或是獨立發展，但是最後一定要「結合（匯流合一）」，否則就要捨棄自己的思考，而接受系統的思考。（一般的操作者或是輸家則剛好顛倒過來，當兩者結論不同的時候，他們會放棄系統的思考，而接受自己的思考。）

二〇〇二上半年，在一連串的考驗下，我初步建立的系統得到了一個令我滿意的驗證。下半年也是，系統的理论還算能夠得到驗證。

分析起來，二〇〇二年的重要型態有以下幾種：

- 上升波：一月到四月。
- 拉回修正波：包括二〇〇一年底，總共有五次拉回。
- 小頭部（小頭組合成兩個大頭）：包括二〇〇一年底，總共有六小頭，兩大頭。

■下降波：五月到十月。

■短線超級複雜震盪（用來修理做期指短線的某些自大狂）：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有規律的末跌段（送錢給你的）：九月跟十月。

這一段操作記錄，後來集結成專書，就是《股市多空實戰心法》——這是一本很銳利的書，但只是當年操作某一個觀點的發揮，並沒有講到短線的奧秘。二〇〇二年的中

線很規矩，照著系統操作就可以獲利不少；但是對於一個正在成長的操作者而言，二〇〇二年是一個很經典的歷史舞台。在那裡，我可以碰到罕見的難盤（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也可以碰到閉著眼睛念阿彌陀佛就可度過的簡單盤（九月跟十月）。

對於某些新人而言，最急切想知道的是「哪個方法可以讓他賺最多錢」，但是對於我而言，我最感興趣的是「哪裡可以讓我學到最多的道理」。

二〇〇二年過了以後，連續上升波的難度就升高了，到了二〇〇九年，難度到達顛峰。所幸二〇〇九年的拉回，找買點的地方不是很難。

現在的初學者看到的盤勢都是發展比較成熟的型態，不適合初學者的學習。如果想學好東西，我的建議是從歷史中去找，就像二〇〇二年那樣的經典舞台。

股市的心理修行

二〇〇二年十月，大盤落底。但事後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忘記那一年為什麼會下跌？最後的十月趕底又是受到了什麼利空消息的衝擊？

我真的忘了。

我真正思考比較久的，是試圖回憶「忘了的原因」——答案是：我在那一年對於利空消息的反應比較遲鈍。

遲鈍的原因，除了連續多年的利空轟炸之外，最主要是我逐漸對於人類的悲劇（利空消息）產生一些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跟感受。

一般群眾面對利空消息會感到恐慌，或是迷惑、猶豫。手上有單的投資者雖然不太會對具有衝擊力的新聞消息產生遲鈍的感覺，但是他會對自己的行動跟決策產生遲鈍跟懷疑。這跟贏家是完全相反的，贏家可能會對新聞消息遲鈍（尤其是技術派的贏家），但是不太會對自己的行動決策遲鈍。

身在市場，幾乎大部分的媒體都會告訴投資人說：要關注股市新聞，以免錯失投資機會。或是叫你保持「跟金融市場同步脈動」——但這些話有一半以上都是鬼話連著天。因為投資不一定要聽消息。

聽消息、看新聞，有一個超級大缺點，就是會影響你的情緒，使你的心不安。甚至失去理智。

所以，我大概是從二〇〇二年開始，逐漸培養自己對於新聞消息的情緒免疫力。因為我還不能完全避免接觸金融市場的新聞資訊，所以我必須訓練自己對於這許多垃圾資訊產生免疫力。

你總是要在閱讀過以後，才能分辨誰是垃圾資訊、誰不是。但是在這個辯證過程當中，你會很累。

至於有的人好像不嫌累，那是因為他照單全收，或是漫不經心，沒動腦，當然不會累。

二〇〇二年的利空消息我忘了，即使回到當時，我對那個消息的反應也很平淡。在那個很平淡的世界裡，是一個純數字的世界（只有股價），沒有消息、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

這，就是技術派追求的純淨世界。

假如沒有網路傳遞消息，只剩下每天的市場收盤價提供給我，知道，其他的消息一律封鎖，那麼，我就要這一個收盤價，我只要這一個數字，就可以活下去繼續操作。

但是對於一般人而言，活在豐富的資訊大海中才是他們最大的樂趣。

在這裡，股市的心理修行再度變得重要：「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有了約束視聽言動的基本功之後，情緒才會比較平靜下來。

大震盪的投資啟示

二〇〇四年九月以後，原以為盤勢在SARS的考驗過後，就此邁向大多頭市場。沒想到，等在我們前面的，是一連串逆境的考驗。

直到二〇一四年二月底，我再也沒有看過盤勢像二〇〇四年九月一路震盪到二〇〇五年六月這種「震盪盤」了。指數在五千六百與六千二百點之間震盪了九個月。

論幅度，它是狹幅震盪；論時間，長達九個月的沉悶，規模算是夠大，夠整人的。

在這九個月中，操作指數期貨的人吃足了苦頭。這也是機械化操作法所經歷過最嚴酷的考驗。後來，每當我們要去測試操作系統新的參數，都必須要過當年這一關。換句話說：更換參數的新系統要能夠在二〇〇四下半年跟二〇〇五年上半年操作得「賠很少錢」才行。因為當時盤勢艱難，還不敢要求系統要在那一段賺錢。

這九個月的操作績效是負的。對一個職業操盤手而言，半年以上沒有收入吃老本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我一直在回首這一段慘澹的時光。

為什麼呢？因為這九個月的震盪，跟以前我所有失敗的操作一樣，都是我人格中某處弱點的反映。或者說：是我潛意識中一堆弱點集合起來的警告訊號。

股市對許多人而言，他們的目標定位在「賺錢」，但我的目標除了賺錢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失敗的交易來觀察自己的缺點。不論是性格上的缺點，或是知識上的錯誤，都算。

股市征戰，或者說是股市投資，投資者性格上的缺點一定會反應在他的交易上面。換言之，市場就像鏡子，能夠反映出人最真實的一

面，也是自己看不到、也不想別人看到、最想去說謊遮蓋的那一面——但是在股市中，這些陰暗面我必須認真面對，否則會賠錢。

我就是不想賠錢！非常不想！

雖然我知道人的缺點是改不完的（改完了就成佛了），在缺點消滅未盡之時，難免會賠錢，但是我的方向很明確：我就是不想賠錢。

巴菲特說：投資的第一條必背法則是「不要賠錢」；第二條法則就是「絕對不要忘記第一條法則」——這就是「不想賠錢」的真正精神。意思是說：為了不賠錢，我們必須去做很多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能逃避我們的責任。

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無法正視自己的缺點，他們也不想賠錢，但是他們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沒做的一些事情，恰恰就是造成他們賠錢的最主要原因。

從二〇〇四年九月到二〇〇五年六月，我課堂上的聽講學生一路降低，最後只剩下一位胡小姐。

我還記得二〇〇五年六月初的某一天，胡小姐對我說：「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所以大概股市也見底了。」——沒錯，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的高低點五五六五，就是長達兩年半多頭市場起漲前的一個低谷。

在二〇〇四年之前，台股的傳統股出現很多雞蛋水餃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多頭訊號，但卻被很多人所忽略，因為他們眼中只有電子股，好像電子股才夠資格擔當高價股，傳統產業就不行。

投資人的這種心理，正好就是傳產股大漲前的訊號。

其實在《專業投機原理》這本書裡面有提過：當指數在低檔狹幅震盪（換言之，就是做指數商品的人遭受挫折的時候），投資人要注意個股是否醞釀多頭行情。

他的意思是：個股趁大盤在整理前進隊伍的時候，暗自起漲。

這就是當年的「原物料股」大多頭行情起漲點的故事。

希望我能永遠記得這段故事，而不受情緒的蒙蔽而遺忘。

三段式下跌法

三段式下跌法就是初跌段、主跌段、末跌段，這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相信很少人知道二〇〇〇年從一〇三九三跌到四五五五是初跌段、二〇〇一年從六一九八跌到三四一一主跌段、二〇〇二年從六四八四跌到三八四五是末跌段——所以，二〇〇三年從五一四一跌到四〇四四是第四個跌段。於是乎，我害怕了，因為如果第四個跌段「存在」，則表示市場可能不是走三段式下跌法，而是走五段式（也就是把我的五波必殺法倒過來看）。如果真的是五段，那麼，低點在哪是很難想像的（但也許可以計算）。

所幸，第四段殺盤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四〇四四就停止了。

注意：如果第四段的殺盤無法殺破第三段的殺盤低點三四一一，則三段式的下跌結構就不能算是被破壞；換言之，第三段的低點三四一一就是最低點。這是一個屬於多頭的好消息。

但是空頭還不死心，五月十六日開始，展開了「另一波」的殺盤。殺到第四天五月二十一日，收小黑，我那時是空單，於是看到小黑就「安心了」，以為這裡只是一個下跌波的中途休息站，把「當天的低點四二一二沒有殺破前一天五月二十日的低點四一九四」的這個多方訊號暫時丟在一旁（還好我不是當做沒看見）。結果五月二十二日開低走高，終場收中紅，我們空方很失望但還沒有絕望，於是空單續抱，把奇蹟寄託未來。然而五月二十三日開高走高，突破了我的停損關卡，於是認賠回補，大概虧八十點，然後反手做多。

這一做多，可不得了。大盤一直衝過五千點才休息。

以上敘述，全部都是技術分析，完全不帶感情。所以當年SARS的那一連串戰役，我們可以說是勝利方，因為那時的操作不太帶感情。

但是，SARS是瘟疫，當瘟疫襲擊城市的時候，很少人在死亡陰影的威脅下依舊不帶感情。

我們有感情，但是被訓練成「在不該使用感情的時候就不使用」——這就是技術分析的一種境界。雖然還不是最高境界（當然不是）。

經過多年以後，現在回憶起來，當年技術分析的三段式下跌法規模宏大、氣象萬千，非宏觀不能看出、不細心則必然錯過。

這樣的型態學，讓人在景仰之餘，使我不由得生起一絲溫暖的畏意。

交易中的祕密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十日，台股漲停板。

之前，在四月十七日，發生一根大長黑，然後是橫向整理，接著，四月二十七跟二十八日，台股連續兩天「劇烈」拉回，於是我放空了三分之一的部位。

結果，過了一天，四月三十日，台股漲停板；第二天，五月四日，又是一個漲停板。這是台股歷史上極為罕見的連續漲停板現象。

我的空單遭受了不算小的損失，但還好之前的上漲波段有賺一些，所以並未蝕本，只是侵蝕獲利部分，少賺一些。

這次的放空失利，當時檢討起來，有三個重點：

一、四月三十日之前的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根K線剛好構成多方的「南方三星」的條件——其實我在二十九號已經看出來，但是「心存僥倖」，想說「只有三分之一的部位，又不是全部放空」，沒想到緊接而來的卻是罕見的漲停板軋空。

二、在中期趨勢依然看多的情況之下，短線到底可以不可以放空？

三、這算是「黑天鵝事件」嗎？

第一點，一直到現在都常常縈繞在我心頭。「一念之差，心存僥倖」的故事當然不是第一次了；而經過這次事件，我更加了解到，操作生涯其實就是「永無休止」的「去弊防惡」大工程。可能很多人會

認為這個工程很累，但我認為如果不做這個工程，絕對會活得更累、更辛苦、更痛苦。

第二點，到現在依然沒有固定的答案。但對於新手，答案則是固定的，就是：在中期趨勢尚未確定改變的狀況下，不要去做短線的逆勢舉動。因為那樣很可能是跟大趨勢為敵，非但不能受到大趨勢的保護，反而會被大趨勢所威脅。

只是對於老手，這個答案就很不固定。因為有很多頭部在還沒有跌破中期趨勢的關卡之前，就已經在「短線」上出現非常明顯的破綻。（不過，這次在出現破綻之後，便緊接著出現「南方三星」回補訊號，所以錯還是在我。）

第三點，這算是「黑天鵝事件」嗎？我的答案是：其實我們都知道這種「連續漲停板」的軋空遲早會出現，但是「不知怎麼地」，我們就是疏忽了。也許是因為我們無法「天天」都處於「過度」緊張的心理狀態，就好像我們無法每天都活在出門可能會被汽車撞死的世界，所以我們走路時時刻刻都要提高警覺、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其實，轉念一想，難道只有這「三個」教訓嗎？

我想了很久，慢慢認識到一件事情：

在股市中，每一筆交易都有它龐大的背景。但我們常常因為放大了自我，相形之下就矮化了背景。

後來，隨著我閱讀科目的增加，我更體會到：每一筆重要的交易，就如同物理學中的「波粒二重性」一樣，它可能蘊藏著宇宙中最

重要的一個祕密，就等待我慢慢去發掘了。

大多頭行情的啟示

二〇〇九年是個大多頭，如果要練習股票的族群輪動，這年「似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說「似乎」的意思是：它也很可能是一個很差勁的示範案例。

這牽扯到一個大問題：「大多頭」市場對於喜歡做多的人而言，是不是很好的示範案例？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話，我建議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個年輕人想要學習他的未來人生應該如何規劃，那麼，我們是要告訴他許多完美的成功典範？還是要告訴他那些沒成功的人是怎樣把自己搞砸的？

比較好的方案是，兩種都要教。

但問題是，對於失敗的那些案例，一般人並不愛學。

而且，那些失敗的案例，難度很高，不容易了解。

還有，我是要把二〇〇九年的大多頭案例當成「歷史事件」來教？還是要當成「即時實況演練」來教？

最好是兩個都要教。

但問題在於，對於「歷史事件」，一般人並不愛學。一般人比較喜歡「當下」。

這可就麻煩了。

換言之，不論我怎麼教，都會遭遇到強大的阻力。更嚴重的是：一般人只能接受一種狀況，而不能接受兩種不同的狀況。

至此，從教學上我得到了一個領悟：

「贏家不但活在當下，也活在過去跟未來。」

換言之，我理想中的真正贏家，可以緬懷過去，也可以於當下放手去做，更可以展望將來。

只能活在過去的人，容易感情失控。

只能活在現在的人，容易失智。

只能活在未來的人，容易妄想。

比較好的做法是：檢討過去，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放眼未來之後會得到一種新的歷史觀，所以到那時還要回頭重新檢討過去的歷史。

我現在寫的這篇文章，既是一種回憶，也是一種展望。

一般的操作者犯的最大過失是：在感情上不能擺脫過去，但在思考中排斥過去。於是變成一種「沒有歷史的人」。

我很感慨。

二〇〇九年的股票輪動很精采，先是阿宅遊戲股，再來是汽車股、營建股，最後全面啟動。

啟動之後，輪動的範圍逐漸縮小，到後期變成投機股的輪動。換言之，主力炒完一支，再接著炒下一支（或是這支炒到一半，就開始拉另外一支）。很多中實戶最喜歡打聽下一支是哪支，以便在橫盤狹幅整理時跟著大主力一起吃貨（布局）。

但是，如果不是大多頭，這個流程可就沒那麼順利了，它會遇到很多挫折。問題是，如果把一條直線弄彎成鋸齒狀，你就很難「看出」它原來是一條直線。換言之，你很難看出鋸齒線的媽媽是直線；很難看出醜女的媽媽是美女；也很難看出小貓咪的祖先可能是大老虎——兩者在結構上非常相似，只是規模大小不同。

所以，股票的操作比指數要難，除了「指數不會輪動」之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不是大多頭的時候，它的個股走勢殊難預料。所以，很多專業操作者不是「把投資時間拉長」就是把「投機時間縮短」，其目的都是要迴避這種個股漲跌的不確定性。

二〇〇九年在我的操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體會了一些以前不擅長的方法（因為大多頭很少出現），也逐漸跟許多用功的同學走得更近了。

機械法的缺陷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台北股市下跌九十三點，收盤後，我感到很無奈。

原因是我們的朋友們手上還有多單。

前一年，也就是二〇〇九年，忽然有一位相當有名氣的股市書籍作者寫了一本暢銷書，書中提到了某種機械式操作法，他的意思是他好像把這個方法看成他的得意之作。沒多久，某財經週刊的一位大作家宣稱他也發現了那個方法。再接著，某位人氣部落格的板主也宣稱他發現了這個方法。

機械法，唉。

機械法對一般人而言，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就是：「教條化」。

二〇一〇年時，我們已經使用那種方法很多年了，所以對我而言，那種操作觀念一點都不稀奇；不但沒有什麼「驚奇發現的喜悅」，反而對此方法的先天缺陷感到憂心忡忡。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還沒有跌破我們那時候設的機械法停損關卡，但是我已經強烈預感到它即將跌破。

但是，很多同學們因為早先已經決定要用那種出場方式了，所以他們決定「死守四行倉庫」——換言之，準備成仁取義了。

那些同學，彼此打氣、互相勉勵、互相慰問……。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視死如歸，我只感到我的腦海中有很多感觸，但每一種、每一個感觸，我都無法形容，好像什麼都沒想，但卻有一

股哀愁。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四行倉庫最後還是陷落了。

那年的春季，我接到兩類同學來信：賣得「早」的同學感謝我提醒他們在二〇〇九年冬天買進，所以在二〇一〇年春天拉高之後能夠獲利了結。賣得「晚」的同學則是寫信告訴我說：他們盡力了。

觀看所有賣在「最後底線失守」的同學的來信，沒有人提到「後悔」兩個字。

這讓我的心情更加空寂了。

這不是我打過最慘烈的一場仗，但卻是感覺最複雜的戰役之一。

那些號稱是「八百壯士」的勇士們，如果真的是忠於此類操作法，那麼，在往後的未來歲月中，他們應該繼續是用這個方法才對。——但是，後來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消失了。

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思考那些勇者體內熱血的溫度。

台灣期貨史上最大違約事件

二〇一一年八月，發生了一件事。

我忘了是八月五日還是八日，有位朋友告訴我：有位做期貨的大客戶慘賠上億，姓某名某的，問我認不認識，我说不認識。

後來上了報紙，才知道開戶的名字是他借他老弟的，難怪我沒聽過。

從媒體上了解後，原來事情大概是這樣的：聽說這位先生每個月都「習慣」操作「賣一個買權（call），同時賣一個賣權（put）」的「賣出勒式交易」，只要在當月期指契約結算前，鎖定大盤指數在賣出買權和賣出賣權區間盤整，就可以「安穩」賺到權利金；但「如果」指數發生大漲或大跌，跳出這區間外，又沒有其他避險措施，就容易在剎那間產生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虧損。

還有一點很麻煩的是，這位先生是操作遠月的，成交量少，期貨商想要砍倉止血的時候，很容易發生賣不出去的流動性滯銷。

事情的過程是：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台股重跌四六四點，於是他手中部位大虧，面臨砍倉危機，不只三億元本金賠光不夠，還倒貼數千萬元。加上這位先生「誤判形勢」，決定維持住手上的部位，於是他就補繳了五千萬元保證金；八月八日開盤，再一根三百點的黑K棒，因此大賠兩億八千萬元，加上本金三億元，他總共在這波股災中賠了五億八千萬元。

這是台灣期貨史上最大的違約事件，因為他付不出賠款（給券商）。

這個案件，有三個大問題：

一、這位先生使用這種「賣出勒式交易」有多久呢？答案是七年，而且七年的績效都很不錯。

二、這位先生知不知道選擇權做賣出的風險？

三、八月五日那一天他為什麼會「誤判」？

第一個問題是屬於「黑天鵝效應」的問題，意思就是說：連續賺七年不一定表示他的操作方法沒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屬於「歷史教訓」的問題，因為以前有很多大咖，因為只做選擇權的賣方而負債累累。如果不知道這些過去的歷史，那就不太妙了。

第三個問題可能屬於「技術法則」的問題。

關於技術的問題是這樣的：八月二日、三日兩天其實已經大跌了，累積跌幅將近百分之三！所以八月五日發生「期貨差點跌停板」的時候，我第一個直覺是：「可能已經兩次大跌了」，而台灣的期貨史上不論是「九二一大地震」還是「兩顆子彈事件」，期貨兩個跌停板「都是」買進訊號。但是當時我的操作是空單回補，除了沒有馬上想搶反彈之外，第二個原因是我把自己的短線操作改得變很少，所以在中線訊號沒有翻多之前，我就不去做短線的反彈了。但別人不是這樣的，別人可能等短線訊號翻多以後就會進去做短線的反彈，而「期貨兩個跌停板」就是一種短線訊號。

第三個我沒買的原因，就是八月五日我有想到「這一次」可能兩個跌停板還不是買點。

結果八月八日開盤又是將近跌停板！這下子那位先生就糟了。

這個案件中，很多人討論的都是第一個問題跟第二個問題，因為市場上還有一個超級大咖也是鼓勵投資人做賣方，而且他那一派的聲勢非常大。雖然那一派在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兩天遭受重擊，但是整體而言，因為「倒楣的那一天沒有那麼容易發生」，所以還可以繼續混。他們自己混沒關係，但如果鼓勵其他小老百姓一起混，事情就會變得有點嚴肅了。

順便一提的是，很多大型投資機構的固定式操作法都有長線上的大漏洞，但是他們不會彌補，在位子上的大官都是想追求短線績效，不管長期，因為到時候他便已經離職、退休或調職了。

回過頭來談剛剛那個「技術問題」。經過那年的八月八日，我想有一個道理是浮出水面的，就是短線的「不可靠性」跟「可靠性」是勢均力敵的。換言之，這兩種性質都很強。

乍看之下，這是一種矛盾的結論。一件事怎麼同時可靠但又不可靠呢？

我暫時的答案是：那個「不可靠性」是「可靠性」的長期的累積。這就好像一個機器零件，用了很多年都沒問題，然後突然有一天壞掉了。

我記得我家的老冰箱在用了二十多年以後，我突然發現這個老古董還能繼續冰東西實在是一種運氣（或福氣），所以它每多用一天，我就多感謝上蒼一天。

「理所當然」的是，後來我家的老冰箱終究是壞了。功成身退了。

但是一般來講，股市投資人用的都是「百分百的數學式思考法」，他們認為「一加一永遠等於二」、「九乘九永遠等於八十一，不會等於八十二」——這種一根腸子通到底的思考方法，在股市中占著主流地位。所以一件事不可能可靠但又不可靠。

百分百的數學式思考法是可以用的，但不是用在這裡。

「百分百的數學式思考法」只是一種「模式」（有人叫做「模型」），哪一種模型要在哪一種系統內使用，要靠知識、經驗與智慧。

這種「模型」跟「系統」搭配的思考方式的研究，要讓大家接受，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二次箱型整理解析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開始，到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台灣股市開始一段中等規模的「震盪」。

但是它的方向不是水平的橫向整理，而是一個斜斜往下走的箱子。開始震盪時，震盪高點落在七千八百點附近，到後來越震盪越低，後來的低點一度來到十二月十九日的六六〇九。

在這個震盪過程中，指數的操作部分，我再度吃到苦頭；但是個股部分卻還好。

遺憾的是：我沒有馬上覺悟到這是「二次箱型整理事件」。

我說的「覺悟」，是以嚴格標準來說。

什麼是「第一次箱型整理事件」呢？就是二〇〇四下半年到二〇〇五上半年的那個震盪整理。那次整理完之後，多頭在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衝到最高點九八五九。之前我已經提過那一段的操作原理了，在《專業投機原理》那本書裡面曾提到，我就是看過那本書才更領悟那個道理的。

換言之，這兩個整理段的意義，極有可能是一樣的，就是「低檔震盪整理」之後展開多頭旅程。

如果是這樣，喔，事情就變得有趣了，因為這個「二次震盪」是發生在六、七千點之間，跟上次在五、六千點之間的震盪，提高了一千點。

但是，二〇一一年那時候，我知道「空頭結束了」，但是我沒有把做多的「狠勁」貫徹到底。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我全身上下的感覺神經都沒有感覺出這個股市即將大漲；第二個原因是，二〇一二年四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證所稅。

我雖然看好股市，但我卻認為它只是一個緩漲的格局——從一開始，我就把自己陷入「拼勁不足」的過度謹慎格局裡，這個過度謹慎的態度讓我的操作「稍嫌靈活了些」。後來雖然統計二〇一二年獨立年度的操作績效還可以，但我總覺得離心中的理想還差了一大截。

其中最大的原因，不是在我的技術，而是在我的部位，因為我的持倉勇氣幾乎被證所稅事件給擊垮。

二〇一二年四月發生證所稅事件之後，剛開始還好，過了兩個月之後，負面效應正式發酵，我們的課程面臨無人報名的空前危機。所以那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跟精神去思考我的教學事業應該怎樣走下去，這一「分心」，使我的多頭倉位太過於「正常」，沒有辦法賺到理想的大錢。

我想告訴各位的是：在股市中有許多有用的法則，這些法則乍看之下好像不難實踐，但是等到真正的機會來臨的時候，如果我們本身就「深陷」於那個法則之中，那麼，我們如何去「操作」那個法則？

舉例而言，有個法則是說，「大家都對股市悲觀的時候，我就要勇敢進場買進。」——但是萬一那個悲觀的人就是你自己（換言之，沒有勇氣買的那個人就是你），那你要如何買進呢？

一個人，就算力氣再大，也沒辦法舉起自己。

這件事情在進行時，剛好也是我的身體跟心理面臨人生重大轉折的時候，我有很多「藉口」來搪塞這個事情，但那些只是藉口。

人生，我可以對別人搪塞，但無法對自己卸責。

第三章 專職投資人的修煉

這世上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頭頂上方的股市報
價，另一個是我內心的操盤法則。

學習精神之必要

精準的出發點

選擇操盤方法

不看盤的藝術

永遠不要對股市失去希望

巴菲特與丹尼斯

一段當空方的心路歷程

個股操作的弔詭

金融市場純淨無比

好人不一定會賺錢

台指期貨

操盤的最高境界

長線、中線與短線

投資要與時俱進

操盤的基本態度

操盤者的直覺

股市與人生的連結

沉默的羔羊

投資的均衡法則

與外資對做

有簡單的選股方法嗎？

投機與投資

投資的內在變化

專職投資人的思考進化

傲慢是魔鬼

疑單不下，下單不疑

贏家的人生格局

接受現實的不完美

無知與全知

在股市中說實話

投資成功的關鍵並非死的技術

01~16

學習精神之必要

我們剛進股市的時候，個人電腦是386，至於現在已經普及化的看盤軟體，那個年代還沒有，只好自己動手畫K線圖。

現在的股市軟體多，股市書籍也多，對於一般的投資人而言，簡直是天大的災難，因為真正有用的知識會被一堆沒用或三流的資訊所埋沒，這叫劣幣驅逐良幣。

但是這麼多的知識對於天才卻非常有幫助，因為天才型的學習者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識管道，至於「如何選擇正確的知識？」——因為他們是天才，所以他們自己會有那個「機緣」去選到對的東西。

重要的是學習精神，而不是操盤工具——可惜很少有人能夠體會到這一點。

精準的出發點

退伍之後，我進入一家在業界有些名氣的工程公司，第一天上班接待我的同事陳俊輔先生，比我早半年進公司。閒聊中，才發現他竟然跟我是建中同屆的隔壁班同學。

之後小陳帶我去做測量，那時工地是在北二高的芎林頭前溪路段。那天天氣很熱，工作時間又久，我略嫌不耐，測量放樣的時候，我有點疑惑他為什麼要求點位要這麼準確？（連零點幾公分都很計較。）

小陳告訴我說：「就是因為土木工程師的施工範圍體積龐大，一失準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誤差，所以我們的要求就應該更精確。」

我聽到他這句話，愣了一下。之後很多年，他這句話都深深烙在我腦海中。

後來我跟小陳同事了四年。這位小陳先生，是我生平認識最聰明的人。

我在教股票的時候，就深深感受到我們做股票或是做期貨的方法，其實都只是「稍微接近股市真相」而已。換言之，誤差是很大的。也就是因為這個誤差可能會很大，所以當初在設計操盤系統的時候，每一個細節都不可以放過，務必做到精準的設計——因為在執行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做到如此精準，所以我們務必要求我們的出發點是精準的，以免將來因為環境與臨時情緒的影響，而偏離正軌太多。

精準的出發點，包括正確的完整技術，以及正確的完整心態。

選擇操盤方法

我在北二高工地的時候，上面有三個長官：協理、經理、主任，但問題是有時候我們這三位長官的施工意見會不一樣。

當時的協理陳融先生是結構專家，經理金昌亮先生是施工專家，主任高德魁先生則是榮工處出身的老前輩。在工地時，金經理跟高主任的意見未必會完全一致，但後來，我們的工程當然還是順利做完了。

過了一些年之後，我自己在教課時，同學經常使用跟我意見不同的做法——這種行為讓我覺得很困擾，因為來上課就是來學我的方法，而不應該用別的方法。

股市跟工地不一樣的地方是：在股市中你完全自由，甚至你的老師也無法監督你，而在工地你則必須受到監督。換言之，「監督」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股市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沒有達到那個境界之前，人不能夠自己虛構出那個自由，然後誣稱自己已經擁有自由。那是自欺欺人。

但是，很多人把在職場的工作觀念帶進股市，試圖使用各種可能滿足他自己的方法。每個人都想當一代宗師的結果，當然不是好的。

又過了很多年，當我讀到費曼物理學上面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之後，我才恍然有所悟：確實是有一個花費最少力氣的理想方法存在，但是在股市中那個終極的方法暫時是找不到了，所以我們用好幾種不同的方法去「包抄」，藉著「逐漸縮小包圍面積」的謹慎行動來達到接近終極方法的目的。

換言之，乍看之下，幾種方法都不太一樣（甚至相差極大），但這幾種方法卻是在「同一個中心思想」之下被領導整合的，彼此之間存在著同一系統的關聯性，誰也無法獨身事外。

但是一般股市的操作者卻不是這樣。他們是採用傳統科學的「試誤法」，一個方法不行就再換一個，至於這個方法是怎麼個不行，他

們卻用的是短期眼光的檢驗標準——這樣是不行的。

一般人總是在找一種完美的方法，期待短期內出現最少的投資虧損。

我則是用不完美的方法，期待長期之後出現穩定的投資績效。

不看盤的藝術

一九九七年八月，從萬點下跌三千點之後，指數來到七千點，季節也進入冬天。

那個冬天，我完全沒有在盤中看盤。

因為我要等待時機。

現在的操作者，如果沒有其他的事讓他分心，很難不看盤。加上現代的通訊發達，手機或平板一打開來就可以看到股市行情，真是助紂為虐。

不看盤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很難達到。國內跟國外都有一些書在談論這種「不看盤」的功夫，其實那些書大多都忽略了一個重點：中線預測法的不看盤，跟長期投資的不看盤，基本上是兩件事。

這些書沒有把這些區別講清楚。

中線預測法要保持不看盤，對於宅在家裡的專職投機客而言，非常困難，於是他們通常都被盤中如同潮水湧來的雜亂情緒給淹死。

長期投資者要保持不看盤，比較簡單，因為上班的時候要上班，無法看盤。

宅男宅女如果要做到「中線不看盤」，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盤中的時間，去閱讀上市公司的年報、研究產業、或是拜訪公司。

但是宅男宅女的中線期指族就麻煩了，大概只能在盤中打坐吧。

要不然就是在盤中找點事情去做，把自己搞得跟上班族一樣忙碌。

永遠不要對股市失去希望

大概是在一九九三年，台北股市在四千多點上下徘徊的時候，我在胡瓜的綜藝節目中，看他訪問一個職業是股市營業員的現場來賓。胡瓜問：「股市不是不好很久了嗎？」

來賓說：「錯，一直都很好。現在還是很好。」

胡瓜之所以這樣問，我想應該是因為當年一萬兩千點大崩盤以後的陰影，一直籠罩在社會各層面上揮之不去。而來賓這樣回答，我想，她應該是「暗示」大戶一直沒有離場。

過了很多年以後，我才體會到：該注意的是「產業及公司」，而不是市場。

只要產業還能夠走出新的道路，或是過去灑的種子開花結果，大戶遲早要回來。

這裡面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投資哲學：

「永遠不要對股市失去希望。」

（當然，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你可以對股市失去希望，但到那時失去希望也沒關係了。）

巴菲特與丹尼斯

一九九八年二月，台北股市有一個波段行情，漲到九三七八。

這時候，我是什麼派呢？技術派？還是基本派？

巴菲特是基本派，他說技術分析無法使他賺錢。

芝加哥期貨天王理查丹尼斯說：基本分析在他的期貨操作裡面，使用的比例是零。

誰對？

兩個都對。

有人晚餐吃義大利麵加小籠包，中餐跟西餐，兩個門派都有，很正常。

有些老師上課，上面穿唐裝，下面穿牛仔褲，也很自然。

那為什麼基本派要反對技術派呢？

門戶之見會害死人，也會阻礙科學發展的進度。

有些人看到某人用筷子吃牛排就大驚小怪，高呼：「不可！不可！」問題是：

用刀叉吃牛排就是吃牛肉，用筷子夾牛排就是吃空氣嗎？——沒這回事。

一樣都是牛肉，能用筷子而不是沾滿細菌的手去抓肉，就好。

一段當空方的心路歷程

一九九八年的七月下旬，我展開了一段艱辛的放空旅程。

那時台股的氣氛非常熱絡，隨著盤勢下跌，散戶一路承接，死都不肯放手——我必須承認，在往後多年當中，其實都很難再看到那時的「盛況」，也就是做多或做空的訊號都那麼明顯——散戶的人數越多，氣勢越旺，多空訊號才明顯。換言之，股市的操作方法當中有一些（尤其是預測法）必須隨著市場的人氣熱烈程度做「調整」，有兩套標準。冷的時候跟熱的時候並不相同，而這個冷熱跟多頭市場或空頭市場並沒有關係。也就是說：多頭市場可能會人氣低迷；股市走空可能會人氣旺盛。（量縮的市場很難連續大跌，只能盤跌而已，因為人數不夠，出貨出得不夠多，推倒的力量不夠大。）

到底應該把「人氣旺」的市場叫做多頭市場？還是應該把「上漲」的市場叫做多頭市場？值得大家去省思一下。

言歸正傳，我從當年的七月下旬做空到九月一號，每天收盤後（那時是中午十二點收盤）到河濱公園操場去跑步。

對，沒錯，八月的酷暑，頂著大太陽，奔跑著，抒發自己的操盤壓力、磨練自己的「鋼鐵意志」（我希望啦）。

後來，過了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

第一，做股票不要用力（尤其不要用力跑步）；第二，激烈跑步可能有害身體。

那段放空的路程雖然大賺，但是卻讓我忽略一件事：

「不能因為成功而證明我的操作系統是完整的。」

操作系統的格局一定要大於你的實戰案例涵蓋範疇。問題是小格局（欠缺完整性）的交易系統也可能會獲利個幾次，就好像設計有問題的車子在還沒完全掛掉以前還是能夠行駛，甚至能夠行駛到高速。

學習的路，沒有盡頭。

個股操作的弔詭

一九九八年，聯電股東達到五十萬人，真是空前浩大。那一年的股東會紀念品是照相機，排隊領取的人潮把武昌街、博愛路、重慶南路一帶圍得水洩不通，而且人聲嘈雜，不時有咒罵的聲音傳來；我一看，出聲的很多都是年輕人——就是說那一年，很多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當了股市投資人。

我也去了，看到排隊的人潮如同蜿蜒的長龍，於是我就回家了。

這一幕，永遠記在我心頭。

這一節短短的記憶，我曾經想把它寫成散文拿去投稿，但是我又想：如果我的印象只停留在領取紀念品人潮的描述，了不起只是一篇短短的「文學」作品而已。於是，我有了一個感覺：從某個角度來看，文學是簡單的，因為如果你隱藏得夠好的話，看的人很難判斷你的思想對錯；但是真正論述思想的作品就是真刀真槍了，你不能隱瞞你的思想，而是要說清楚你的思想，於是我們提出的思想觀念都必須受到歷史的檢驗。

所以，我的問題是：那一年領取紀念品的人大排長龍，背後的思想涵義到底是什麼？

很多年之後，二〇〇五年的冬天，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預測：我那時預測聯電的股價將來有一天會跌到十元以下（那時候聯電是十八元左右）。

理由呢？很難講得清楚。

然後，當年看到排隊人龍的那一幕，又湧上了我的腦海。

又過了幾年之後，我比較清楚地了解到了一件事：很多個股的分析預測，其實都是文學式的預測；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過去某個印象」的影響，然後就站在那個印象之上，做了許多自認為理智的分析。我們都以為我們已經遠離了主觀的感情偏執，其實不一定。感情的威力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大，它很可能無所不在，左右著我們的思想。

有些人會很認真地請我講清楚看空或看多的理由，但有時候我們真的很難交代每一個念頭的來源。

聯電那一次的預測是我近十年來最後的一個正式意見，後來我的工作就是：把個股預測置入一個完整的系統中——希望那樣子的「推理」，能夠減少感情的干擾。

但還是要小心，因為感情無所不在。

當操作者本人跟這件事情有關的時候，他就很難不受感情的影響了。

換言之，我不應該排斥感情對於理智的干涉，因為我不是聖人，真正務實的當下工作不是逃避，而是事發過後用理智去勇敢地分析自己的感情。就像十五年前我買到「高價」的聯電一樣，當我擁有聯電股票的時候，我很難看清事實，但當我很早就不再擁有它的時候，我反而「清醒」了起來。

於是股市最弔詭的操作悖論出現了：

當你沒有這支股票的時候，你才有更多機會了解擁有它的真正價值；

當你沒有在操作的時候，你才能操作得更好。

金融市場純淨無比

一九九八年，我高中同學介紹我一個「賺外快」的方式，意思就是現在俗稱的第二謀生管道啦——就是操作外匯。

我記得那一年最紅的歌手是徐懷鈺。

同學幫我介紹的那家公司，當然是違法的外匯公司，位在一家有徐懷鈺人形看板的便利超商轉角處，還算是精華路段。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家外匯公司的櫃檯小姐出奇地漂亮——意思就是讓我感到很奇怪，幹嘛用這麼漂亮的小姐來當櫃檯總機？

我真是涉世未深啊。

我從那家外匯公司的老闆身上，見識到了什麼叫做能言善道。他不斷誇耀外匯操作的艱苦過程，來榮耀他的獲利經驗是多麼苦盡甘來，在我看來卻是操作得很累以致於後腦發光——黑光。

我沒有參加那家公司。

後來過了幾年，聽說有一家外匯公司被警方查獲，所有在公司內的電腦報價終端機上顯示的外匯價格都是假的，都是公司的人躲在密室裡操縱的。他想讓客戶賺就賺，想讓客戶賠就賠，不但賺來回的手續費，也在客戶下大注的時候賺取「價差」（因為客戶入金的那家銀行戶頭其實也是他們公司的私人帳戶）。警方是拿了大鐵鎚把牆壁隔間打掉，密室才被發現。

當一個領域的熱情太多時，什麼奇怪的相關行業都會誕生，於是這一行就被污名化了。

難怪很多人都對金融市場的印象不好，形容它很骯髒。

其實在我看來（從某個角度來看），金融市場純淨無比。

好人不一定會賺錢

一九九八年的華通，最高曾經來到三三七元，俗稱「三百元俱樂部」的一員。

華通是做印刷電路板的。印刷電路板值不值得這麼高的價格呢？

印刷電路板是零件呢？還是一個整體的系統？

印刷電路板是高科技呢？還是低科技？

印刷電路板是高污染工業呢？還是低污染工業？

這些都是必須思考的基本面條件。

一九九八年，我曾經數度想出手投資華通，但後來都放棄。

那時候，有一本很有名的股票書籍，叫做《股票聖經》，是那時一位很有名的基金操盤人寫的。他在書裡面說：華通絕對是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所以下跌就應該買進，因為華通老闆是一個非常殷實的企業家。

台灣投資人很容易因為跟上市公司老闆「看對眼了」，於是就買進。這種現象我也有過，但是次數很少。這種方式可以說是一種「神祕主義」的直覺。一般人的直覺可能會對，也可能會錯。對錯的原因非常複雜，恐怕十幾萬字都討論不完。

我想說的是：好人不一定會賺錢。

華通也許是一支好股票，但是值不值得三百元的股價，則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最好不要混為一談，而是應該分開來考慮。

換言之，老王也許是一個好人，但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拳擊手。

——老王也許是一個好的拳擊手，但不一定是一個好人。

——華通也許是一支好股票，但不一定值得高股價。

——老陳也許是一個好人，但不一定是一個好的公司經營者。

——老陳也許是一個好的公司經營者，但不一定是一個好人；「但是」如果一個公司經營者不是好人，這個公司的好也無法長長久久，終究會出問題。

第二個「但是」，太重要了！

像這些邏輯，有些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簡單，例如你不會因為老王是個好人就給他高薪。

在股市中，我們不能因為這支股票的股價很高，就認為這家公司的「獲利能力」很強；但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因為某個人的財富很多，就認為這個人很會「賺錢」。甚至認為某個操盤人很有錢，就認為他一定很會做股票。

如果只是搭上順風車，則那個「賺錢能力」是有問題的，可能不完全是自己實力的功勞。

換言之，實力是有的，但不是表現在這一件事情上面（高股價），而是表現在另一件事情上面（這麼多年都沒倒的穩定經營策略）。

有很多股市操作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能夠帶來短期內的高獲利。

有很多股市操作法是毒品，但可能帶來短期內的高獲利。

有很多人其實不怎麼好，但會帶給你短期內的快樂。

有很多人知識其實並不對，但會帶給你這一生（或半生）的利益，等到下輩子，這個知識的利益對你而言就無用了。

台指期貨

台灣本土的台股指數期貨在一九九八年七月開跑。我則拖到九月才開戶。那時來回一次買賣一大口的手續費加上稅金是四千塊。現在則是兩百元左右。

但我們那時候都做得很開心，不會覺得四千塊很貴。

期貨的優點是：省去選股的麻煩。缺點是：它是期貨，一個月結算一次，所以操作者的心情很容易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

台股大盤的優點是：它符合技術分析的要求，世界有名。但一般人好像根本不知道台股大盤是技術分析的最佳驗證場地。你如果想在美股大盤身上驗證技術分析，那可真是地獄了，因為很難。

但美股有些個股的情況則好些，因為成交量夠大。相反地，台股的很多個股成交量太小，比較難全面性地使用技術分析。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所以現代的長期投資人不太能放棄投資美國股市的機會。但美股很難選股，因此以投資美股的指數型基金為佳。

台股則是淺碟型經濟，大多數的企業家都比較短視，所以整體而言，台股的技術面強過基本面。但因為長期展望比美國要來得模糊，所以很多人都是波段投資而不是長期投資。

我很喜歡台指期貨，因為它很符合技術分析，非常接近科學（或數理邏輯）。

基本分析並不是不科學，而是體系過於龐大。你要摸很久以後才能感受到它的科學系統性，所以基本分析比較接近人文科學。

操作的時候，指數跟個股最好是兼顧。感謝台指期貨給了我這個機會。

人應該仔細思考上天在他生命中給他的安排，而不是偏執與排斥跟他舊有的思想或習慣不相同的人事物。

操盤的最高境界

一九九六年，我從公司離職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老闆管我。

一九九七年，我爸也搬出去住了，留下我一個人。沒有人管我。

我一個人。

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做股票的時候，高興買就買、不高興就賣掉——這樣是好是壞？

萬一我高興的時候買的股票不漲，怎麼辦？

萬一我不高興時賣掉的股票被我賣了之後就大漲了，那我豈不是更不高興？

到底是賺錢重要？還是爽重要？

萬一賺了錢，但是很不爽，這樣有意思嗎？

萬一做得很爽，但是沒賺到錢，而且錢還變少了，這樣還會爽嗎？

到底是賺錢重要？還是隨心所欲重要？

答案是：兩個都重要。問題是現階段的我沒辦法隨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只好克制自己想要亂做的欲望，希望能夠經由「少做錯誤的舉動」而達到理想的獲利目標。

原來最高境界就是：我很自然地隨心所欲操作，而這些如同行雲流水般自然的行為舉止都符合股市的行動準則與道德規範。

原來這就是康德。

康德說：「這世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

我想：「這世上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頭頂上方的股市報價，另一個是我內心的操盤法則。」

長線、中線與短線

台灣的銀行，對於中下層階級民眾的傷害大於幫助。

現在的銀行，對一般民眾最大的幫助，就是房屋貸款；最大的傷害就是炒房地產以及卡債。把老百姓越搞越窮！

一九九八年是台灣的金融股近二十多年來，風光的最後一年。那一年連我都常常買賣金融股，因為熱度還夠嘛。只要哪裡有人氣，資金就往哪裡追。

但是後來，金融股的假面慢慢被戳破了，台灣銀行老闆所想到的只是賺人民的錢，對於台灣整個金融體系的進步理想，沒有計畫。

各位只要看看同樣身為金融體系的證交所與期交所這兩個單位是多麼沒有出息就知道了（期交所就只靠台期指發財，其他商品期貨少的可憐）。

台灣的金融體系只想賺自己人的錢，而缺乏國際化、長遠化的打算。對於窮人的資助，更是令人切齒。台灣金融股的「泡沫」，在一九九八年發出最後一抹光輝，然後就沉默了。一直到二〇〇九年以後才

又逐漸恢復生機。但其根本面還是沒有多大改善，只是沾了整體景氣回春的光。

我想講的是：當我越深入了解某些股票的基本面，我越感受到無奈，因為台灣很多產業的基本面根本就有問題，所以真正深入了解之後我就會偏空。但是一個偏空的投資人是沒辦法從投資股票中正常獲利的，所以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做讓步，就是放棄部分的長線而改做中線。換句話說，我認為那些股票可能無法長期投資，所以我只好用「中線波段」的觀點去做切入。

換言之，我明明就「不看好」某些股票，但是我卻買了它。理由是，我不看好它的長期發展，但是中短線我認為可以一試。

要達到這樣的策略，我必須把我的感情拋在腦後。換言之，長期的感情跟短線的動作，可能毫不相干。意思就是說，我現在做的動作，不受長期累積的感情影響。

這是很困難的自我挑戰。

人生也是這樣。幾乎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概分為三種線路：長線、中線，跟短線。如果搞混的話，就慘了。

問題是，人很難不受過去累積的感情所影響；等到他發現「過去」所深耕經營的那段感情，其實不是「長線」，而是「中線」甚至是「短線」的時候，悲劇通常已經造成。

從某種角度來說，人生是漫長的；但是跟歷史長河相比較，人生是短暫的。所以我們認為「長久經得起考驗」的經驗與法則，在歷史

洪流中，可能都只是短暫的偶爾經驗，不可長久依靠。

投資要與時俱進

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這幾年，最紅的是電子股。

年輕朋友會覺得：喔，電子股，當然紅啊，我買的都是電子股。

其實，很多散戶一直到一九九九年還是很不習慣所謂的「當紅電子股」，為什麼呢？因為在老一輩的投資人心中，金融股跟資產股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這就好像現在最紅的武打明星是甄子丹，年輕人很難想像三十年前最紅的武打明星是狄龍、四十年前最紅的武打明星是李小龍、五十年前最紅的武打明星是王羽。

為什麼無法想像呢？因為人通常只活在他那個年代裡。況且以前的那些大明星不是變得老醜、就是中風、甚至已經不在人間。

活在別人記憶裡的事情，就算別人告訴你，你也很難去想像。

換言之，人的經驗被歷史所侷限。人無法回到過去，所以很難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有的只是茫然，因為無法想像，卻又不知道無法想像很可能是因為自己缺乏想像力，或是沒有想像力。

很多人認為「做股票要做自己熟悉的」——但是，萬一你所熟悉的只是「過氣的」老明星（現在叫做資深藝人），那該怎麼辦？你所「熟悉」的操作法會不會已經被時代淘汰了，而自己卻還不知道？

股市中，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似乎每一個人都是守舊派。

對於機械式的選股系統而言，這個弊病可以得到適當的紓緩，因為系統選出來的股票，我可能不熟悉，但是我為了尊重我所使用的這個系統，我就必須去買進這支我不熟悉的股票。

人必須設計一套思考邏輯，或是說：整理出一套思考邏輯，然後照著去做，而不是把全部的思考都交給所謂的「自由意志」。這樣一來，所謂的「熟悉」或「不熟悉」就交給了「自由意志」去做判斷，而不是交給理性。

換言之，一般人所說的「自由」，可能根本不存在。

操盤的基本態度

一九九九年的股王，是廣達，歷史最高價八五〇。

之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些年，台灣最夯的是筆記型電腦。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電腦裡面最核心的部分：作業系統、辦公室軟體、CPU處理器、硬碟，沒有一件是台灣做出來的。

換言之，所謂的「筆記型電腦」，台灣其實只是組裝而已。把一些相干的東西拼湊在一起，這需要一點高級的技巧，這些高級技巧不能叫做高科技，要去問台灣科技業的大老闆。

我在那兩年看過一些報告，裡面大概的主旨是：台灣科技業很聰明，不需要傷腦筋在開發顧客上面，而只要跟著最大的客戶走就對

了。這些「超級客戶」就是美國科技業的龍頭大公司；他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這樣最安全。

這種思維、這種言論、這種爛報告，我看過一堆。就是這種思想在主宰台灣的電子業。

台灣近年的股市不振，跟台灣產業的短視本質大有關係。台灣科技業也許不缺短線人才，也不缺中線人才，但是缺長線的人才。

但是我不會因為台灣缺乏長線人才而看不到台灣股市。因為中低階的人才，台灣仍然有一定的水準，這些人才是台灣的寶貴資產。

當年我討厭廣達的高價，認為股價八百多元是個笑話。現在這個笑話早已破滅。

我最初是從理智來評估這支股票，便產生了一種嫌惡感。我知道這種嫌惡感是不對的，但我是利用這種厭惡的情緒，讓我跟筆記型電腦股保持了很多年的距離，然後，距離越遠，感情就越淡薄。

感情轉淡的時候，理智就應該逐漸轉強，而不是繼續冷漠下去。

這就是我對待所有股票的基本態度。

操盤者的直覺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因為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剩一口多單沒平倉而遭受「損失」，加上地震過後社會氣氛低迷，自己的心情也不好，所以十月的時候我跑去打電動玩具「魔獸爭霸 2」，一打就是一個月。

那一個月，我暫時脫離了股市，成為我後來股市生涯中一段很重要的經歷。

因為第二年我就開始教課，此後我的生命就跟學生綁在一起，再也沒有休假的完全自由。

在那一個月的電玩生活中，我悟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操盤者最好要讓他自己的生理作息時間與整個大自然的運作相同，如此才會接近真相，而且最省力。

這話是怎麼說呢？例如那時候的大地震，如果跌下來之後立刻就會上漲，則應該有一股「氣勢」發生，「告訴」我它馬上就要漲了。如果沒有馬上要漲，則也應該有一股低迷的氣氛讓我聞到。而那時候我聞到的是低迷，於是我去休息——此時，股市（大盤）也跟我一樣在休息。

股市何時需要休息？何時不需要休息？何時會把休息時間延後？何時會提前？……這都要靠訊號告訴我。訊號有三：一種是股價，另一種是氣勢。但是氣勢很難把握，所以我們的操盤仍是以技術分析為多，也就是看股價。第三種就是基本分析要看的數據。

操盤者的正確直覺，建立在對於氣勢的正確「感應」，就好像幫大盤把脈一樣，把脈者本身的氣必須要平和，才能夠客觀地去感受周遭的氣氛。

這個功夫非常困難，也就是「境界」。有人認為這就是預測功力的真正源頭，嗯，這樣講我也不會太反對。

困難在於：它必須靠時間來養成這種感受趨勢的能力。而這個能力是與天地之間的自然定律同步運作。換言之，如果心思偏邪、生活混亂，則會逐漸喪失這種能力，或是與之越離越遠。

那年十月我短暫脫離股市，順著我的生理需求沉醉在電玩中（或者你叫它是一種休閒），直到有一天，我玩得「差不多了」，我覺得我「該回去看一看了」，於是我又穿好衣服，跑去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看看最新的行情。

回去的那天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也就是當時大盤一段跌勢的盡頭，也就是所謂的最低點。

17~31

股市與人生的連結

所謂「單獨」的股市課程，就是指單純傳授股市操作的技術（基本分析或是技術分析），而不去說明股市操作與人生之間的關係。

我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剛開課的時候，心裡面知道「股市跟人生有關係」，但我不知道這些關係是那麼至關重要。

可惜的是，很少人懂這層關係。

我們很難知道自己的努力究竟是實力，還是運氣。

很多人的運氣是前世註定。

很多年以後，有個學生問我：「如何分辨隨機操作的陷阱？如何分辨這次的交易獲利是靠實力還是靠運氣？」

我的回答是：「把每一次的交易都當成是隨機致富的陷阱，就好。」

每一次的交易，如果有獲利，則檢驗其中是否有小運氣，也就是剛好搭上盤勢的順風車。如果檢查出來沒有技術上的僥倖，確實是按照系統操作的功勞，則要感謝上蒼賜給我大運氣，讓我身體健康、沒有意外干擾，得以順利達成此次目標。

如果把股市的操作系統跟整個人生哲學系統，或是整個知識系統做連結，則一個人的思想可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個變化有多深，就表示「單獨」的股市課程是多麼渺小。

不過，「單獨」的股市課程還是可以單獨進行的，但是教學時間要拉得很長，至少也要個三年五載。

但是很少人想從股市當中學習人生。這是很可惜的事。

二〇〇〇年剛開課時，我教的也算是「單獨」的股市技術課程。後來經過不斷修正，才領悟到，「除非我跟大家說明清楚股市跟整個人生系統之間的定位關係，否則幾乎不可能把這門課程教好。」

我覺得我領悟得有點晚。

沉默的羔羊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開盤，我的一位優秀學生小熊先生在他的MSN標題上大喇喇地寫出：「融資暴增八十四億，慘了！」

結果，沒有半個人回應。

九點多，小熊在MSN上敲我：「老師，昨天融資大增，怎麼沒有半個人回應？」

我說：「一片死寂？」

小熊：「對啊，辦公室同事都沒有反應。」（他在證券公司上班。）

後來小熊跟我說，他跑到隔壁部門去講這件事，結果隔壁部門的人也毫無反應。

真的是沒有人要理我們。

我在MSN上面跟好幾個朋友講，也都沒有人要理我。

一片沉默。

當天的最高點就是九八〇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高點。

其實，我那天有點受傷，因為除了小熊跟老白之外，沒人理我。

我感到失落的是：單日融資暴增八十四億，這個數據是很不好的，在我們那個年代（也不過是十幾年前而已），這數據的出現可以嚇死一票人。那麼，為何到了二〇〇七年，竟然連一隻貓都嚇不了？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二〇〇七年出現的這種沉默，對我而言，是一個序幕。從那以後，我發現：對群眾而言，越來越多的「基本知識」（俗稱常識），都變成了「高深的知識」。

經過一些時間的思考，我發現這是一種「知識的M化」。一方面，我們書店裡的書越來越多，網路上的知識越來越豐富；但另一方面，一般人的常識卻越來越少。

那麼，那些巨大的知識流到誰的腦袋裡去了呢？——答案是：少數金字塔頂端的精英分子。

但是在股市中，它還面臨另一個大問題，就是：股市書籍的知識跟物理化學數學的書籍內的知識不一樣——股市書籍的知識大多是錯的。錯誤的知識累積起來，不但對一般人的毒化極大，對於精英分子的殺傷力也很強大，這其中的原因就出在：股市知識越到金字塔的頂端就越需要整合，而且是必須整合，但是這個跨領域的整合工作極為困難。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當同學對於股市的正確知識越了解，他就會感到越孤獨，然後就會發現整個世界都變得沉默下來。

我只能說，面對這種寂靜，我們不要害怕、不要退縮，而是要勇往直前，繼續憑著自己的信念堅定地操盤。

就當是給「錢」一個面子吧。

投資的均衡法則

二〇〇九年，我開始做一件事：不排斥正式投入「投機股」的操作。

投機股的名聲當然不好。某些台灣主力大力投入個股，使這些股票變成了投機股，但也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生態。我之前是比較排斥投機股的，因為一九九八年受過傷，一直到二〇一〇年才正式恢復。

其實，恢復投機股的操作，對我的意義是：如果我用強勢股操作法，就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選股時很難辨別誰是投機，誰又不是投機」。另外，因為我那時買了一檔股票，叫做永彰，買的理由純粹是我那時候看好汽車股以及汽車零組件。結果永彰後來表現不錯，

但是一直到現在我都搞不清楚二〇一〇年那時候，永彰的上漲到底是什麼模式，是投機？還是非投機？.....可能有些人認為只要上漲就好了，管它投不投機——我不是全都贊成這種說法。依照敝人的淺薄經驗，投機股跟非投機股的操作差很多。我如果把投機股當成投資股來做，嗯，那會不太好；那如果我把投資股當成投機股來做呢？嗯，有時候又會覺得太浪費。

強勢股的上漲，有時候我們真的很難知道他是喝牛奶長高的，還是拉單槓長高的。

後來，基本上我採用四種角度去看待股票的操作：

一、投資股，也就是選擇好的股票做長線。

二、投機股，也就是選擇會漲的股票做短線。（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捉老鼠就好。）

三、非短線操作法，也就是儘量選擇優秀的長期買點，買進一堆股票。

四、短線操作法，也就是用這套短線法則去篩選股票，合乎條件則買進。

換言之，我可以用「本質」當做篩選條件去選股（一跟二），也可以用「法則」當做篩選條件去選股（三跟四）。

以上一二三四的構思，其實都是屬於我的股票操作「系統」的一部分。這樣一來，有酒有肉有素菜、有燉湯又有速食炸雞，這樣的系

統比較「均衡」。

對於像我這樣專職的操作者而言，均衡可能是一種我很需要的條件，因為風險的關係。舉例來說，如果全部做長期投資，那麼，如果當初一開始我的長期投資選股技術就是錯誤的話，那不是毀了？

相同的道理，如果我只做短線，那麼，如果哪一天我的短線技術鈍了，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看到巴菲特近十年來有些操作沒有那麼長，甚至可以說有點短，就是這個道理。

問題是對一般人而言，他們的興趣都很偏狹，不是只對長線有興趣，就是只對短線有興趣。

念書求學也是一樣，不是只對人文有興趣，就是只對理工有興趣。

人文是一個系統，理工又是一個系統，要把這兩個系統融合起來，才能稱得上是完整的系統。

所以，又回到了我那個「很俗」的哲學：為了賺錢，拼了命也要把不同的系統融合起來，達到均衡的完整世界。

雖然「完整」的境界很高尚、超塵脫俗，但是拜託看在錢的份上（銅臭），我好歹也要讓自己均衡一下吧。

與外資對做

二〇一〇年五月與六月，台股最低點來到七〇三二，然後七月大盤發動攻擊，漲勢一直延續到二〇一一年二月初，最高點來到九二二〇。

這一段的漲勢，發生了一件對我們蠻重要的事，就是從二〇一〇年九月開始，連續五個月，我們跟外資的操作方向完全相反。在那五個月的漲勢中，我們一路做多，外資卻是一路加碼放空。

換言之，從二〇一〇年九月的七千六百點漲到後來的九千兩百點，外資是一路加碼放空。如果這段期間你是跟著外資操作，應該是一路被軋、一路賠錢（帳面虧損），到最後我不知道你的下場會是怎樣。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夠撐到最後。

放空賠錢嗎？——不，人家外資是大賺的。

外資在九月的時候，空單大概是一萬口，五個月過後，指數漲到九千點，空單沿上漲的軌道陸續累積，再加碼放空一萬口，到二〇一一年一月底時，空單已經達到兩萬多口。於是乎，後來台股在二月八日開始大跌的時候，外資是滿手的空單，大賺了。（我們的多單則是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下旬陸續獲利了結。）

我把外資這個操作叫做無敵操作法。

這就是傳說中的「倒金字塔型加碼放空法」——漲越多，就空越多。（以此類推：跌越深，就買越多。）

所以，當年如果台股繼續往上漲到一萬點，外資應該會加碼放空到三萬口；如果台股繼續往上漲到一萬一千點，外資應該會加碼放空到四萬口……以此類推。

重點在：天底下沒有永遠上漲的股市，所以只要他抱緊空頭部位，遲早會等到股市大跌修正的一天。

這就是極重要的中心理念。觀念雖然簡單，但是用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長達五個月的帳面虧損，人家外資就是熬得過去。

另一方面，我們雖然是一路做多，股市也是一路上漲，但是卻遭受到了一些嘲笑，因為有人拿著外資的進出資料來訕笑我們是跟外資對做。

嗯，這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在台指期貨的領域中，無敵操作法確實存在，但是先決條件是資金要「夠」。多少才算夠？我也不知道，總之要很多。

如果不夠怎麼辦？他會去「借」吧，金融圈調頭寸的事情很多，也許從這個操作法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為什麼那些券商機構的事業要做大、項目也要多。

這件事給我很多感慨。

我們發現：基本上，跟著外資的期貨部位操作進出，「應該」是賺的，但這其中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上面講過本金的雄厚與渺小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你真的要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頭走嗎？」

我們真的要服從某種「權威」或「教條」嗎？

那些「教條」有綁著我們，讓我們「失去自由」嗎？

人類想要去做什麼事的「意欲」，真的是一種「自由意志」嗎？.....如果你想要做的那檔事是壞事，那麼，這個「自由」還成立嗎？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我被「正確的教條」所束縛，不能殺人、不能放火、不能亂買、不能「隨意」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頭走.....這個不能做那個也不能做，我非常不爽！非常不舒服！那麼，此刻我還有所謂的「自由」嗎？

「自由」一定就是「快樂」的嗎？

有簡單的選股方法嗎？

物理學家費曼曾經發生過一個小故事：有一次費曼在幫研究所的學生上課，正要講解一個問題的時候發現快要下課了，於是他就對大家說：「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兩種方式，一種非常複雜，另一種非常簡單。但是現在因為快要下課了，時間所剩不多，所以我們只好來講那個複雜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真是快要笑死。

越簡單的解題方法，背後蘊藏的理論越龐大豐富；相反地，越複雜的解題方法，在冗長的運算推理過程中，便已經間接或直接說明了運作的理論，反而不需要太多時間重複強調背後的原理，因為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計算，就很難繼續算下去。但是，如果是「簡單

方法」的話，你不需要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只管去做就對了，因為執行起來的步驟很簡單，兩三下就結束了。

如果能夠了解上面這個小故事，那你大概不難發現股市中流傳的那些「化繁為簡」的操盤祕笈是存在著多麼巨大的迷思。因為他們標榜的「簡單」，其實不是一種經過歷練之後的融合與昇華，而大多是某種「簡化」（把重要的理論給刪掉），或是「天真的幼稚」、或是「因為無知，所以把事情搞得很簡單」。

一切道理都應該儘量簡單，但是不該簡單的，就不可以讓它變得太簡單。

例如，一個人有兩隻腳，有一天，某人發現要洗一雙襪子很麻煩（一雙襪子有兩隻），浪費水又浪費洗衣粉，如果他真的是傻瓜，他以後就會決定只穿一隻襪子出門。如果他是台灣來的操盤手，他可能會把自己的一隻腳剝掉，這樣連洗澡水都可以省了，感染香港腳的機率也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

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都是經過不斷地「簡化」而來，包括我們的國家、社會、工作的環境，乃至於我們的思想、觀念、制度……都在「冗長而複雜」地裁減中，變得殘缺不全。

從二〇一〇年開始，我決定要把我的個股操作法給「簡單化」，其目標是讓每一位同學不分才智高低，都可以在「獨自而不依賴他人」的狀況下選股。

但問題是：這種「簡單化」的選股方法，背後的理論非常「豐富」。

意思就是說，我在二〇一〇年以後所採用的方法，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是為什麼要採用這個方法的理由，卻要花上很多時間去做講解。

二〇一三年春季，是我們的選股法（強勢股操作法）贏得重要勝利的一次戰役。那次是大家一起來選股，你一支，我一支，全部選完後，第二天我一看，發現幾乎全部都是生技股——但是選的時候我們不知道那些都是生技股，因為我們不是按照題材來選的，而是按照型態來篩選的。

這就對了。

但是，依照整個大系統的理論，一種股票操作法還是不夠，所以我又「回過頭去」，用「進行浩大工程」的態度去重新檢視我之前已經教過很多年的巴菲特操作法。

一個東西搞久了，可能會有些弊端，所以時間久了以後要以「完全的初學者的姿態」重新學習——哪怕你已經自認為是那個操作法的一代宗師了，也要打回小一，回到過去的心態，重新好奇、重新思考。

所以，很多聰明的同學大概已經猜到二〇一四年以後，我還要重新回去「溫習」什麼操作法了。

這一切，以及無限的可能性，在當初設計這個大系統的時候就已經預先規劃了。

投機與投資

二〇〇九年六月開始，台股在六千點跟七千點之間震盪，原先的大漲氣勢，消失了。

雖然漲勢不再，但是投機股前仆後繼，接棒的功夫做得很好，所以也不乏股票可以「操作」。

震盪了很久之後，大盤才重新於二〇一〇年七月，從七千五百點開始上漲。這一段當然我們是做多的。

漲到二〇一〇年的冬天，才顯露出疲態，於是我將部位出清。接著，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發生了震驚全球的大海嘯事件及福島核災。台股也隨之下挫。

日本大海嘯的時候，我「又」做了一個「自鳴得意」的預測。我預言：這裡會因為海嘯意外而下殺，但卻不是撿便宜的好機會。換言之，短線或中線會反彈，但卻不是長線的買點。

後來，藉著「上銀」這支個股的氣勢如虹，大盤的氣數得以綿延至二〇一一年七月，盤了一個「右肩」，然後就是八月的股災，發展成二〇一一年冬季的歐債風暴。台股在風暴的最低點來到了六六〇九點。

二〇一一年我的操作績效不理想，雖然之後在二〇一二年補賺了回來，但是在那兩年中，我的各種檢討活動都環繞著「波段」在打轉。因為二〇一一年我的右肩放空部位太少，而當年冬季又碰到短線的複

雜洗盤，以致於那時的短線操作產生不容忽視的連續虧損，才拖累了二〇一一年的整年績效。

事後，從二〇一二年開始，我再度整頓我們短線操作的心法（因為檢討的結論是認為心法的適應問題比較重）。然後，我認為我又回復到了「正軌」上運作。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又做了一個預測，內容是：「二〇一三或二〇一四年有一個很好的股市大漲機會，但目前不知道是哪一年。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則前途多舛。」——後來，台股慢慢漲上去了，從六千多漲到七千、八千、九千……我的預測應該算是對的。

但是在這時候，我突然感到「一絲」的不對勁。

我覺得我的部位動用得不夠「多」，而且，我長期投資的資金似乎太少了。

我很快地找到了癥結。

通常我們長中短三條線都有做的人，都會偏心地留多一點的資金給波段跟短線，因為中短線可以滿足我們「操作」的欲望。

人生，尤其是俗世的人生，都會偏重於操作，試圖掌握大大小小的機會，這樣才有不虛此生的一種「充實感」。

但是我後越來越覺得這種充實感，是有一點莫名其妙的——甚至……有點無聊。

憑我的預測功力，我會不知道在「大頭部」沒有出現之前，任何嚴重的拉回都是買點嗎？雖然三一日本海嘯的那個買點不佳，但是海嘯之後再跌下去的歐債風暴那個低檔，我沒有把太多心思花在「悠閒地布局長線」，反而是為短線操作的失利感到苦惱。換言之，我被俗世給過度控制住了。

我沒有必要如此苦惱，沒有必要如此多愁而悲觀。

我自己常常告誡人們，不要太過度注重短線操作——我不是說不要做短線投機，我是說：短線操作而引起的種種情緒很容易遮蔽住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看不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而喪失更大的格局。

最後的小小結論是：永遠不要對股市過度悲觀。過度的樂觀跟過度的悲觀都會造成理性受傷。所以在悲觀中不要喪失樂觀的角度、而在樂觀中不要失去悲觀的警覺心。

當我了解到這層之後，二〇一四年的這一段路，我都期許自己：要在感恩的樂觀中提振自己的能力。

我們往往過度勤於在細節中追蹤魔鬼的足跡，卻忽略了神的理性無所不在。

共勉之。

投資的內在變化

大概是從二〇一四年夏季開始，我發現有個問題正在逐漸擴大，就是：股市投資人對於自己該做怎樣的投資？該走什麼路線？該用什

麼方法？……都越來越迷惑。換言之，他們等著老師來告訴他們這一切。

「股市投資學」跟「股市實戰法」是兩門不同的科目。前者偏重於理論，後者偏重於應用。現在的問題是，很多投資人在不了解理論的背景狀況下，很難理解實戰時為什麼要這樣做。

隨便舉例來講，投資人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追女朋友要送花？送情人節禮物？送鑽戒？」但是實戰時就不會太跟你強調「原始心理」。如果你要知道女孩子為什麼喜歡花，那就要研究心理學。但是某些人的思考邏輯會非常怪異，他會認為不必要去研究心理學，而只要直接去問那個女孩子喜歡什麼就可以了。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方的心理其實很難捉摸，所以股市征戰，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有些天賦優秀的操作者無法用理論詳細說明自己的心理狀態，但卻能比較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緒狀態），其次才是了解別人。（或是了解那支股票背後某種不知名的漲跌規律，或是某隻試圖控制它上下起伏的黑手。）

現在想進入股市的人，很少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想要什麼。這跟十幾二十年前的散戶狀況，是很不一樣的。那時候的投資人在進入百貨公司時，大概都知道自己想要買什麼，今天的投資人卻只知道這家公司不錯，希望公司派專人幫他們推薦產品；但是等到公司專員詢問他們有何需求時，他們卻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我個人的經驗是，我在市場裡有時候會因為某個產品大減價，而買了那個產品，但其實我根本不需要那個東西。

股市投資人的未來方向變得如此「多樣化」，應該是因為這二十年來，我們的社會有所發展，各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些進步，於是各種操作方法散布於人間，琳琅滿目。但這也讓很多人無所適從——只知道股市好，但不知道好在哪裡。可能這個「好」只是聽來的或想像的，等到自己親身實證時，就感到無從下手、無地起步。

從二〇一四年夏季開始，我在教學時面臨一種比較勞累的狀態，那就是：我不但要把自己使用的方法傳授給學生，而且還要把可能適合某些同學的一些方法「介紹」給大家——但那些方法已經不是我現在操作的主流了，只是我以前曾經用過的。

大致上，我整理了一下，投資人有「興趣」的方法，可能有下列幾種：

一、買了以後完全不動，不想管也沒有那個時間去管，把勝負交給當初決定的那個最初的投資決策。

二、買了以後暫時不動，等到有「令自己滿意的漲幅」後賣出，再換股投資。

三、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希望能隨時找到將來會大漲的股票，頻繁操作進出。

四、以「滿足自己的知識欲」為主，希望能夠經由一條「正常的研究管道（通常希望是基本分析或財報分析或經濟分析）」得知將來會上漲的股票。沒有狂賺沒關係，只要研究的結果有代價、靈驗度夠高，就不錯了。

.....（以下略）

投資人大概還不清楚：投資的過程如流水，你的心思是會變動的。換言之，今天想要做長期投資的人，到了明年可能會變成波段操作者——但是他自己卻對此轉變沒有自覺。

我們教股市課程，有一個重要的課程目標，就是要教投資人了解自己這種「內在變化」。

「內在變化」其實也一樣發生在人生之中。

人生的範圍很大，涵蓋的領域也很多。經由股市這個窗口，我了解到人的心思是川流不息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默默變化當中。重要的是要變好，不要變壞。所以自覺心的培養或喚醒，很重要。

於是一方面，我繼續上課，默默朝此教育目標邁進。但是另一方面，為達成這樣的目標，會有一個嚴重的副作用，就是自己的研究時間會減少。那怎麼辦呢？減少自己的休閒時間就可以了。

我有一位高中同學，因為很早就投身電子業，賺到了第一波，所以四十五歲就退休了，現在在竹北開農場，過著閒雲野鶴的田園生活（或是說忙碌的農夫生活）——我很羨慕他，希望自己也能早一天退休。

但如果我退休了，就脫離了「人群」，於是我的生涯意義將會減損。

這時，我領悟到一個道理：人的一生，該做什麼，表面上看是很自由的，其實是跟著自然的規律在走。有此「覺」，即有此「心」；有此「心」，則有彼「事」、事則必有所勞頓、生命必有減損——若減損得有意義，也就「損而增益」了。

既有心於「眾人之心」，則這條路一路開展過來，風光之壯麗，也就一生堪慰了。

專職投資人的思考進化

二〇一三年以後，當我的操作「技術」大致底定之後，我感覺我的思考陷入停頓。

外人很難體會那種感覺，因為他們看到我還是在做研究，每個月還是有新東西出來，但私底下其實暗潮洶湧，正在醞釀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我開始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是這些根本問題卻都缺乏現成資料，或是根本沒有資料可以查詢。

這些問題，像是：

「基本分析跟技術分析到底是兩種不同的方法？還是同一種方法的兩種不同面象？」（這個問題跟長久以來技術派一直受到基本派的歧視打壓有關；如果澄清此問題，也許技術派的地位會提升，甚至顛倒過來。）

「技術分析中的圖形派（型態）跟數字派（例如均線）的差別從何而來？又有何相同之處？」（這個問題跟笛卡爾的幾何學有關。）

「為什麼有些壓力線是水平的？有些則是曲線？它們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如果地球跟月球之間存在的是萬有引力，那麼，促成股市運動的是什麼力量？這種力是哪種類型的力？有何數學公式可以約略表達？」

「一般人應該分散投資？還是集中投資？分散投資是否代表一種均值的觀念？集中投資跟黑天鵝效應之間是否有關？」

「股市的運動是一種錯誤？還是一種意外？（索羅斯好像認為股市大多數的時候是錯的）這種錯誤是意外嗎？還是一種可以預測的事件？」

「預測法的基礎是否建立在「命定說」之上？機械法跟「宿命循環」有何關係？」「建立在以重複實驗為基礎而得證的近代科學，是跟機械法比較接近？還是預測法？.....技術分析跟近代科學之間的關係為何？有何貼近跟脫離之處？基本分析呢？」

當一個操作者的操盤生涯比較穩定之後，我覺得他「一定」會開始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但現在的人之所以不思考這類問題，應該有很多原因吧。我對他們不去思考這類問題的原因也同樣感興趣。

我從那些問題的思考當中，發現了一件很明顯的事，就是：以往我們的股市觀念大多來自於「經驗」，而那些經驗卻在「重複實驗」

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礙。換言之，有些人無法「複製」別人的成功經驗。我們也「似乎」很快地就能發現無法複製的原因之一，是重複做實驗者的「心態」。換言之，觀察者跟實驗者的「內心狀態」將會嚴重干擾實驗的結果。偏偏這種內心狀態很難用科學性的數字記錄表達。

我在這裡不是要用這篇文章的篇幅來說明這些問題，而是要說：當我們沿用舊有的思考習慣一段歲月之後，我們就會越來越習慣只從股市的角度來看股市，而忽略了法久弊深的危機，只因我們再也不能從其他的領域跟角度來批判我們現在的思想。於是，一個沒有反省也沒有批評的思想，就會慢慢封閉、枯萎。

於是從二〇一三年下半年開始，我開始發現，過去我的股市思維是多麼地「不科學」，遺漏之處是這樣地多，真讓我冒冷汗。

這大概是我一生當中最龐大的一次「攻擊自己舊思想」運動。

希望能夠動者恆動、自強不息。

傲慢是魔鬼

一個人之所以會在股市越做越驕傲，可能跟這個人擁有某些出類拔萃的才能有關係。

通常，人類會把自己在某方面的成就「轉移」到股市，以為到了股市以後他也會這樣優秀。

這個道理是行不通的。優秀的廚師不一定會開賽車，精明的會計師不一定是數學家，成功的企業老闆不一定就是合格的股市操盤家。

還好我這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專長，所以我驕傲不起來，（還算）順利地逃過這一關的大刀。

我認為：任何人只要在其他領域有一點點的成就，都會形成他在股市中的心理障礙。

現代人，很多人都是靠某種「認定的成就」活下去的。像是文憑、薪資數目、票房或收視率、點閱率等等。沒有這些俗世的認定，有些人幾乎活不下去。

但是到了股市，這些俗世的東西通通都沒有用。

注意，我講的是「全部沒用」。就算不是全部，也接近全部。

股市絲毫不理會你在外面的成就。它純粹就事論事，不管你的身分地位。

如果我之所以能夠抬頭挺胸「做人」，完全仰賴某種「別人認定的那種成就感」，那麼，今天的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今天之所以能夠還有點樣子地做個人，確實是因為某種「自我充盈的成就感」，但是我很幸運的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那種成就感根本不是世俗所認可的。我是在別人眼光還沒有投射過來之前，就已經有了那種「自我肯定」的感受。換言之，自我的充實並不是靠別人的關愛眼神，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在股市中，我必須要戒掉一種習慣：「因為某種世俗的成就而榮耀」。什麼是世俗的成就呢？考試考第一名、做大官、經營企業成功、賺大錢、交女朋友無往不利、某項專業技術厲害無比.....這些都是世俗。

什麼是非世俗的成就呢？擁有賺錢能力卻不貪、擁有知識卻認為自己知識不足.....。

一般人沒有了世俗的關愛眼神，就活不下去。但是到了股市，如果依舊還是那麼在乎世俗的關愛眼神，應該很難活下去。

疑單不下，下單不疑

新手下單，應該儘量服從紀律；資深贏家下單，應該儘量服從「自己」。

什麼叫做「服從自己」？自己如果覺得不爽、不想做，那就不要下單。自己如果覺得還不錯、很有把握，那就可以多買點部位。

可能有人會問：什麼叫做「覺得」？凡事訴諸於感覺，不是很危險嗎？.....對，這話說得沒錯，所以資深贏家「自己的一切感覺皆從自己胸中自然流出、自然合乎法則、合乎天道，而無自我私欲」。

感覺之所容易出錯，是因為它可能太講究感情而變得不理性，所以贏家應該追求理性，努力剔除自己的污染成見，讓自己時常保持清明，每一分每一秒的感覺都合於正法，不偏不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舉例來說，在荒郊野外看到地上有一疊千元大鈔，新手第一個念頭可能是：「好棒，意外之財啊！」接下來才想到：「哎呀，上帝在看我，我不能占為己有，這樣做不好。」如果是資深贏家的話，他連「想要占為己有」的念頭都不會發生，而直接產生「心痛、遺憾」的感覺，想到這些錢極可能是山裡居民的應急錢，但在急忙趕路的半途中不慎遺落，不禁替失主感到焦急。

所以，我常勸某些已經不是新手的資深同學：當你想下單時卻產生疑惑，那就最好不要下單，因為「疑單不下，下單不疑」。如果你是用機械法則下單，那麼，該不該下單便應該去問法則，一切訴諸法律，幹嘛要管自己的感覺？現在有了疑惑，而自己用的又不是機械法，預測的成分居多，換言之，仰賴自己「功力」的成分居多。那麼，你既然有疑惑，就表示自己有問題（對自己的功力表示懷疑）或是這個訊號還不夠成熟——既然是這樣，那就不要下單吧。

新手應該用嚴格的紀律來規範自己，所以經常會「勉強自己，服從法規」；到了資深贏家的境界，如果還發生「要下不下，心中千萬難；要抱不抱，左右好為難」的窘況，那就表示自己修煉不夠，不夠資格稱為資深贏家，而應該收拾行囊回家閉門思過。如果勉強出手，也很容易在抱單的過程中，因為信心不堅而被提早洗出場，遭受重大損失。

所以，「非新手」的操作者們如果感到「有疑惑」，則表示不是技術出了問題就是心理出了問題。不論是哪個出問題，都應該暫時停止交易，趕快檢討是什麼因而導致信心不足，等到問題解決了再重新

上路，而不應該懷著疑慮去做這筆交易。新手可以懷著疑慮但服從紀律去做這筆交易，但是老手最好不要這樣做。

贏家的人生格局

新手階段忙著學習，可能不會想到「整體格局」的大小問題；但是到了資深贏家的時候，這問題就不能輕忽了。

整體規模的籌劃，大概分為以下幾個重點：

一、投資很多個市場，這有點分散投資的味道，其實主要原因是資金大了以後，一定要做風險考量，所以不可能只集中在台股一個地方。

二、思考未來的人生，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防自己中老年失智」，再其次是「謹慎處理自己的男女感情問題」、「謹慎規劃自己的財產」、「注意家庭中隱藏的未爆彈」，再來是「注意家人的健康保險跟理財規劃」。

三、思考自己一生的讀書（學習）計畫，這其中最重要的不是「繼續在自己原有的專精領域做深造研究」（專精深造只是其次），而是「打開視野拓展新的知識領域」。例如哲學跟邏輯學、心理學、物理、數學。——學習這些「基本科目」是幫助自己加強智慧，使自己能夠不被時代所淘汰，或是不被自己的舊有思考方式所禁錮。

大多數的初級贏家都不太清楚「人生」是個什麼東西。他們搞不好對於股市的了解還比自己的人生知道的多。這叫做本末倒置。不過，這也難怪，我們的學校教育跟社會教育都是鼓勵大家去追求世俗

的功名利禄，而沒有讓大家知道自己的身心幸福是最重要的——而「身心均衡」的「完整人生」是來自於「思考的正確」。

所以，對於想要長長久久（好吧，你跟嬴政一樣想著長生不老也可以）的資深贏家而言，「身心均衡發展」的「進步性」人生是最重要的。

接受現實的不完美

股市的技術有很多，檢驗的過程，大概分三道手續。

第一道檢驗：檢查是真的技術，還是假的技術。

有許多技術方法，根本是假的，當初胡亂發明是為了騙錢騙名聲用的。

第二道檢驗：找出此技術在哪些市場可以用？長線可用還是短線可用？

不要把長線技術用到短線，也不要將短線技術用到長線。

不要用口紅去塗皮鞋，也不要將鞋油去抹嘴唇。

第三道檢驗：熟悉自己目前所使用方法的優缺點，然後接受它的缺點。

名牌內衣的優點是很時髦、很好看，缺點是不能只穿內衣去買菜。

以上三點，每一點都是高難度。

但是已經走到第三道手續的人，應該具備一定的實力。此時，應該有正確的心態，咬牙接受自己操作系統的缺點。

必須要「咬牙」接受，因為天底下沒有完美的方法。

換言之，我們必須接受現實。現實就是：即使是正確的操作系統，也可能會使你在某幾筆交易賠錢。而所謂的正確，是指經過「長時間的考驗」，證明此方法能夠勝任。

即使是正確方法，散戶在使用時遇到虧損之後，就會丟棄此方法——這是很悲劇的。

無知與全知

股市中有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故不可以抱著「全知」的預設立場。

有人問我：某支電子股為什麼沒漲？

沒漲的電子股很多，大跌的電子股也不少；會問起這支，是因為有買。

此時，我們應該回憶：當時是為什麼買進這支股票的？

有時候，是因為使用某個「選股系統」，選了好幾支，這支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如果是這樣，就看看其他當初一起被選到的是不是有

漲？如果大家都跌，那麼，有問題的不是這家公司（個股），而是你使用的選股系統。

不過，絕大多數的人，買進個股的理由可能都不太一樣，基本分析派的操作者尤其如此。對於這一點，我想說的是：如果買進每一支股票的理由都不一樣，那麼，操作起來可能會很累（對散戶而言）。這一點大家要特別注意。

我個人對於「喜歡用一套機械式的方法，然後選出股票」以及「依據自己的預測和綜合判斷能力，選出自己認可的股票」這兩種模式，我都可以接受。

接下來，如果這支股票跌了，那麼，機械派選股的人會比較輕鬆，因為他不太需要知道這支為什麼會跌，他會更關心「整體股票部位的勝率」。

但是，如果當初是因為「綜合判斷能力」（包括自由心證）而選到這支，那就比較麻煩了——有人可能會因為營收成長而選擇A股、也因為新產品發表買了B股、同時也因為老闆說今年看好而買了C股……每一個理由都不一樣。如果是這樣，就比較麻煩。

坦白講：對於技術派而言，我們不需要知道這支股票為什麼會跌，而是要更關心這支股票「已經跌了」這個既存事實；但是對於某些基本分析派而言，大多數的時候一定要找到它下跌的理由，否則就表示自己功力不夠。

如果我是基本派，遇到這種狀況，我會先去努力尋找它會下跌的原因。當然，我有可能找不到，此時，就要看你當初訂的操作計畫當中是如何停損的了。

在股市中說實話

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較能夠讓步，但是在文學生活中，我一直不願意妥協、不願意說謊、不願意做出違背自己初衷的事……我這樣的硬頸態度，當然無可避免會遭遇到重大挫敗，我的朋友也越來越少，但是我仍然活得很快樂，因為我在做我自己，我沒有偽裝。

在股市中呢？我把股市當成文學一樣去思考——事後證明是走對了方向。

「把股市當成文學一樣去思考」——很多人一定會很奇怪，他們覺得股市跟文學有什麼關係？一個是拜金的投機伎倆、一個是高貴的性靈活動……對不起，在我的眼中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台灣文壇是很庸俗的拜金主義，把神聖的寫作搞成媚俗，有高貴性靈的人不一定會得到獎賞；然而在股市中，我絕對不能庸俗，更不能媚俗，否則我的下場就是賠錢。

十幾年來，由於寫作熱誠的驅策與嚴格的自我要求，我已經培養出一種強烈希望能夠「貼近真實」的觀察態度，甚至把它變成我日常的生活態度。但是這樣無疑是很可悲的，因為我們這個社會要求的不是一个「真實的人」（追求真理），而是把我們都變成「現實的人」（媚俗妥協）。

很多很多的商業，甚至是商業化的藝術，都是在「討好群眾」。他們費盡苦心做市場調查、砸大筆銀子做宣傳廣告，都是為了探知群眾顧客的內心欲望，然後與之迎合，甚至煽動誘惑，把群眾的無知與貪婪的物欲像怪獸一樣養得越來越大。他們自認跟群眾站在一起，融入群眾，其實只是跟群眾的無知站在一起，把自己也搞得庸俗不堪，雖然口袋裡裝滿了從群眾那裡賺來的金錢，渾身卻是又髒又臭，然後發出呵呵的傻笑，因為他們自認為成功了——他們變成所謂的社會成功人士。

我不喜歡這樣。在這樣的社會中，我會成為一個白痴，也是最失敗的人。然而我在遭遇「失敗」之後，反而更加速地「逃離現實」，朝著與它相反的方向繼續行進，在別人眼中看來，我這種行為叫做「墮落」。

別人看我，叫「執迷不悟」、「脫離現實」、「自我放逐（逃避）」。而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那些迎合群眾的人才是「執迷不悟」、「悖離真實」，自己迷失了，然後還自以為聰明，洋洋得意地發表自己的「成功經驗」去污染別人。

我的力量微薄，在現實中，我無法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去牽就現實社會，雖然我很想發揮自己的才能，無奈得不到讀者的認同，我只能很孤獨地寫作，然後在孤獨的生活中慢慢耗盡自己的生活靈感與寫作素材。更殘忍的一點是：在沒有任何肯定與驗證的狀況之下，我對於自己文學作品的評斷，也只能流於孤芳自賞。我覺得那是很危險的，我必須在一種不斷的反省與試煉中，才有提升自我的可能。

一九九八跟一九九九這兩年，我傾力研究股市的短線操作，過去因為上班，無法看盤，一九九六年辭職以後，就能夠專心了。不過，我跟一般進入股市的人有一點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沒有老師，沒有人告訴我應該怎麼樣操盤、沒有人告訴我應該這樣、那樣，雖然我那時已經做了很久的長期投資，但是對於短線的操作技術，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換言之，我是在一種「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下進入股市的專業領域。現在回想起來，我當初知道的簡直少得可憐，只有下列幾項：

- 一、要在最恐慌的時候買進；
- 二、漲高了就要賣，不能貪心；
- 三、群眾是會瘋狂的，所以必須要常常跟群眾站在相反的立場。

我沒有老師、也沒有效法的對象，更「荒謬」的是：我只有讀過兩本最基本的技術分析書籍而已，書中只有介紹幾種簡單的K線以及平均線的定義，還有大概的量價理論與型態學。一直到我開始寫我的第一本股市投資書籍時，我都沒有再讀過第三本「專業」的股市書籍。

當時我對於股市的經驗就是：殘餘在我記憶中的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全民皆股的超級大瘋狂……我那時也是其中一分子，並且受到很大的傷害。

而我的股市學習管道則是每天呈現在我面前的股價數字變化，我依照「我所看到的現象」來做思考判斷，而不是聽別人報明牌，或是

聽那些投顧分析師不知所云的胡言亂語。

換言之，打從一開始，我還是保持以往在社會中工作的那種態度。

不過，在股市中我沒有老闆來管我、也沒有客戶需要我去討好、更沒有群眾（讀者）需要我去對他們獻媚……所有這些骯髒的東西，通通都消失了。廣大的天地之間，只剩下一個「自我」而已，這無疑是最危險、也是最寶貴的：危險的是，如果你原有的自我老早就被污染糟蹋得不成模樣，那你如何運用這台老朽故障的人體機器從事正確的思考呢？寶貴的是，如果你原有的自我並沒有遭到污染而保持得很乾淨，那你將能運用這台正常穩定的人體機器從事正確的思考，並且能夠過濾掉有毒思想的侵襲。

於是，我開始感到有一點振奮。

以前，我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拒絕與讀者群眾的低級趣味妥協退讓，我不願意去寫迎合大眾口味的作品，於是我遭遇到很多痛苦，痛苦來自於書籍滯銷、有志難伸。

後來，我在股市操作的路途上，拒絕與散戶群眾的貪婪野心同流合污，我不願意去做苟合大眾偏好的預測，於是我感受到很多快樂，喜悅當然來自於操作賺錢、一吐悶氣。

在現實的商業社會中，迎合群眾的愚蠢，往往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潤；

在現實的商業社會中，拒絕群眾的污染，往往註定一輩子孤獨寒酸。

在現實的股市操作中，迎合群眾的愚蠢，註定將會得到徹底的毀滅；

在現實的股市操作中，打擊群眾的愚蠢，往往可以得到鉅額的財富。

那時，我心裡在想：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說實話的地方了。以前，在文學中，我說實話，所以我失敗；後來，在股市中，我還是說實話，這次讓我感到很意外——股市，竟然是一個不容許自我欺騙的地方。

投資成功的關鍵並非死的技術

二〇〇四年五月，即使我重拾往日積極努力的奮鬥精神，奈何此時大盤走入「蟄伏期」，上下空間不大，很難獲利。從那時起，我開始進入低潮，在二〇〇六年碰到最低潮，終於在二〇〇七年年底身心俱疲。於是那年冬天我給自己放了一次大假，「冬眠」了將近三個月。等到二〇〇八年，我的部落格開張，才又一次展現了我的爆發力。

我想我應該挑最重要的講：總之，最近這十幾年來（二〇〇三至二〇一五年），我最大的敵人就是我自己！也就是我的自傲、我的心魔、我的自大。

通常讀者最感到困擾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不能肯定我自己，那麼我又憑什麼法則去操盤呢？——是的，信心很重要，但是信心不能

當飯吃。我並非否定我的基本功，但是我知道我會的那些東西只是「基本功」，而不是「終極必殺技」！差就差在這裡！一般人極容易把自己在股市中發現或發明的操盤術當成是聖杯，認為自己越來越厲害。而我每一次發明或發現新技術時，我都悚然而驚：如果這個新技術這麼好，那不就表示我原先的那一套是破爛嗎？（或者不是破爛，但也是殘缺。）

於是，有一個認知很重要：發明或發現更好的新技術，讓我感到自己更渺小，因為我越接近真理，我越發現自己以前的那一點兒技術真是渺小。

遠看真理，會有一個錯覺，覺得它很小；等到走近以後，才發現它巨大無比。但這個認知，在教學時產生巨大的困難，因為學生太容易被新的技術或是跟他情投意合的操盤技術給拉走，而無法專心學習。甚至離開，另投別派。

這其中有一個關鍵，就是：幾乎沒有人知道操盤技術到了後面一段時，能夠促使我們進步的，將不再是單純的股市技術分析、基本分析或是籌碼分析，而是我們的無形的精神。換言之，真正高手兼贏家的成功關鍵並非死的技術，而是活的「心」，包括他的思想、邏輯、觀念、直覺、見地。

但是各位想想看：人類歷史這幾十年來，是越來越強調「有形物質」的重要性呢？還是越來越強調「無形精神」的重要性？……答案是有形。無形的那一方永遠是聲音微弱的一群。於是在我們的股市，也就變成「道」少而「術」多了。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我講句心裡話：有太多太多大家以為是高手的高手，其實都是在賣弄幻術，跟表演「胸口碎大石」的人沒有兩樣。

表演「胸口碎大石」的人有沒有真功夫呢？是有的；但是，那是什麼樣的真功夫呢？——是一種層次不高的真功夫。

我跟索羅斯一樣，以身為「專業操盤手」為恥！因為這一行裡面有太多不光彩的故事，連帶我們也被誤解。別人看我們，是不務正業、不事生產，但如果你問我我自己的感覺，我只能說：如果你有很棒的演技，你可以立志作全世界最好的演員，像梅莉史翠普或是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但是你也可以去演A片，把父母的臉都丟光（即使你覺得自己賺得很多、很不丟人）。

這二十多年來，世人分為兩極，一邊是輕視做股票這一行，認為做股票就是賭博，像我們這種所謂的老師是騙子；另一邊是崇拜我們這種專職的操作者，認為我們很自由、很炫，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我想說的是，別人的看法有對有錯，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於自己的期許與願景。如果只是為了貪圖短利，而不惜心生歹念淪入下流，那就可悲可嘆了。

我在這二十多年中，看到走向正道的人少，因為這一行如果要做得好，前面會有一段路走得很辛苦，大概三到五年吧，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急躁，耐不住，還沒學到「胸口碎大石」就放棄了，回到原來的職場，繼續他們在俗世中的理想或悲劇。

少數人會堅持下去，終於學到了「胸口碎大石」。但此時可能因為年輕氣盛，對於更深一層的境界難以領悟，於是就停留在江湖賣藝的把戲了。通常這種人會認為自己是高手、是大師，甚至還有人認為自己已經成佛，於是廣收門徒、建立幫派，儼然一方教主，但觀其內由，察其精義，只不過是以虛無為本，縱馬奔馳其妄想，自欺欺人而已。但是，從世俗觀點審之，是謂成功人士；然而，對於井底之蛙而言，這一方天，就是洞天勝境，喜不自勝了。

那麼，為什麼股市能夠製造這麼多富翁呢？那是因為在股市中你可以「做價差」，也可以「做業務」。我們小資金操作者，幾乎都是做價差。此乃真刀實槍，半點僥倖不得、半點諂媚不得；然而做業務卻與做價差背道而馳，於是很多人就藉由出賣身心而發了世俗之財。

你問我這二十多年來看過小散戶發財沒？看過，但是大多數又都還了回去。因為：假如你沒有學過一個真正完整的系統，那麼，你是不可能賺到真正的利潤的。換言之，你賺到的只是暫時的財富。好一點的，可能會在你身邊停留數年乃至於十幾年；差一點的，如瞬間過往雲煙。

你又問我鼓不鼓勵大家成為專業的操盤手？我當然認為能夠成為真正專業的操盤手真是太棒了，它有太多的優點，而它的缺點卻都不是缺點，只是上天在考驗我們。例如孤單與挫折，如果發生在一個公司職員身上，那麼他可能是在幫老闆扛業債，揹黑鍋，這很冤的，我不要這樣；但如果孤單與挫折是發生在操盤手身上，那麼，它確實是衝著我一個人來的，它是來考驗我的，幫助我早日達到理想的修行者

的境界。.....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想要成為專業的操盤手之前，必須先經過艱苦地學習，而後又要持續保持在這個境界之上。

你再問我這些年在股市中經歷過最痛心的事是什麼？不是虧損，而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的自大、狂妄、與無知——看到這些反而會加重我的孤獨感，而不是讓我自己感到更優越。那些人很多都是我的學生或朋友，卻都因為知識淺薄，滿足於江湖賣藝的把式，而在不知不覺中沉淪了，但是他們自己卻不知道。相反地，他們依靠這種虛假的優越感而生活著（經濟方面就靠「另外」的管道去搜刮）。我慢慢了解到他們不能不停止用謊言餵食自己，因為他們是如此飢渴、如此壓抑、如此不滿。充滿怨恨的心老早就腐蝕了他們的理性，卻依舊以勝者或聖者的姿態展現自己於世人面前。

錢，對我而言並非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是「理性地去處理金錢的清醒態度」對我而言才確實越來越重要。隨著年齡的增長，清醒的理智或許有所成長，但是往昔業障的不定時爆發卻反向減損了這些好處——這是所有操盤手都會面臨到的挑戰，而我也是在最近這一兩年才感覺自己確實對此問題有了一點「真實的體認」。

這一點點「真實的體認」，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遠超出我的想像。在操盤手的人生道路上，儘量不要呼攏自己，務必要「一板一眼、見微知著」——這是我給自己設立的目標，也勉勵自己嚴格地執行。

第四章 預測技術的操作思維

預測法是聖人用的。機械法是像我這樣的傻瓜用的。換言之，使用預測法的時候，我向聖人看齊；使用機械法的時候，我儘量把自己當成傻瓜。

台股K線學

台股在一九九〇年大崩盤之前，沒有所謂的「K線學」。台股的K線產生「知識」，是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二日以後的事情，從那一天開始，台股誕生了「K線學」。

對於股市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思索這個現象背後代表的意義。我相信這個理由一定很有趣。

我們應該封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二日為台股K線學的誕生紀念日。順便提一下，台股的最高點一二六八二也誕生在那一天早晨九點鐘的開盤。

也許有同學會問：既然K線學這麼晚才出來，那麼一九九〇年之前可以用什麼技術面去操盤？

喔，那當然是型態學跟均線學。

嗯，但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前，連均線也沒得用，只剩下型態學可以使用。

這個情況跟現在的某些商品期貨市場類似。

對一般的操盤手而言，最難的是型態學，而不是K線學。

因地制宜的K線學

一九九八年的台股，是熱情的一年。不論上漲還是下跌，都很熱情，人氣都很充沛。

這股熱潮，到了二〇〇一年，由於實施新的交易制度，也就是延長交易時間到四個半小時之後，就開始降溫。（延長交易時間到四個半小時，對台股的當沖非常不利！）

後來，很多年過去了，台股的成交量在二〇一二年之後開始走低。經過這樣的挫折，我們的K線學竟然還是存活下來了。

這倒是讓我有點小意外。

一九九八年台股指數期貨開放以後，台股的K線學變得比較精緻一些，大開大闊的氣勢也少了一些。這倒無妨，奇特的是：當年我發現台股的K線有一種很奇怪的特性，就是「區域性質」的不同，會衍生出不同外表的K線，但其本質卻是相同。

這就好像英國鄉村的草原跟蒙古的草原長得不太一樣，但卻都是草。

基本上，每一年的台股K線都會有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就擺在那裏，但操作者很難去發現，因為他們都希望用同一種K線學去解讀所有年代的K線，卻不知道每一年的K線會更改它的流行趨勢，也就是外型。有時候流行短裙，有時候流行長裙——但是它通常只會在裙子長短

上做文章——換言之，流行還是有一個限度的，不會天馬行空地亂來。但是只要外型有些差別，習慣按圖索驥的操作者就慘了。

換言之，（以純K線戰法而言）每年的K線實戰策略都不太一樣，但是推究其精神，卻是一以貫之。

可利用的K線外觀，每年都可能會有一些關鍵性的小變化；而看不見的K線哲學（精神），恰好是掌握這種變化的關鍵心法。

但是在所有的K線書籍中都找不到這樣的論述。（我是講我看過的K線書籍。）

為什麼沒有？

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系統！系統！

二〇〇七年冬季，特別冷。在很多寒冷的深夜，我思索著：該怎樣發展一套完備的操盤系統。

那時候，我對於系統各部分的組成認知是：

■預備動作

■進場點

■分批進場布局機制

■加碼點

- 分批出場機制
- 停利點
- 停損點
- 換股機制
- 短線系統與中線系統的合併使用
- 資金配置
- 技術面資訊的處理機制
- 基本面資訊的處理機制
- 籌碼面資訊的處理機制
- 心理面資訊的處理機制

大概就是這樣，有十四項。（這只是粗略劃分而已。）每一項，在我之前及後來的生命歲月中，我都花費了精神與體力，去思索它、建立它、改善它、擴充它。但是那時，我還是不知道這十四項系統結構，仍舊「不夠看」。

我現在的系統發展方向，是朝多元系統整合邁進。

前面的十四項，只是一個小系統而已，大系統包括長中短沖四個中系統，每個中系統所使用的操作技術是小系統（門派武功不同），

小系統內又含有許多微系統（例如停損機制，加碼機制，以及細微的心理分析）。

然後，以上可以全部屬於一個「操盤系統」，操盤之外，還有「家庭系統」、「認知系統」、「人生系統」……。

舉例來講，當「操盤系統」跟「家庭系統」衝突的時候，怎麼辦？有沒有具體的法則告訴我要怎樣做？

這些系統的關係，是平行還是垂直？還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立體式交錯變化」？

「操盤系統」中各種技術的「原理」到底是如何？例如：為什麼趨勢線是直的而不是彎的？

為什麼是「三尊頭」而不是「十八尊頭」？

為什麼可以單獨使用技術分析？為什麼可以單獨使用基本分析？

為什麼股價會呈現波浪走勢？

為什麼圖形的幾何性質有時候會比數字的計算更有效？

為什麼我會如此思考？

為什麼我會如此看待我的操作以及我的人生？

這些問題與解答，都在系統之中。

也許出了系統，就什麼也沒有了——這是我目前最重要的領悟之一。

精準預測的訣竅

一九九七年八月萬點時，大盤下跌的速度很快，堪稱「暴跌」也不為過。

當時台股的熱度很高，大概是現在的兩倍熱度。

大跌三千點以後，我跟我小學同學說：「大概又可以進場了。」

那是我一生中使用預測法第二次最重要的正確判斷。

那次的判斷成為日後我的一項重要經驗，因為是使用預測法，有很多感覺我必須從裡面去找。

為什麼那次的判斷會那麼準？為什麼預測不能密集？

我檢討的原因有以下兩大點：

一、預測準確要有一個基礎的成熟度，加上天時地利人和的客觀因素配合。換言之，我必須要有一些最起碼的智慧（從小時候到現在所受的所有教育的總和），否則我的預測就不是潛力的發揮，而是一時亂猜猜對了。

二、預測時情緒必須要保持空谷幽蘭一般地客觀，「清心寡慾，廓然無聖」，不可以受到太多情緒污染。所以最好要跟股市保持適當的距離。

所以，預測法第一注重的是「心靈清淨」，第二是客觀環境要配合（這個其實很難，現實生活中，煩人的事總是干擾不斷），第三才是預測的智力。

預測法是聖人用的。機械法是像我這樣的傻瓜用的。

換言之，使用預測法的時候，我向聖人看齊；使用機械法的時候，我儘量把自己當成傻瓜。

預測的知識與感覺

我很少去預測型態，因為前輩們在經典著作上一直反覆強調：不要去預測。連股價都很難去預測了，更何況是路徑。

舉例來講，有個人從高雄出發北上，那麼他是到台南？台中？還是台北？這叫做預測股價。如果你還能事先知道他是先到台中後，往南回到台南，再從台南到桃園，到了桃園以後往南折回苗栗，再從苗栗到台北——如果你能夠知道以上的旅遊路線，就等於是預測他的型態（路徑圖）。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型態，我都是等到快結束的時候才恍然大悟。但是，二〇〇二年五月的那一次「震盪下跌波」卻是一次例外——我「提早」到型態進行了「一半」時，就「想到」它應該是震盪下跌波。確切的日期是六月三日那一天。

那為什麼沒想到它是震盪的橫盤波？為什麼想到的是「連續破底」的下跌波？

我第一個回答是：直覺。其次，我整理出來的答案是：綜合當時所有的技術面、大環境的籌碼面，跟基本面的累積觀察，加上許多連續判斷之下，我認為二〇〇二年下半年應該是走弱。至於為什麼它會直接破底而不橫盤一下？（後來是六月二十五日破底）那是因為五月二十一日已經有過破底前科了？——那為什麼五月二十一日的破底不是在做「頭肩底」的底而是真正的破底？——嗯，應該說我是從當時「連續日K線走勢的觀察」中感覺出來的。

那麼，這到底是一種「知識」？還是一種「感覺」？

過了這麼多年，我認為它不全然是知識，也不全然是感覺，而是一種百分比的綜合體。如果我不放心這種混雜的知覺，那麼我就要用一個比這個觀點更宏觀、格局更大的系統去約束它，萬一它淪為「失敗的猜測」時，還有一些挽救的餘地。

有人把這種狀況說成：感覺歸感覺，操作歸操作。——這種說法有點浮面，但是大致上勉強可以這樣說。

很多年以後，我才逐漸「發現」，型態學的價值是在它的「幾何」圖形性質。而上帝用來創造宇宙的科學法則，很多地方都像幾何學，而不太像數學。

換言之，圖形派的層次非常可能在數字派（計量派）之上。這一點在許多國際期貨盤中可以得到初步證實。

不過，在實戰的時候，重要的是「認知」。我的型態學認知過程，有很大一部分是靠K線——這個研究路線對不對呢？我思考了許多

年，目前還是認為它是對的。因為K線也是一種型態。

但問題是：一般人在觀察日K線時，通常只會想到拿K線去做短線，沒有想到K線很可能是為了一個更大格局的東西（例如型態）在做組織與構造。

一般人對於K線的認知，在於「知識」與「感覺」混淆不清——其實它本來就是混淆不清的東西，就好像你家裡同時有廁所跟臥室，但是你幾乎不會在浴缸裡睡覺（除非你喝醉了）。

短線操作的K線思考

二〇〇八年二月，在我的部落格開張前夕，我做了回顧，就是重新思考「完全電腦化的短線操作」這個古老問題。

台股的長線跟中線操作都可以依賴完全電腦化，但是短線確實有一些問題，苦苦無法解決。

我自己很明白一點：我跟一般操作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剛開始做專職操作者的時候，沒有帶太多的成見」，不像很多操作手還沒有經驗之前，就已經看了很多股票書籍，或者腦袋裡裝了一堆錯誤的邏輯觀念。當然，我也有錯的觀念，但跟某些人「根深蒂固」的狀況相比，我覺得我好很多。

別人是先學瞄準開槍再上戰場，我是先在戰場上憑著「求生本能」跟敵人搏鬥，回到軍營後再回憶我是怎樣殺死敵人（或是怎樣被殺），接著再來思考要怎樣瞄準敵人（或是不必瞄太準），及怎樣用最有效的方法打擊敵人。

換言之，我跟一般人學習股市的方法完全相反。我是有了自己的經驗之後，再來檢視股票書籍上面寫的東西到底適不適合實戰需求。

但是這樣做也有一個缺點，就是這樣的做法會缺乏理論跟想像力。

幸運的是，我這個人天生就比較喜歡理論跟想像，我本來就不喜歡現實。那為什麼在股市中我會去先搞實戰再搞理論呢？——那是因為實戰可以很快拿到現金。（我承認是有點俗氣。）

基本上，台灣股市是這樣的：拉抬指數，拉到漲不動時就橫盤，橫盤時其實很多主力並不知道整理完是要漲還是要跌（也有些主力知道，但不是每次都固定一批人；也有些人自以為「知道」，但知道的卻是錯的），所以橫盤時會震盪。整理震盪完了以後就向上突破或向下突破。

那如果不橫呢？尖頭反轉呢？——那就是有批人把事情搞砸了，籌碼的流動量失控了。

那為什麼不說是「拉抬個股」？而是說「拉抬指數」呢？——這個學問可就大了，不是這裡討論的重點。

所以，達瓦斯（Nicolas Darvas）的股票箱理論，真的很厲害，他為股市建立了一個基本的實務架構。

那麼，在上漲、整理、下跌這個流程當中，短線的主角是誰呢？

是K線。

但是如果你只看主角，那就不太好了。平均線跟型態就是配角，而且有的是大咖。

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電影裡面，飾演最後幕後大魔頭壞蛋的那個角色，通常不是主角，而是男配角。而且經常由資深的老牌演員來扮演。——平均線跟型態就是這樣的地位。（但是我發現這個道理一般人「極難」了解。）

進一步想：如果要把短線完全融入電腦，那是不是就要跟著K線的思考走？我覺得這個答案，從過去到現在，我都會回答：是。

但是我也不信「邪」，這麼多年來，我也留心別人在這方面的研究發展，結果沒想到外國的短線同好竟然搞出了個「高頻交易」。這算是走火入魔了。

一般操作者研究短線，尤其是理工背景出身的交易者，很容易一頭鑽入各種數學式的技術指標計算，然後就爬不出來了。在我看來，這是目前很多人失敗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因為我認為主角是K線。麻煩的是：我很難用數學、或邏輯、或幾何去「計算」K線。

我只能用人文的心理分析去思考K線。

換言之，如果要電腦化，就要把我腦袋裡的人文思考變成電腦程式。

嗯，我建議我自己，「暫時」不要去挑戰這項「艱難」的工作。

於是，目前我還是會「花點時間」去研究數學、邏輯，以及幾何，看能不能為那項艱難的工作墊點底子。

但另一方面，我要強調的是：「K線的人文思考」是要靠經驗苦練的。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世界的謎底是要去發現「某個尚未被發現的公式」，而不知道「某些重要的解謎關鍵」在於「提升自己的修煉境界」。

換言之，不只是要去發現祕技或發明武功，更重要的是練武功。

市場的「非統一性質」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每天一開盤就是一個跳空缺口。那段日子對於做當沖的人來講，真是叫苦連天。

事隔多年之後，再回過頭去檢視當年那個死傷狼藉的古戰場，可以感覺到：

一、日K線的部分，其實並沒有太難。但是當年在現場的時候，很奇怪地，會被那個氣氛影響，覺得很難做。

二、當沖的部分則很難。幾乎都是一開盤以後往反方向走去。

三、中線部分則很規矩，很正常。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會出現難盤？

台股經過這麼多年的演變，大概可以整理出幾個啟示：

■股市新產品發行後，群眾紛紛湧入操作，雜單太多，於是累積到了一個程度以後，市場就會來一次大洗盤，把一些新手給淘汰出去。

■某個盤勢進行得太久了，要變了。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家裡太久，想要站起來出去走走。

問題是：當它站起來之後，原先依據它「坐著」的狀態所編譯出來的操盤法則，突然一下子就變得「不能用了」——新手在此時會遭遇到極大的信心挫敗。

對於所有的操作者而言，這是一個超級大問題。

還沒完呢，雖然這個問題很難去察覺，但更嚴重的問題是：目前坊間所看到的股市書籍，我印象中沒有一本提到這個問題。幾乎所有的書籍都嘗試把所有的盤視為同一個宇宙，而在這個宇宙中，所有的物理法則都可以在各角落通用。

基本上，這個想法應該是沒有錯。但問題出在：絕大多數的觀察者所觀察到的現象，都沒有接近「統一理論」，意思就是說：他們發現的只是經驗，而不是定律。（經驗可能只是暫時性的，定律才能夠撐得比較久。）

這樣一來，問題又更嚴重了一點。

之後很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常常跟同學提到「難盤之後會有簡單盤，簡單盤之後會有難盤」的道理，可惜很少人能夠真正地接受。這就好像要你去相信一個考試考零分的笨蛋回家睡一覺，明天早上起床以後就能變成全校第一名的聰明人。

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是由許多個「狀態」所組成，每一個狀態所能夠應用到的法則都不一樣。例如你不能給嬰兒吃牛排——但是在絕大部分的股市操作者眼中看來，「不能給嬰兒吃牛排」，或是「不能叫老年人去跑馬拉松」這種邏輯是不對的！因為他會認為他目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放在過去或未來都一樣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要把各種不同狀態的法則給統一起來，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到了。但是在K線學或是型態學裡面，我們目前只要了解到市場的那個「非統一性質」就好。換言之，某種程度的入境問俗是必須的。例如我到日本之後就必須說日語才行，說中文就沒人聽得懂——雖然你可以期待有一天中文會跟英文那樣，成為全世界通用的統一語言，但那一天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後才有可能來到。

系統的感情軌跡

我在回憶操作生涯的同時，有人提醒我：「感情的成分好像越來越淡了？」

聽到這話，我有點小小地驚醒。

人生，越到後面，應該是越脫離俗事感情的牽絆，而全心全力投入真正有價值的自我活動。

什麼是真正的自我活動？就是你想要去做的、有興趣去做的，同時也是非常具有價值有意義的活動。

這個的困難度在於：通常我們想要去做的事，不一定是最有價值的事。

例如在股市中，通常一般人想要去買的股票，不一定是有價值的股票。

聽到別人說我的回憶中透露的感情越來越淡，我才想起這個傾向大概是二〇〇八年以後才開始的，但是很模糊，大概到二〇一二年以後我才比較專注；到了二〇一三年六月之後，發生了「暴衝」的姿態。

也就是說：二〇一三年六月之後，因為我突然突破了一個思考的瓶頸，所以在理論思考方面，我突然猛烈地、刻意地、銳意地往前推進——其實是「不得不進」，因為整個理論已經面臨爆炸的臨界點，於是就只好讓它爆。

於是我面臨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我的思想觀念，在二〇一三年六月之後，大概有三成呈現九十度的變化，約一成呈現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

關鍵在於，那時我突然想到「系統」的一個癥結，就是「跨領域」。

但是，這個跨領域工作，從事研究的人很少，所以一方面我感到「空前」孤獨以及「反作用力」；另一方面，由於某些同學的支持，讓我感到自己的幸運。

對股市而言，基本分析跟技術分析這兩大派之間，過去一直有嚴重隔閡，但是如果把跨領域的觀念帶進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兩個看似不同的東西，其實是同一件東西的兩種面相。

另外，在K線的操作方面，如果把「跨領域系統」的觀念帶進來，很快就會發現，以往的K線戰法受困於不知道「垂直系統」，意思就是說：同樣的一根K線，會隨著操作者的「功力層級」的高低差別而發生不同的解讀。

然後，「K線系統」跟「技術分析」這兩個系統，剛開始要用「離散法」去思考，意思就是說：先單獨思考K線可能會動用到的系統元素（或是看成是「子系統」），然後再一併考慮「K線系統」跟「技術分析」這兩個系統之間的「連續性的關係」——我把這叫做連續性的思考法。

在這篇中我不是要講系統的全套觀念，而是要跟大家講說：當我把系統的觀念引進我的人生，確實發生了一些「好處」，但是，也發生了一些「災難」。

這其中最大的災難是，跟年輕時相比較，我花在思考感情上面的時間大概遽減了七成，而花在思考邏輯上面的時間卻不知道暴增了多少倍。

但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當我進入到這種狀況以後，我先是很高興，甚至是興奮；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開始出現可怕的事情：

「我拒絕讓自己變得這麼理智。」

那時候，我開始恐懼這個「境界」，甚至常常發生「書本攤開在我前面，但是我卻逃開」的事情。

我想，我以後如果有更多的時間，我會跟大家講那段時期我是怎樣走過來的。

我只能說：在很多同學的幫助之下，我努力從那個泥淖中一步一步掙脫過來。

人有時候找到了那個目標，反而會恐懼。

因為在感情的軌跡消失在地平線的那一端的時候，那種告別的感覺會呈現「暴漲」的極端變化，變得不願意捨棄。

我很幸運的是，在暴漲展開以後，我很快地就意識到：這個暴漲全部籠罩在我的系統觀念之中，我毋須擔心我背叛自己的原始信念。

我想跟當時，以及現在都還在幫助我走過來的那些同學說聲謝謝。

感謝你們的支持。

取法自然

二〇一四年開始，我試圖逐漸恢復我那沉寂已久的預測法。

算一算，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我大量地刪除預測的成分而換成機械法，我的純「法家」生涯也過了六年之久。

機械法用在新手教學，入門快速、十分方便，但是它易學而難懂、法則清晰卻缺少自由，是標準的知易行難的方法，所以不太容易引起新手的共鳴。（新手喜歡的是被扭曲的預測法。）

在機械法的征戰生涯中，我從機械法的基本精神中取得了大量的知識，這一點我必須感謝機械法。但也因為個人的心理素質未趨完備，所以常常勉強自己硬是要服從紀律，讓自己吃了不少苦頭。

回憶過去，自投入股市的中短線操作以來，經年累月都在打仗，美其名曰「驗證真理」，但是人畢竟不是機器，使用機械法的那顆心靈，多年後也會有疲憊的一天——對於剛性的法律感到疲倦。

我也體認到這一切只是幫新手過渡而已。當我們逐漸體認到「紀律」的精神之後，我們就要慢慢開始要求自己不再勉強自己去服從紀律，而是要「自然地」遵守紀律。（這種精神在中國跟西方的哲學史上都曾經發生過；中國似乎還比西方早。）

坦白講，一味地要求新手去遵守硬梆梆的紀律，固然可以讓他們得到大量的好處（包括無形的智慧增長以及有形的鈔票回饋），但是「嚴刑峻法」（其實也沒有大刑伺候）實在是有點不太合乎人之常情。

我個人從二〇一三年開始，逐漸「更加地」了解人類的歷史（包括股市）與文化在某些人的努力下，確實是朝著逐步進化的方向走去——這個認識我花了很多時間、用了我很多過去所學到的東西去思考，幸運的是：得到的答案終於「日漸清晰」。

既然整體的股市（個股則未必，有些甚至是很悲觀的「成住壞空」宿命）是往好的方向走，那我就泰然許多了。

在「大頭部」沒有出現，以外資的眼光來看，任何的拉回都可能是買點；頂多就是比較好的買點跟比較壞的買點的區別而已。

但是如果「昧於」短線的爭戰，則很容易與此中心思想脫節。（短線不是不可玩，但是不要把它弄擰了。）

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台股每一次的大型賣點，是會拖點時間呢？還是速度飛快地讓大戶來不及出貨？

其實答案很簡單。

既然如此，我就不需要太急。

有時候，尖頭反轉只是一種短線上的錯覺。

我勉勵自己要做得輕鬆一點，不但是為自己著想，更是為某些「我應該盡的責任」著想。如果我過度勞累於某些價值不高的小戰役，則大局勢必難以顧全。

人的生命時間是有限的，善於利用時間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才是安心之道。

後記 一條散布理念的不歸路

二〇〇七年，原本出版我書籍的名田出版社，換了老闆。跟我熟稔的陳社長去職了，新的老闆不打算繼續出版新書，意思就是收攤了。

那時候對我來講，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名田出版社的前身是業強出版社，曾經出過我的文學類書籍。陳社長本人其實是個很瀟灑的讀書人。我的意思是：他跟某些人比起來，沒這麼愛錢。

所以，之前我的書會交給業強出版，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業強百分之一百尊重我的寫作自由。每本書我寫完之後，陳先生看過一遍之後，就出了，毫無刪減。之後如果要增添篇幅，更是隨我方便。

一般民眾可能不太了解這個「寫作的自由」以及「出版的自由」對於作者以及讀者的重要。

以股市為例，讀者是想買「對自己有益處的書」，但是出版社的想法通常會跟讀者完全相反，他們是想出版「會讓出版社賺錢的書」——這兩塊領域的交集，其實不是大家想像得那麼多，因為這樣的作風往往會遺漏掉「最重要的作品」。

二〇〇八年春天，在原來的業強的總編介紹之下，我拿著作品到忠孝東路的一家出版社，投稿之後，石沉大海，音訊全無。很多年後我才想到：站在出版社的立場，只要雙方沒有簽約，那我就可以拿著這

個作品到任何地方去尋求出版，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告知我他們不想出版。

二〇一三年以後，我的稿子累積得越來越多，內容也涵蓋不同領域。到了這一步，我才感覺到勢態的嚴重，那就是這些文章很可能永遠都沒有出版的一天——意思就是說，這些長久以來我辛苦經營的理念，很可能就此埋沒。（如果自己成立出版社出版，則必須打開通路，問題是我並不是做這一行的。）

我思考了一些事情，結論當然是：繼續下去——這是一條不歸路。

現在，只要讀者能夠看到我的這些文字，我就很高興了。

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夠留下一些觀念、一些想法，留給能跟我產生共鳴的朋友。

「把理念散布出去」——這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也是我目前最渴望做到的事。

投資者的修煉：股市猶如魔鏡，將貪、嗔、痴如實地反映

黃彥傑／竹科工程師

看到王力群老師一篇篇的網路文章整理成書，感觸良多。一方面對於這些珍貴的智慧裸鑽終於打磨出來，可以廣澤四方，利人無數；另一方面卻也勾起自己一路跌跌撞撞的投資往事。

我的投資哲學建構是從二〇一一年八月留職停薪的育嬰假開始。那時我心血來潮搜尋了關鍵字「股市心理學」，然後點進王力群的部落格，便失眠了……也可以說我不願浪費時間睡覺，連續兩週熬夜拼了命地閱讀一篇篇令人心動的投資分析與告白，彷彿回到了學生時期的暑假，除了上廁所與吃飯，沒看完整套小說是絕不願意稍稍停歇的。

過去的慘痛經驗讓我深深體悟到操作技術的重要，但技術分析再重要，還要一套心法來搭配，而心法的境界則是天外有天……。王力群的文章因此深深吸引了我。

初次在新北市板橋教室見到王力群的景象依然鮮明：室內樸實的裝潢、身著POLO衫、運動褲與拖鞋，毫無「補習班」或「投顧」的樣子。我當下就知道來對地方了，因為只有老老實實賺價差的贏家，才會用真實的面貌示人。

課程後的王力群仍不苟言笑，但他探求、挖掘股市真相的熱情可以感染所有人。王力群可以滔滔不絕地分享大霹靂（BigBang）、廣

義相對論、最小作用量原理、熵、諾特定理、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叔本華、佛陀、孔子、秦始皇、王守仁、胡適、佛洛姆等等思想在股市的位置與影響。

在遇見王力群之前，我可說是目空一切，但內心卻空虛貧乏；這幾年的投資學習，我深刻體悟到的就是我一無所知，但內心卻是充盈的，因為苟日新、日日新，投資學習上是進步而充實的。我常接觸到單一領域的專家，但只認識一位能夠同時講述金融、文學、哲學、歷史、邏輯、心理學、科學原理等各種課程的怪才，那就是王力群。

從小到大我們不乏接觸各類知識的機會，而王力群教我如何把這些知識相互融通，唯有如此，技術才真正有了可靠的系統，一個與天上星辰的運行、道德以及自由契合的系統。

俗世意義下的金錢與愛情，是最能讓人展現深層潛意識的活動，但若沒有經過理智與邏輯的訓練，金錢與愛情的糾葛往往容易讓人鑄下大錯。若能將本書詳加閱讀，您將會了解到一位專業操盤手如何用理智駕馭情感、如何情緒豐沛而不濫情、如何邏輯縝密而不封閉、如何時時自我反省承擔責任。

資訊發達，現代人不缺可以學習技術的機會，愁的是不知道如何把各種技術放在妥適的位置，更致命的是不知道技術在一個操作系統中的定位。技術、心理、邏輯、體力就像是四道銅牆鐵壁，我們必須練就一身本領才有機會通過層層考驗，並在股市中存活下來。

只要在股市待得夠久，就幾乎一定會看到「黑天鵝」（其實不需要很久），投資人也一定會有機會遇到多頭，而生出天縱英才、不可

一世的氣焰。當初我也從沒料到投資會是一門如此巨大高深的學問。

股市猶如魔鏡，把我的貪、嗔、痴如實地反映在帳面上，若想「戰勝」股市，必須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尼采曾說：「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但是股市不是怪物，怪物是你我心中被股市喚醒的心魔。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投資人不成熟的情緒與高傲的自尊心，而反省正是贏家每天的功課。

投資經典《股票作手回憶錄》最難得之處，在於李佛摩的誠實，他詳實地記錄自己大起大落的心路歷程與所犯的錯誤，忠實呈現，讓投資人得以警醒。王力群這本《交易的藝術》同樣地展現深刻的反省功力，亦粉碎了坊間對股市贏家的綺麗幻想。一則一則的故事，您讀到的不會是百戰百勝的股市神蹟，也不會是霸氣與紙醉金迷的獲利故事，但您會看到純淨的投資智慧與挖掘真相的執著。一篇又一篇的真實體悟告訴投資朋友，投資之路是辛苦的、是孤獨的，需要唐吉軻德般的意志才能走得遠，這也是一條人煙稀少的自我覺醒之路。

股市的操盤手必須用全部的意志，對投資思維發起總攻擊。王力群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贏家比的不是技術，而是誰發瘋的次數最少。」最後，我想對有志一同的朋友說：「功夫要進步，比的不是學到多少招式，比的是人格的淬煉與磨練！」

（黃彥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晶圓代工工程師）

交易的藝術：投資的理智與邏輯，王力群的股市啟示錄

作者：王力群

出版者：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6年6月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